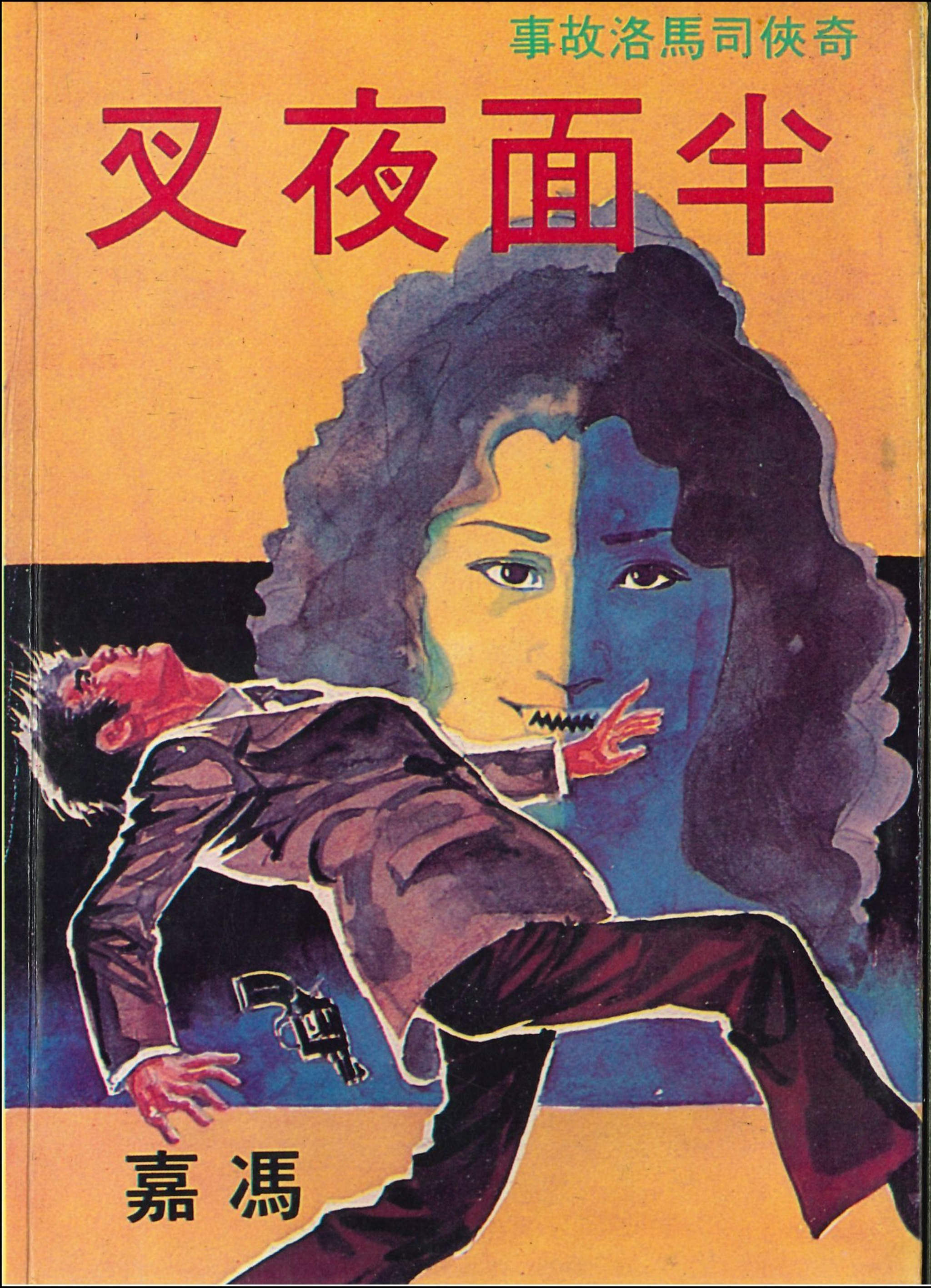

奇俠司馬洛故事
半面夜叉
馮嘉

奇俠司馬洛故事

半面夜叉

馮嘉

俠義・奇情小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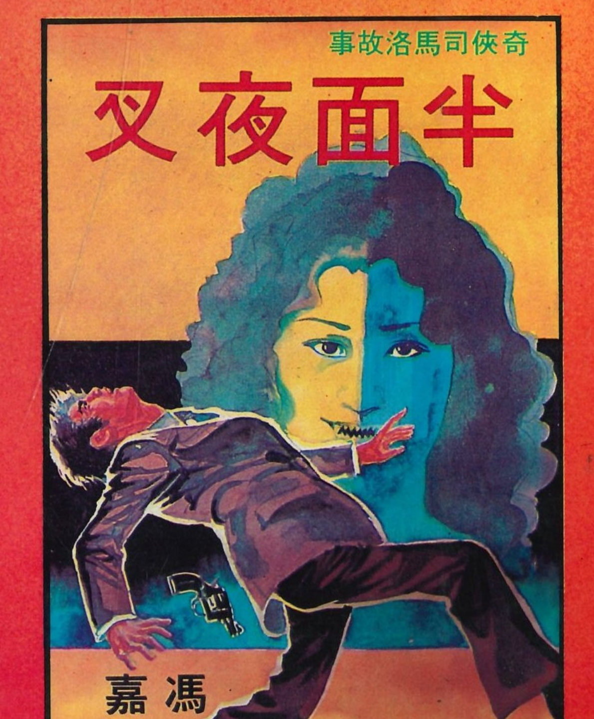
奇俠司馬洛故事

49

半面夜叉

馮嘉著

金蘭



金蘭出版 必屬名著

奇俠司馬洛故事

半面夜叉

馮嘉著

金蘭文化出版社

半面夜叉

那個男人因爲手裏正拿着一杯酒，所以就懷疑，自己可能是喝醉了。但是他看酒杯，酒杯不過只是半空而已。而且，他記得這不過是他的第一杯。他平時就是喝光了一整瓶，也不會醉的，更何況是這區區的一杯？

於是他眨眨眼睛，再用神一點，看看樓下他的花園圍墻。如果他再看到剛才所看到的，那他就決不是醉酒了。

他剛才看到的，簡直像是一齣武俠電影。

墻頭上忽然躍現了一個全身黑衣，頭上也罩了黑布，又用黑巾幪面，只露出眼睛的一個黑衣幪面人，手上還倒提着一把古色古香的長劍。

那打扮，那劍，和那一躍。這不是武俠電影的畫面？現在是太空時代，沒有人作那種打扮的。就是小偷，也不會拿一把這樣的劍做武器。

無聲無嗅地，又一個黑影在墻頭出現了。是從墻外的街上跳上墻頭的。這一次，他是看得眞切了。果然是一樣的。一樣的打扮，一樣的劍，一樣露着半面。

而且這一次，他還可以看到那窈窕的身材。是個女的。女的？這是什麼玩意？他手中的杯子也差點忘記拿住了。

接着，那個墻頭上的怪客就一躍下墻頭，進入了花園之內，而給樹叢遮住了。一連來了兩個，剛剛的一個

也是這樣的，在他未能看淸楚，不敢相信之前，就已經從墻頭跳下給樹叢遮住了。

接着，他又注意到，正在他露台的下面，這二個怪客又出現了。她們已跑到了露台的下面。頭向上仰望，他在不大明亮的燈光之下，隱約可以看到，她們兩個都有一雙形狀很美的眼睛。有着這樣的眼睛，即使其他的部份平平凡凡，條件也不算太差的了。

但二個美麗的女怪客，來這裏幹什麼？

其中一個怪客的手揚了一揚，似乎擲出了一件東西。這件東西飛得高過了他的頭，又落下去，落在露台的欄河之內。一隻黑色的膠爪，有點像一隻鷹爪，爪柄連着一條黑色的細繩，無疑地是通到這黑衣怪客的手中的。

這爪跌落在露台的地上，「托」一聲响。這個露台上的男人，就不由自主地退後了兩步。

他神注地看着那隻膠爪給那根黑色的細繩拖回去，到了欄河邊時，爪指就把欄河邊抓緊了。抓得很用力，那是因爲下面的人正在很用力地扯那條黑色的細繩。

跟着，那個包着黑布的頭顱就在欄河外聳了上來。原來是拉着細繩爬上來了。不一瞬間，人已一躍而站在露台上。劍仍拿在手中。

這個屋子裏的男主人，也不知道應該笑好還是叫救命好。刺客？刼賊？都不應該是這種裝扮的，尤其不會是女人。

而且，是那麼美麗的女人。

的確很美麗。一雙水汪汪的妙目，還是經過化粧的，眼睛之上，則是又白又滑的額角。雖然再下面和再上

面，都是給黑布遮住了，他還是能够斷定這不會是一個醜到那裏去的女郎。而且，身材也不壞。

就可惜只是半面。

這是個玩笑！是什麼人在跟他開玩笑！

接着，另一個怪客，也以同一方式躍了上來，站在露台上了。同樣的打扮，手上一把同樣的劍。但，令到他有點目爲之眩的却是：

兩個女郎，竟然是一模一樣的。起碼，兩雙眼睛是一模一樣的，那粉白而嫩滑的額，也是一模一樣的。如果不是其中一個畧爲高大一點，他就無法分淸楚是誰先進來的了。

也許這是孿生姊妹？這倒是很有趣的事。

他困難地咽了一口唾沫，然後問：「兩位小姐，有什麼指教？」

「我們是半面夜义。」首先上來的那一個女怪客說。她的聲音一嚇，就使他的背脊微涼，由於這並不是一把很好聽的聲音。事實上還是相當難聽的。破落而低沉，簡直像一隻蝦蟆在鳴叫。

「誰？」他不大肯定他聽得淸楚。

「你是賴光明？」那蝦蟆似的聲音又說，手中的劍向他一指。

「對了，」他說：「兩位小姐貴姓，可不可以讓我看看你們的廬山眞面目？我相信你們一定不會使我失望。」他是一位風流種子，對美麗的女人特別感興趣的那種人。現在這二個怪異的女來客，也使他很感興趣了。本來是一個無聊的晚上，居然演變成這樣神秘刺激。

「賴光明，」那個蝦蟆聲的女郎說：「我們是來處決你的！我們要殺死你！」

賴光明呆了一呆，然後縱聲大笑了起來。這是開玩笑，這一定是開玩笑。沒有別的可能性了。「好吧，好吧！」他說：「但先坐下來，喝杯酒，也許，跳一隻舞，再行刑如何？」

「你死到臨頭，還是不知悔改！」那把長劍，慢慢地伸到了他的鼻子前面來。晶光閃閃，那劍鋒是真的很鋒利的，而，逼得那麼近，可使他不大舒服了。

「我？悔改？」他尷尬地笑着，「我賴光明人如其名，平生不作虧心事，要我悔改，也不知道該從何改起呀！」

「你平生不作虧心事？」那把蝦蟆般的聲音冷冷地說：「哼，可是你却是個風流種子。你害過多少女人，你自己說出來！」

「沒——沒有呀！」賴光明說：「這怎能說是害人？我認為我是給那些女人帶來快樂。在遇到我之前，她們都不知道世界上有這樣快樂的事情。可以說那是做善事，而不是害人！」

到此為止，他是仍然抱着開玩笑的態度。他不相信這二個女郎手中的劍是會對他作什麼傷害的。在他的印象之中，沒有女人會傷害他，只會對他好而已！

蝦蟆嗓子那個女郎的劍，還是指着他的鼻子。反而那個一直沒有做聲的女郎，動作却是來得突然的。她忽然迅速地一躍而前，手中的劍一揮。快到賴光明只是看見光圈一動，臉上火辣的一陣痛，他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轉，向後而跌了出去，差點仆倒在地上了。

他瞥見有些紅色的液體射到了地上那張白色的山羊皮地毡上，忙用手向臉上一摸，也摸了一手紅色的液體，於是他知道他的臉上是正在流血了。於是他也第一次察覺到，這二個女郎並不是和他開玩笑的。

而且，臉上流起血來，他也沒有心情開玩笑了。他緊按着臉上的傷口，沉下了臉，冷冷地說：「好了，玩笑已經開够了。我看你們是女人，不和你們計較。現在你們就得馬上滾出去！」

要使他流血的女人，無論是多麼美麗，他也不感興趣了。

「你還是不明白，」蝦蟆聲音說：「我們是要殺死你，賴光明，今晚你的死期到了。」

「我沒有興趣再和你們說下去了，」賴光明說：「我現就要打電話報警！」

「打吧！」蝦蟆聲音的女郎說。她的劍一橫，伸到了牆邊去，劍尖在一個電掣上一指。窗簾索索地自動合攏。這個地方是設備豪華的，許多東西都是電動按鈕的，連窗簾也是的。只要一按掣，電動馬達就使窗簾自動合攏起來。窗簾拉上了，屋內的動靜外面就看不見，於是她們的行動可以更加自由了。

賴光明已經拿起了電話聽筒，手指插進了9字的洞內，撥了一轉。

那個沒有做聲的女郎一躍而前，手中的劍又揮動。「擦！」電話綫給削斷了，聽筒之內，沒有了聲音。

賴光明呆在那裏。劍又閃了一閃。轟！電話機的外壳給削得裂開了，有一半差點掉到地上，電話機的內臟也顯露了出來。

賴光明下意識地一跳向後。也許，他是一生頭一次對女人感到恐懼了。他轉身奔向廳子的門口，要向樓下逃走。

那個女郎比他更快，一跳追了上來，一劍橫在賴光明的喉嚨前面。賴光明下意識地跳後。那女郎用脚把門一挑，使那度門關上了。

賴光明轉身。看見那個蝦蟆嗓子的女郎正守着露台門的簾子前面，使他不能衝出露台。雖然衝出露台也沒

有什麼用處的，他不能跳到樓下去，亦沒有本事學她們一樣拉着繩子上落。

「你們——你們究竟想怎樣？」賴光明問。現在他是慌得滿頭大汗了。

「我們要處決你！」蝦蟆嗓子的女郎說：「怎麼你老是不明白？」

就像要拿出事實來證明她的話似的，她的劍也動了一動。賴光明的肩上一陣刺痛。他發覺衣服已給劃了一個破口，血正從那破口處湧出來。

「殺！」她又說。

不做聲的女郎把賴光明的大腿上的褲子也劃破了，那個破口也有血湧出來。她們手中的劍就是那麼鋒利的。有事實證明，那並不是玩具。如果她們須要，她們大可以劈下賴光明的一條腿或者一條手臂。但目前，她們只是使他流血而已。

「但為什麼？」賴光明惶恐地問：「為了什麼？我和你們究竟有什麼過不去？」

「我們現在不會告訴你，」蝦蟆聲音說：「當你到了地獄裏之後，你就自然會知道了。惡人到了地獄裏後一定會經過閻王審判，你的罪狀會給數出來，那時，你自然就會一清二楚了！」

「你——你們是瘋的！」賴光明恐怖地瞪着眼睛說：「現在終於得到結論，你們是瘋的！」

「亂說話！」蝦蟆聲音咆哮着，手中的劍向賴光明的頭部揮過去。

賴光明來不及閃避。他自已都以為，他這一回是一定要身首異處了。但並不是。她只是用劍身在他的臉上一拍。賴光明打了一個轉，那一拍使他滿天星斗，差點暈了過去。他軟弱地伏在地上，瞧着她們。

蝦蟆聲音的女郎的劍又動了一動，似乎是在空氣中劃了一個什麼符號。這似乎是一個暗號。當她這樣做完

了之後，沒有做聲的那個女郎，就動手把腰間束着的帶子解開了。然後她的手又伸到左胸去，解開一粒鈕扣。

她是正在脫衣服！

那套武俠電影中的衣服是變襟的，她解開了一邊的衣鈕，把衣襟一拉拉開，於是她的胸部就只給下面的一半衣襟遮着。

一邊飽滿的乳房就露了出來。赤裸裸地露了出來。由於那黑衣服的下面，是什麼都沒有穿的。另一隻乳房沒有露出來，也只是因為衣服的另一邊衣襟是一半面積的，仍然遮着。

賴光明看得呆在那裏，連流血痛苦也忘記。

那女郎跟着又把衣服的另一半也解了下來。

於是，兩隻乳房都露了出來了。而那也是一雙值得驕傲的乳房。那麼渾圓尖端處是粉紅色的，而且連乳頭表面的皮膚也是很光滑，在燈光之下閃閃發亮。

她把那件衣服也丟到地下了。於是她整個上身就赤裸裸地呈現，除了喉嚨到眼下那段之外。

她的頸子以至兩肩的線條都是優美的，既沒有多餘的肌肉，亦沒有缺少應有的肌肉。兩條臂膀雪藕也似的，而且骨肉勻亭，並不像有些女人一樣近肩的部份多了塊肉，或者平時的部份一大塊骨頭突出來或者手肘的尖端皮膚粗陋如蛇皮。

簡直不容易找到任何缺點。甚至那皮膚，也是嫩白得沒有任何缺點的。一向對女人非常欣賞，也非常感興趣的賴光明給這美景所吸引了，一時仍然忘記了他的恐懼。他不由得向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也望了一眼。在奇怪，她的模樣雖然是一樣的，那她會不會是也有着一樣的身材呢？

那個脫衣女郎的下一步動作又吸引了賴光明，賴光明的眼光又移了過去。而他所看到的，又使他興奮起來了。因爲，這個女郎，現在是正把褲頭的帶子解開。她身上的褲子是那種燈籠式的褲子，大致上很寬闊，褲頭是束了起來的，而褲脚也是塞進了靴子裏面束了起來的，所以不能看出她的腿部綫條究竟是如何。

但現在她要脫下褲子，那就有機會看見了。

她把褲子腰間的帶子拉開了，然後就把褲子放了下去。於是他就可以看見了。也是雪藕般白的下身上面，就只有一條鮮紅色的三角褲。那還是魚網質的料子，幾乎是完全透明的。這倒不是古裝武俠電影裏的所有的東西了。這是西方電影中才會有的東西。一條比基尼式的紅色三角褲，魚網質的，通過魚網的孔洞，就可以看到嫩白的肌膚，以及黑色的柔絲。

而且，這也並不是唯一富有吸引力的東西。還有那兩條腿，也絕對不是中式的綫條，而是十分優美的西方式，現代化的綫條。

她把兩隻脚逐隻從褲子的裏面提了出來。

跟着，她又把兩隻姆指伸進了這條紅色尼龍三角褲的褲頭，把它向下面推下去了。

推過了大腿的盡頭後，就用不着她再推了，那條紅色的尼龍三角褲自己便跌到了脚踝間。

賴光明不但眼睛瞪得大大的，連咀巴也張了開來。那麼平滑，那麼潤澤的一片小腹，三角形的盡頭，那一抹陰影是淡淡的。並不因爲稀疏，而是因爲幼小。幼小得像絲一樣。像是少女頭上的秀髮那麼幼小，所以雖然叢密，顏色也並不深了。這是因爲年輕，很年輕。

而且那三角的盡頭，又是那麼飽滿地高聳隆起。雖然在生命危險的威脅之下，賴光明也禁不住亢奮起來，

禁不住想像，如果能讓他透過這隆起的一團，那會得到多大的樂趣。

她輕輕提腿，踏出了那紅色的尼龍之外，腿子這樣一動，掩映之間，賴光明又可以看到一絲丹紅的鴻溝，潤濕地閃耀着。只是一幌眼間，又看不見了，因爲她又已站好，兩腿合併了。

賴光明深呼吸着。

就在這時，銀光一閃，臉頰上又一陣火辣的痛。他打了一滾，仆在地上，忙按住臉上痛的地方，發覺又多了一個地方流血了。是那個蝦蟆聲音的女郎又用劍在他的臉上劃了一下。這提醒了他不應該顧着欣賞人體美，由於這二個女郎的動機是兇暴的。

「呃——玩笑開到這裏爲止，夠了吧？」賴光明苦着臉，哀求地說着，一面賴在地上，不敢起來，「你們究竟想怎樣，你們說好了。如果你們要的是錢，那更容易商量了！」

「哼，錢，你以爲有錢就可以指揮任何女人了？」蝦蟆聲音又刺着他的耳朵，「偏偏這一次就不行。不論你有多少錢，你還是要死。」

「我——我不想死，」賴光明混身冷汗，現在完全放棄了男性的尊嚴了，「你們有什麼不滿意，你們說出來好了，什麼事都可以商量。你們要我悔改我就悔改好了，不論我做錯了什麼？」

「哼，沒有誠意的悔改，我們才不會接受！而且，你也不是那種會悔改的人。你已經到了無可救藥的地步。」

「我——我究竟犯了什麼罪？」賴光明冤屈地叫起來。他有點懷疑這是一個噩夢，也開始希望這是一個噩夢。

沒有回答，似乎她們眞不願宣佈他的罪狀，似乎她們並不是判官只是劊子手。罪名是早已判定了的，而她們現在只是來執行處決的工作。

赤裸的怪客只是呆呆地站在那裏，展示着她那眩目的肉體。蝦蟆嗓子的劍慢慢伸前，擱到賴光明的喉嚨間。

「不要！」賴光明哀求，「你們——饒了我吧！我不想死！」

那把劍不肯饒他，在他的喉嚨上推動着，賴光明還就着這把劍的動作而退縮，於是就變成仰躺在地上了。

那把劍擱在他的喉嚨上，使他躺在那裏，不能動彈，頭也抬不起來。如果頭一抬起來，他就變成是自動刎頸了。

這時，那個裸女又動了，她走了過來，跨步站到了賴光明的上面，兩脚立在賴光明的兩耳旁邊。而賴光明是直視着上面的。

現在，她的腿是張開來了，最神秘的部份，就以最直接的角度呈現在賴光明的眼前。那丹色的鴻溝，雖然張着腿子，仍然是那麼緊密，嚴絲合縫的，使他相信也許從來沒有一個男人有過那麼好運，透進過去。

「看吧！」蝦蟆聲音在說：「看淸楚吧？這是最後一次看到了你最喜歡的東西。不過這一件却是你不會得到的。」

賴光明好像受了催眠似的，凝視着那個美妙的門口。身上有一個部份，也與心理狀態違抗，出現了反應。他的身子也熱了起來。

他想得到這個女人。

他會得到這個女人嗎？也許只是一種變態遊戲而已。當她們取得她們的刺激之後，她們就會給他了？類似的情形，他也不是沒有遇到過的。

他還記得有一次，他追求一個美麗的女郎，這個女郎把他誘回了家中。忽然之間，她的一個女同伴也出現了。兩個女郎用鞭子對付他，把他抽得遍體鱗傷，但是跟着，她們就自動把身子献上。他能得到的享受是絕對可以彌補他所受到的痛苦的。也許這一次——

頸上的劍一閃又離開，把他的思路打斷。他看着那把劍再落下去，却是落在他的下身，在那個正在有反應的地方削過。衣服給削破了，劍鋒削進了皮肉裏。跟着而來的那一陣劇痛，是他從來未曾經歷過，亦無法形容的。

眼前的一切景象，都蒙上了一層紅色，就像是通過烈火而看見的。

那個裸女仍然跨在他的頭部之上。身上的劇痛，使他的身子一仰，仰了起來，他的臉也向那個美好的部份迎了上去。就像，他的咀唇也要湊上去了。但是，在他的咀唇能够接觸之前，眼前的一切就變成了黑色。他暈了過去了。

沒有了抵抗。他軟軟地倒在腿上，眼皮無力地閉上，血很快就把他的下身都染得變成通紅。

「眞可惜，」蝦蟆聲音喃喃地說着：「他這樣快就暈了過去。上一次那個，一直都沒有暈，雖然他視爲命根的東西已經斷去了。我們可以看着他痛苦。我們看着他死掉了！」

那個裸女沒回答只是退後二步，拾起了她那條內褲，再穿上了。

蝦蟆聲音的一個舉起了手中的劍，兩手緊握着劍柄。劍尖正正向着地下。劍尖指正的地方，也正是賴光明

的心臟。另一個女郎對這個動作似乎不特別感興趣。她已經轉了過去，拾起她的其他衣服，也一件一件穿上。

當她穿好了，她那個同伴也已經回到她的面前來了。那把劍的前半截已沾着淋漓的鮮血。

蝦蟆般的聲音說：「他已經死了！」

剛剛穿好衣服的女郎點點頭。她看到有一些鮮血正沿着地板流到她的脚邊來。這樣她用不着回過頭去看，也知道賴光明是遭遇了什麼命運。

「我們走吧！」蝦蟆聲音又說。

她們推開簾子出了露台，那脫衣女郎沿着露台欄河上搭着的那根繩子滑了下去，蝦蟆嗓子的一個，則把那隻爪手在欄河上解下了，走回下面去。脫衣的女郎在下面把繩子收起來。

那個蝦蟆嗓子的飄然落下，落在她的身邊。二樓雖然不算很高，但能够從二樓上跳下，而飄然落地的，則決不會是等閒人物了。

她們兩個人一起奔到了來時的那圍牆的下面，兩個人一齊把手伸向上面，輕輕一躍，兩個人便都扳住了牆頂。她們的手上再一用力，人就翻上了牆頭上了。

原來那牆外現在正停着一部巨大的貨車，那種搬屋用的，車子的後截，是等於一隻封密的大箱子，連窗口都沒有的。這部大貨車的一半跨上了行人道，表面看來像是爲了阻塞道路上的交通，其實眞正的目的却是爲了接近着那花園的圍牆，這樣，一個人就很容易從貨車的頂上跳到圍牆的頂上去了。

那二個神秘的女郎，剛才顯然也是從這貨車的頂上跳到了圍牆的頂上的。現在，她們則從圍牆的頂上跳回了貨車的頂上來。

貨車的頂上，原來是開了一個方洞的，這則是別的同類貨車所沒有的設備了，而且也不是路上的人可以看到的。

蝦蟆聲音的女郎首先把雙脚伸進了方洞之內，跟着人也退了下去，看她的動作，就可以猜想到，那方洞之內是一定有着一把扶梯的，這樣她就可以沿着扶梯爬下去了。

她給那個方洞吞沒了，同伴也跟着爬了下去，兩個人都進了那一片黑暗的貨車的肚腹之內。

過了一會，這部貨車也開動了。

就是這二個女郎把它開動了的。

坐在車頭，她們現在是已經把面上蒙着的布除去了，但是，在車頭的陰影之中，她們只是兩個黑色的輪廓。給她們的車子經過身邊的路人，不會看出她們是兩個美麗抑或不美麗的女郎。甚至不會注意到，這原來是兩個女郎。而自然，也更加不會猜到，這兩個人原來是剛剛去做過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的。

大貨車漸漸遠去，給黑夜吞沒了。

賴光明的屍體仍然留在那裏，臥在血泊中。直到了第二天早上，一個打掃的女工到這裏來打掃屋子。一進花園門口，看見樓上拉攏着窗簾，而窗簾內還透出着燈光，她已覺得有點不對了。

她匆匆進屋，上樓而去，到了客廳門外，更覺得不對，由於門下正有鮮血淌出來。

推開門進去，她就看見了是什麼不對。她尖叫了一聲就在地上坐下來，連走路也走不動了。

當她終於能够爬起身時，她也不能够去用廳中的電話，由於那電話綫是已經斷了的。

樓下的門口旁還有另一具電話，於是她就連滾帶爬地回到樓下去，用樓下那具電話打出去。

× × ×

司馬洛嚼着那一隻大大肉腸夾麵飽，看着那段新聞，一面點着頭，說：「我認識這傢伙！」

「誰？」對面，露台之外，游泳池邊，那個穿着三點式泳衣，正伏在地上晒太陽的女郎問。

「賴光明。」司馬洛說。

「是說那個明星賴光明嗎？」女郎抬起頭。

「前明星，」司馬洛說：「以前拳脚片盛行的時候，他是紅小生，雖然他不會打，但是他有一張英俊的臉又有一副像可以打的身材。現在那一類的片子沒有人看了，他又完全不會做任何表情，就變成無片明星了。」

「但他在紅的時期，已經着實賺了不少錢。」那個女郎說。

司馬洛點點頭：「是的，而且他也會運用，作適當的投資，所以他現在不必拍戲，也活得優遊自在了。」

「他的照片怎麼又會出現在報紙上？」女郎問：「難道鹹魚變成了活魚，他又拍起戲來？」

「他演了最後一部戲，」司馬洛說：「也是血淋淋的，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

他把報紙一丟，報紙飛了過去，剛好落在那女郎的臉前。那女郎看到了第一版上那張大照片，以及賴光明的死訊，以及陳屍現場的照片。

她叫了一聲，跳起來，爬開，就像怕那張報紙上會流出血來，沾到她的身上似的。但隨即她又把這張報紙拿了起來，細細閱讀上面的報導。

「這眞奇怪了，」她說：「死得這樣慘！」

「也許是一個女人的丈夫幹的，」司馬洛搖頭嘆息着，「賴光明就喜歡玩這種奇怪的遊戲，勾引別人的女

人。他喜歡勾別人的未婚妻，別人的女朋友，如果是別人的老婆那更好。你知道他的道理嗎？他說很少男人能像他那樣懂得取悅女人的。他說這是行善。玩幾次，就丟掉，再去找新的。不知有多少女人和男人希望他死，似乎這一次，終於有人採取實際行動了！」

「這還是很殘忍的事，」那個女郎搖着頭，「我以前也相當喜歡看他的電影的。」

「喜歡看他的電影是另一件事，」司馬洛說：「他不肯積陰德，這却是另一件事。」

那個女郎把新聞讀完了，又把報紙放下。她說：「你和他很熟？」

「不是很熟，」司馬洛說：「只是泛泛之交吧了。他對任何和他新相識的人都誇耀自己的戰績的，用不着和他很熟，也可以知道他的事。」

那個女郎帶着幽怨的眼光睨着司馬洛：「這對你是一個警惕。」

「我和他怎麼同？」司馬洛說：「我又不會不擇手段去勾引。我總是在彼此情投意合的情形之下交女朋友的。而且我也不會故意爲了傷人家的心，而把人家拋棄。」

「我不管你是爲了什麼，」她說：「總之，有一天，你拋棄我時，我就不放過你。」

「你也打算把我割下來？」司馬洛吃吃笑。

「我也不知道，」她呶着咀，也不禁好笑，「我不知道捨不捨得。這樣可愛的東西，怎能够割下來？而且割下來了之後，也沒有用了！」

司馬洛已經把早餐吃完。他站起來：「現在談拋棄似乎還是早一點吧，我認識了你多久？」

「兩星期十二小時三十二分左右。」她說。

「你們女人記得這麼清楚？」

「和二十次。」她說。

「不算少，」他笑，「每天不少過一次。」

「但今天的第一次還沒有開始。」她說。

他抬頭望望太陽：「在白天來？」

「你們男人就是這樣的，」她吸着咀，「我們第一次不就是在白天嗎？我說白天不好，你說不要緊。現在有點討厭了，你就說白天不好了。」

「你們女人，就是這樣多心的，」司馬洛說：「我的意思並不是這樣，我的意思是，後來我發覺你在晚上比白天看來更可愛，所以我就寧可留在晚上了。」

「但現在我却認爲你在白天會可愛一點！」

「那很好，」司馬洛說：「我一向是尊重小姐的意見的。小姐有吩咐，我是非服從不可！」

他向她走過去，她懶洋洋地坐在池邊看着他。他走到了她的身邊，彎身向她伸手，她接住了他的雙手，然後很快就動了。首先，她向後一躺，躺了下去，雙脚縮了起來，撐住了他的腹部，發力，把他向後一送。

司馬洛尖叫了一聲，就飛過了她的身上，直向泳池飛去，「嘩啦」一聲，墮進了泳池中，直沉下水底。他喝了兩口水，狼狽地再浮上去，抹着眼睛上的水抗議地叫：「你這算是什麼？」

她咭咭地笑，「這是因爲你不够體貼而給你的教訓。就是在白天，我們也不能在池邊來呀！」

「我並沒有說要在池邊呀！」司馬洛寃屈地說：「我是打算抱你進去的！」

「我用不着你抱！」她笑着，就回身向屋裏面跑回去。

司馬洛也爬上了池邊，向屋內追進去。踏入廳中的時候，他看她的泳衣的上半截就棄在地上。而泳衣的下截則是棄在那螺旋型樓梯的中段。

他沿着樓梯跑上去，在地上留下濕淋淋的脚印。他上了二樓，進入睡房，看見她已在床上。她正坐在那裏，兩腿曲了起來，用膝蓋托着下頷，兩手抱着小腿。這樣，她的大腿就遮住了裸露的乳房，而兩脚則把另一個本來是給泳衣遮住的部份。

這個姿勢，是比全裸更加誘惑的，因爲你知道她是全裸，但又看不見她的全裸。

「不要進來！」她說：「除非脫下衣服！」

司馬洛並沒有很多可以脫的衣服，只有一件，就是那條泳褲，這也很容易就脫下了。

她點點頭：「現在，你可以過來了！」她說着，就把手拿開，而且也把身子伸直。

她是很動人的，乳頭的顏色雖然相當深，而且乳房也不很大，不過却是渾圓而充滿了彈性。腰肢很細，但腰以下則是肥碩而圓厚。小腹以下一大片黑。長而密的森林地帶，指示她已經是一個充份成熟的婦人。

是的，一個充份成熟的女人。她的年紀已經超過二十五歲，不再是一個無知的少女。她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敢表示自己要什麼，也懂得享受她所需要的。

當他到達床邊時，她就把腿子張了開來。

他也知道他應該跪在什麼地方。

很圓滑很順暢地，他們合在一起了，因爲她是已經很濕很滑。

「我在白天真的沒晚上那麼好？」她的眼皮是緊合着的，聲音也是透過緊合的牙縫吐出來。

「現在已經够好了。」他說。

他動作了起來，她的喉嚨間吐出了吟哦的聲音，她夢囈般地說：「我——我却覺得你是白天比晚上更好。」

「爲什麼呢？」他問。

「因爲白天有光，」她說：「我能看見？」

司馬洛笑了起來：「但是你並不在看呀，你是閉着眼睛！」

「我——我不是想閉着，」她呻吟地說：「我是因爲——因爲太舒服——我張不開來！」

「那麼，白天和晚上，也沒有什麼分別了！」司馬洛說：「閉上了眼睛，總之是黑暗。」

「不——不要說話，動吧！」她說着，頸間的筋肉也收緊了，「快一點！重——一點！我要你快……噢……」以後她所發出來的，就是一連串毫無意義的聲音了。

他是尊重女性的，她要他快一點和重一點，於是他就動得很快，也很重。很奇怪，這樣重的動作，似乎應該很容易就把柔嫩的肌肉撕裂的，她却並沒有被撕裂，而她所得到的，也不是撕裂的感覺，而是浪潮似的一陣比一陣更高的快感。

直至後來，他的身子濕了，那是被汗所濕。她也濕了，却不全是汗濕。

她開始一連串抖顫，哽咽般說：「現在！」

他知道她要他現在幹什麼，而這也是他已經忍耐了很久的事情。她說現在，於是他就不再忍耐了。熱情以

强力噴射出去。她也感覺到灼熱，而這一陣灼熱引起了她更劇烈的顫抖，顫抖也就是在此時達到了最高峯。之後就是靜止了，感覺從感受的高峯滑回去，滑向靜止的平原。軟化和萎縮，使他們自動滑脫，而至分離了。

他滾開，在旁邊躺了下來。

「我想——睡覺！」她嬌弱地說着，似乎感覺到，說話也是一件很吃力的事。

「你睡好了！」司馬洛說。他却還不想睡。他在床頭几裏摸出一包香烟來，點上了一根，深深地抽吸着，享受烟葉在事後給他帶來的樂趣。

偶然，他也會瞥一眼她，她正毫無保留地橫陳在那裏，緊張之後，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柔和感。很可愛！就像在雨後的一朶鮮花。

一個很美麗的女郎，能够和她在一起，在他來說，這是一種福氣。

事實上，和她結識，也是他的運氣。

他是把她從危險之中拯救出來的。大約兩星期之前，司馬洛結束一次旅行，乘飛機回來。她也在同一飛機上。那時，司馬洛對她就已經很感興趣了的。不過，她却抱着相當矜持的態度，總是不肯接受他的勾搭。

後來，很湊巧地，司馬洛又在街上碰到她了。那時司馬洛是正開着車子經過一條僻靜的小街，就看見了她。她正給三個現代靑年人包圍着。

有兩個是拿着刀子的，第三個沒有拿刀的人，已經把她的手袋拿了過去了，還不滿足，要把手伸到她的身上去。她拚命掙扎，叫喊起來，那人在她的臉上摑了一掌。

司馬洛的車子，就是在這個時候到達。他把車子煞停了，跳了下車。這時的他，是簡直感到慶幸的。因爲他最喜歡碰到這種「有爲的現代青年」，只懂得恃强淩弱，以衆欺寡。他要讓他們知道，男人氣概應該是如何的。

當他停車的時候，那三個青年人却是一點都不慌張的。其中一個拿刀的把手上的刀子一揮，喝道：「滾開吧，老頭子，不要多事！」

這使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他比他們大了不到十年，就算是老頭子了？只因爲他不穿喇叭脚牛仔褲，不穿花花綠綠的襯衣，常常洗頭而又不把頭髮留到一呎長？

總之，這個老頭子並沒有滾。他下了車，向他們走過去。

兩個拿刀的人立即把他圍住，而第三人則把那個女郎的手臂屈到背後，控制着她。

兩個拿刀的要對付這個不識好歹的老頭子。他們認爲，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正確的做人方針，應該是各家自掃門前雪，應該見死不救。司馬洛這種討厭的行爲，是應該得到敎訓的。而且，司馬洛可能已經不是他們所敎訓的第一個人了。

不過這一次，他們所敎訓的，却是一個並不太老的老頭子了。司馬洛兩個轉身，兩脚各踢了一下，兩個人的手腕便都給司馬洛的脚尖踢中一記，手中的刀子便飛掉了。

兩個人呆在那裏，司馬洛迅速地竄到其中一人的身邊，在他的膝蓋後面腿彎處撐了一記。那人膝蓋一軟跪了下去。差不多同時，司馬洛的另一隻脚就一撐，撐了出去，撐中了另一人的胯下。

這個人掩着胯下倒了下來，縮作一團，痛得兩眼翻白着。司馬洛又毫不留情地在他的臉上重重地踏了一

脚，使他鼻子變成一片血肉模糊了。

看上去是很可憐的，但這世界上有些人就是不值得可憐的，像狗一樣。你打他們，他們就怕，你不打他們，他們要過來咬你了。

另一個掉了刀的人，看見形勢不對，轉身就逃，自然沒有那麼容易。司馬洛的脚一伸出去，鐮刀似的在脚踝上一勾，這人便仆倒了。額頭首先與路面相撞，「隆」的一聲，把他整個人一彈彈了起來。司馬洛一幌眼已經趕到，一手撈住了他的手腕，把他再拉高一點，手臂一扭一壓，這人便失去了平衡，而翻了一個跟斗。可是在這個跟斗翻完了之時，司馬洛還是沒有放手。於是「拍」的一聲响，這個人的肩部關節就脫出了。

餘下一個手上沒有刀子，而捉着那個女郎的飛仔，簡直給這個場面弄得魂飛魄散了。便連忙把這個女郎一把推開，轉身就逃。

司馬洛微笑，轉對那個女郎，招招手說：「來吧，上車，我送你一程吧！」

這個女郎好像受了催眠，接受了司馬洛的邀請，立即上了司馬洛的車子。司馬洛也回到了車上，馬上就開動了。他並不是打算放過這第三個正在逃走的飛仔，他只是看到，這人所逃的是死路一條，沒有轉彎，沒有支路，也沒有橫街口的。

他開動了車子，就向這個人的後面追去。那人大爲恐怖地把雙脚撐得更用力了。但人車賽跑，用不着說，當然是車勝過人的。這人很快就給車子追上去。司馬洛又沒有直撞到他的身上，只是讓車頭跟在他的屁股後面，讓他感覺到車頭的熱力，聽到車子的馬達聲。

那人魂飛魄散地拚命逃走着，終於逃到了那條街的盡頭。那裏就是一度海堤，前面是海。他不敢停下來，

只好向海堤的外面一撲撲了出去。

他以爲他可以跳下海中，游泳逃走之類。

但是沒有這麼理想，當司馬洛把車煞停了，下車走到海堤邊去看看的時候，看見他就躺在那下面的石上呻吟着。原來那下面並不是直接是海水，而是一些礁石，再在礁石的外面才是海。他這樣跳了下去不是跳進海中，而是跳到礁石上。

從相當高的高度，跳到了一大堆礁石上。那堆礁石，雖然是距離水邊不遠，但是他是再不能爬起來，爬下水中去了。

司馬洛微笑，說：「惡有惡報！」然後又回到了他的車子上，把車開走了。

「謝——謝你！」身邊那個女郎感激地說。

司馬洛就這樣地如願以償，和她結識了。而這一次是結識得順理成章的，她也不能認爲他是太輕狂了。

而且，一經過了這個開始之後，她就不再冷冰冰，而是變得很熱情了。熱情到第二天，就已經和他成爲了情人。

她一定是個傾慕英雄的女人，司馬洛救她是一種非常英雄的行徑，因而也得到她的傾慕了。

她和他到了這一間偏僻的別墅裏來，過她的假期。原來，她卻是從外埠來的一個遊客，雖然他們是乘坐同一架飛機，但他是剛剛回來，她則是剛剛乘飛機到達而已。她是到這裏來渡假。正如多數單身的女性旅客一樣，她也希望在她的旅途之中遭遇到一些刺激性的事情。現在，她果然遭遇到了，就是遭遇到了司馬洛。

這座別墅，並不是司馬洛私人的別墅，而只是他向一位朋友借用的。那位朋友已經到了外埠去遊歷，這是

一位財產多到花也花不完的花花公子朋友，同樣的豪華別墅，他在別的城市裏是還有的，因此，司馬洛即使借用他這別墅較長一段時間，他也並不介意了。

司馬洛就是有這種門路的。

這兩個星期過得很愉快，他的假期結束後，回來過了一段更愉快的假期。有時，他就陪着她去遊山玩山，有時，則是和她一起在這裏休息。

司馬洛這個人，可以說根本上無時不是在渡假的。他並沒有什麼正當職業，不過也不是沒有職業。他的職業，只是不需要按時上班的。隔好一段時間，他才會出動一次，而這一次出動的收入，就可以抵得上許多人工作好多好多年的收入了。雖然，他所做的工作，是絕對不容易做的，許多時候，都要冒上生命危險在進行。

司馬洛吸完了那根香烟，再取了一根，正拿起打火機要點火的時候，眼角裏忽然注意到有另一個光點一閃。這個光點，卻是來自窗外的。

窗外是野地，遠遠的山坡上，有閃光閃了一閃。司馬洛的臉一紅，連忙走過去把百葉窗垂了下來。他以爲這附近不會有閒人，所以窗子也懶得關上，但現在看來顯然那邊有一個督伯在看。

一個拿着望遠鏡的督伯，那閃光的一現，就是望遠鏡鏡頭的玻璃反映日光而造成的。他和這個女郎剛才的遊戲，一定全給這個督伯看在眼內了。司馬洛並不是一個暴露狂，他沒有興趣表演給什麼人看。

他點上香烟，繼續斜靠在那裏，享受着那事後寧靜。大約過了半小時，她在旁邊已睡得很熟，而他也被一陣慵倦所包圍了，開始墮入夢鄉。

就在這個時候，床頭几上的電話就響了起來，發出清脆而刺耳的鈴聲。

司馬洛皺眉看着電話，這別墅並不是他的，他也沒有告訴過什麼人他是躲在這裏，因此，這個電話也可能不是找他的了。

但是這個電話吵着他的耳朵，如果他不去接聽，那它是會繼續響下去的。

於是他拿起了聽筒，說：「喂？」

那邊傳來的聲音，他也不大聽得清楚究竟是男還是女，他也要畧作考慮，才能斷定，那是一個女人的聲音。

這個女人的聲音好像蝦蟆一樣的。她說：「請叫曹慧兒小姐聽一聽！」

司馬洛皺着眉頭在那裏發愕。曹慧兒就是躲在他身邊這個美麗而滿足的女郎了。電話找她？也許她告訴了人家，她是在這裏？她的女朋友？

這也不是很不尋常的事。於是司馬洛撫着曹慧兒的頭髮，把她的頭搖一搖，她張開眼睛，司馬洛把聽筒交給她，說：「這是找你的電話。」

她皺起了眉頭，睜着惺忪的睡眼，瞧着司馬洛：「找我？你有沒有攪錯？我在這裏沒有朋友，也沒有人知道我在這裏呀！」

司馬洛聳聳肩：「這個我可不知道了。總之她是說找曹慧兒，你不是叫曹慧兒嗎？」

她聳聳看，把聽筒拿了過來，說：「喂？」

她就只是說了這一聲「喂」，跟着，她的臉色就劇變，然後猛的把聽筒摔回電話機上。

「怎麼了？」司馬洛問：「發生了甚麼？」

「是你開的玩笑？」曹慧兒鄙夷地看着他。

「甚麼玩笑？」司馬洛問着，就把那隻聽筒再拿了起來，說：「喂？」

那邊却是已經收了錢。

「究竟是甚麼事？」司馬洛正經地問曹慧兒，「這並不是我和你開的玩笑。」

「那個人——她罵我！罵得很下流！」曹慧兒憤憤地說，快要哭出來的樣子。看她的表情可見那個罵她的人所用的字眼的確是十分下流的。

「怎樣罵？」司馬洛問。

她搖着頭：「我說不出來，不要叫我說！我是說不出這樣話來的！」她又皺起了眉頭看着他：「這個地方，究竟有甚麼不對？你——她是不是你的妻子？」

「別胡說！」司馬洛吼道：「我沒有妻子，目前我也沒有另一個女人，不然我也不會和你在一起！而且，沒有人知道我們在這裏！」

「但這個女人是指名罵我的！」她說。

司馬洛跳了下床，跑過去打開衣櫃，取出一副望遠鏡，走到窗前去，舉起來，通過百葉簾縫，望向剛才有過閃光的地方。

但是甚麼都看不到。

他可以推想得到，剛才用望遠鏡在那邊偷窺的必然也就是打電話來罵人的人了。那山坡上並沒有電話，這人既然已經在有電話的地方，當然也不會再在山坡那裏了。

「你在看甚麽？」曹慧兒問。

「我們的附近有一個心理很變態的人，」司馬洛說：「剛才在對面用望遠鏡偷看我們，跟着又給我們來一個骯髒電話！」

曹慧兒連忙拉起被子來把身體遮着。

「但是現在不要緊了，」司馬洛說：「我已經放下了窗簾。而且，你說那是個女人？」

「是，」曹慧兒點頭，「那聲音很難聽，幾乎像是男人一樣，不過我聽得出是一個女人！」

「那眞妙極了，」司馬洛說：「一個瞥伯，又有打骯髒電話的癮的，而且還是個女人。這種玩意本來是男性專用的，現在有一個女人也玩上了。這個世界，眞可以說是達到了男女平等的階段了。如果那還是個美麗的女人那更妙了。」

曹慧兒用被子把身體裹得更緊，正在那裏發抖着。「這並不是開玩笑的，司馬洛，」她說：「我害怕！」

司馬洛揮揮手：「有甚麽可怕。瞥伯的心理，我是明白的，這是那種膽小鬼才會做的事情，儘管心裏想得很多，却不敢付諸實際行動。這是那種不敢見人的人。是瞥伯，就不會是强姦者。這種人就只是敢偷窺，敢用電話罵你，但是不敢走近你，不敢見你。如果敢，她已經來當面罵你了，用不着打電話的！」

「我還是不放心，」曹慧兒皺眉，「司馬洛，你這個人——也是有不少仇人的，不是嗎？」

「我不相信那是我的仇人，」司馬洛搖搖頭，「我認爲，這不過是一個在這附近看慣了好戲的人吧了。這間別墅本來的主人，他也是一位風流人物，他在這裏一定也常常演出同樣好戲。」

「也接到同樣的電話？」曹慧兒問。

司馬洛搔着後腦。「這我可不知道了。不過，讓我們睡覺吧！那些小人物，不值得我們大驚小怪！來！」

他溫柔地擁着她，她也柔順地貼到了他的懷中。

「睡吧！」司馬洛說：「你一定很累了。」

曹慧兒呶着咀：「讓僕人們都休假，這並不是一個好主意。有僕人在着，我們不是可以安心一點了嗎？」

司馬洛微笑：「這個主意，是也有好的地方的。譬如，沒有僕人在着，我們就不一定要穿得齊整，才能在屋中跑來跑去了。」

「先把門鎖好，」她說：「不然睡不着。」

司馬洛沒可奈何，也只好下床，走過去替那度關上了的門下了鎖。

然後他再回到她的身邊。這一次，她是可以睡得很安心了，既有鎖上了房門，又有司馬洛强壯的手臂在保護着她。司馬洛到無論鎖不鎖房門，他都是睡得很安心的，因爲，他還是堅持自己的理論，認爲那是一個不敢見人的瞥伯。既然是不敢見人的，那自然也不敢過來傷害他們了。

但是後來的事實就證明是司馬洛錯了，而曹慧兒是對了。因爲，不知道過了多久之後，司馬洛猝然驚醒了。是一陣火烟味透進他的鼻孔而把他驚醒了的。

他跳起身，震驚地發覺，窗外天色雖已黑下來，然而却是正在火光熊熊。惡臭的黑烟透過百葉簾縫飄進來，他也可以感到火燄的放射性熱力。

「我的天！」司馬洛低聲叫着，從床上跳了下來，跑到窗前去，拉起百葉簾向下面望。

整間屋子都在着火，火舌正從樓下升上來。而且，花園的圍墻，也成爲了一座火墻了。濃厚的汽油烟味使

司馬洛知道這一定是縱火。有人在花園的圍墻上淋下了汽油，很可能也在屋子的樓下淋了汽油，然後燒起火來。

曹慧兒呻吟一聲，也坐了起來，皺着眉頭。那火烟味使她感覺到就像陷進一個噩夢中似的。

司馬洛過去拉她的手：「快逃！失火了！」

她慌張失措，不知道怎麼辦好，司馬洛是仍然相當鎮靜的，到底，對於應付危險，他有着相當豐富的經驗，他是不會被嚇倒的。他首先抓起了他們的衣服，和她帶來的那隻衣箱。由於那隻衣箱的裏面是有她的護照等等重要文件的。

他才拉着她的手臂帶着她衝出了房門之外。

他們沿着樓梯跑下去。到了大廳中，就發覺他們已經無去路了。因為通出花園的門，也已經給火舌封住。

「我們怎麼辦？」曹慧兒慌張地叫：「我們要死了！」

「這邊來！」司馬洛咬牙叫着，拉着她衝向屋子後部，從後面那個門口衝出去。那門口是直接通進屋後的車房的，司馬洛車子就停在那裏。

司馬洛看到，關上了的那度的車房門，是也已經着火了。

他把箱子和衣服都掉進了車子的後座，然後跑過去按墻壁上的電製。那電製就是車房門的開關，平時是一按電製，車房門就自動打開的。

可是這一次，那度車房的門卻是失靈了。司馬洛按下去，並沒有發生甚麼。他知道一定是電製受了火燒的影响而損壞了。

司馬洛叫：「快上車！」一面不由分說把曹慧兒推上車子的座位上，而自己也跟着上去了。

「這……這怎麼辦？」曹慧兒絕望地叫着，「我——我不能出去了！」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們等等！」

「還等？」曹慧兒瞪目看着司馬洛，實在不明白他的葫蘆裏是在賣甚麼藥了。那火正在愈燒愈旺，而司馬洛還說等，等甚麼？而且那汽油的火造成的烟，也是很不好聞的，使她感到陣陣暈眩，並且嗆咳起來。

「來！」司馬洛說，「利用時間，我們穿上衣服！」他說着，又把她的衣服塞過去。他真夠鎮定，會不會是太鎮定一點了？

但她需要他的保護，目前也要唯他的馬首是瞻，他叫她怎樣做，她也只好怎樣做了。

司馬洛看着她穿衣服，自己也穿上衣服。

這時，車房的門上，火勢是更旺了，那火已差不多把門燒通。司馬洛叫道：「小心一點！」他便把車子開動了，馬達怒吼着，車頭向那度着火的木門直撞過去。「轟隆」一聲，木門就破掉了，車子衝了出去。不錯，司馬洛是等得很合時的，如果他不等，那車門就沒有燒到那個程度，不一定可以撞得破，但是，現在差不多已經燒通，他就可以一撞撞破而衝出去了。

有些火炭屑跌在曹慧兒的頭髮上，曹慧兒尖叫着連忙用手拍熄。車子已經出了花園之中，沿着園中的私家路，向花園圍墻的門口駛去。

圍墻固然是在着火，而門口本來是一個缺口，但是地上也淋了汽油，成為了火海。那放火的人可真是心狠手辣。他是佈下了這一個火海陷阱，不打算讓他們逃出去的。不能爬墻出去，亦不能從門口出去。

「再伏低一點！」司馬洛咬着牙叫着，再次一踏油門，車子以高速向門口衝去。

「不行呀！」曹慧兒驚惶地叫道：「那裏，——那裏有火！」

「你少担心好了！」司馬洛說：「只要够快就行了！」

他們的車子很快就接近了花園門口，隨即就衝進了火海之中。曹慧兒感到灼熱和窒息，而司馬洛也是有同感的。但是他極力把持着方向盤，車子繼續前進。

一閃就過去了。還不到兩秒鐘，他們的車子已經衝出了火海之外，到了外面的路上了。清凉而甜蜜的新鮮空氣又把他們包藏了起來。曹慧兒感激地深呼吸着，一面祈禱似地說道：「謝謝天！謝謝天！」

司馬洛用雙手一摸臉上的汗，發覺一雙手都黑了。那是黏在臉上的油烟。他看看曹慧兒。她的臉上也是一樣的。

的確是一個驚險的場面。很驚險的經歷。他咀巴裏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心裏也是和她一樣說法的：「謝謝天！謝謝天！」

如果不是他够機警，現在，他們兩個人可能已葬身火窟了。

「有人……放火要燒死我們！」曹慧兒這樣說着，就忽然掩面哭泣了起來。

「是的，」司馬洛說：「有人要殺死我們。」一面，他已經機警地在四面張望着了。放火的人很可能還留在附近的，沒有把他們燒死，那很可能他們又會再來別的手段了。不過司馬洛並沒有看見附近有甚麼人在着。

「會不會——會不會就是打電話來那人？」曹慧兒哭着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她究竟對你說了些甚麼，你還沒有告訴我！」

「她……她說我淫賤，說我……我說不出口。總之她叫我快點離開你！」曹慧兒楚楚可憐。

「那眞有趣！」司馬洛說。

「我們快點走吧！」曹慧兒說：「我要快點離開這裏！我們不能再逗留在這裏！」

「好吧！」司馬洛嘆了一口氣，開動了車子，「眞狼狽！我們連鞋子都沒有機會穿上。」

「那怎辦？」曹慧兒嗚咽着，「我們到甚麼地方好呢？」

「到我家去吧！」司馬洛說：「我家裏雖然沒有泳池，不過也是相當舒服的。」

她是沒有反對的餘地的，於是司馬洛把車子開回他的家裏去。

他的家裏，果然設備也不差，只是沒有游泳池，不能游泳和晒太陽光吧了，一個獨佔一層寬大的樓宇。他們去洗了個澡，把身子弄乾淨了。

「警方一定正在奇怪有誰燒死在那屋子裏了，」司馬洛說：「那是說，假如他們現在已經趕到去救火了的話。不過，我以後會對他們解釋的。現在告訴我，曹慧兒，你有沒有丈夫？」

「沒有。」曹慧兒說：「爲甚麼這樣問？」

「也沒有愛人？」

「如果我有愛人還會和你在一起？」曹慧兒沒好氣地道。的確，有丈夫還有可能和他在一起，如果有愛人則是沒有理由還會來和他厮混的。

「但是，我知道沒有女人會對我尋仇呀！」司馬洛說：「而且，這不像是女人的手段，爲了醋味而尋仇，這通常只是男人才會做的事情！」

「我不知道，男人會做甚麼？女人會做甚麼？」曹慧兒說：「但我知道打電話來給我的那個是女人，而不是男人！」

她說得有點道理，那個電話是司馬洛最先接的，不錯，他也認得電話中傳來的乃是一個女人的聲音。一個聲音像蝦蟆似的女人。如果是一個妒忌的男人在進行報復，他似乎不大可能叫一個女人來代替他打電話的吧？

而且，那個也不是普通的督伯了。司馬洛深信一個督伯是只會偷偷摸摸，而不敢採取實際行動的人，但是那個督伯却是採取了實際行動的。她要放火把他們燒死。

就在這個時候，電話又响了起來了。這一次，是司馬洛家裏的電話。司馬洛走過去拿起聽筒說：「喂！」一面以爲是他的朋友打來找他。

「找曹慧兒聽電話！」電話裏一把聲音說。就是那把蝦蟆的女人聲音，而且這一次的語氣是充滿了權威性似的，就像司馬洛是她的奴隸，只要主人一吩咐，奴隸就非要服從不可。

「你！你……」司馬洛滿腔怒氣，就只能這樣說，而說不出別的話來。

「叫曹慧兒聽電話！」那把聲音又命令道：「你的耳朵有問題嗎？」

司馬洛給氣得肚子也有點發脹，可惜說話的對方不是在面前，不然他就已經一拳擊過了。

「你——你有本領就再來燒我這間屋子吧！」司馬洛叫道：「你敢不敢露臉？」

「你沒有資格和我講話！」那把蝦蟆聲音，仍然是那麼充滿傲岸地說：「你叫不叫曹慧兒聽電話？不然我要收綫了！」

司馬洛的眼球也幾乎跳出了眼眶，但沒有辦法，只好把聽筒交給曹慧兒。

曹慧兒皺起了眉頭：「怎會有人打電話到這裏來找我呢？我在這裏不認識人，我更沒有到過你家，不可能有人知道我是在這裏！」

「那是我們的老朋友，」司馬洛說：「這位朋友無所不知，你和她講吧！看看她有甚麼話要說！」

曹慧兒祗好接過了聽筒說：「喂！」

那邊的人說了一連串的話，後來，曹慧兒就把聽筒放了，讓它跌在地毡上，而用雙手掩着了臉，哭了起來。司馬洛忙抓起聽筒說：「喂？」

那邊已經收了綫了，只有一陣「胡胡」的聲音傳進他的耳朵裏。

司馬洛把聽筒摔回電話機上，轉向曹慧兒，質問地道：「那怪物，她對你說了甚麼？」

「你以爲她說甚麼？」曹慧兒嗚咽着。

「她究竟說了甚麼？」司馬洛氣急敗壞地。

「還不是罵我？」曹慧兒凄然地說。

「怎樣罵法？我要你逐句告訴我！」

「她……她叫我走！」曹慧兒飲泣着，「不然，她就要把我一起殺掉！」

「一起殺掉？」司馬洛說：「你是說，她打算殺我？」

「她沒有這樣說，」曹慧兒說：「但她的意思一定是這樣了。如果我還留在你的身邊，她就把我也一起殺掉！」她站起來，「我要走了，我要坐飛機回去，我不想留在這個地方！」

「你這樣就給她嚇着了嗎？」司馬洛簡直要搥胸頓足似的，「你就給她一句話嚇着了？」

「並不是一句話，」曹慧兒說：「她不是差點把我們殺了嗎？她燒了屋子，我們很可能現在變成了死屍的！」她過去打開箱子，檢點衣物。

「你不要走！」司馬洛叫道：「我要你留在這裏！」

曹慧兒搖搖頭，用手背擦着眼淚：「對不起，司馬洛，我很喜歡你，不過，既然你有這許多說不出來的煩惱，我看還是讓你解決的好！」

「我沒有甚麼說不出的煩惱，」司馬洛叫道：「我根本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莫明其妙！」

「總之，我還是離開的好，」曹慧兒說：「我走了，也許她就不會殺你了！」她打開衣箱取出另一雙鞋子。

「但——」司馬洛揮着拳頭，卻說不出話。

他想到，這個蝦蟆聲音的女郎，一定來頭不小的。普通女人不敢，亦沒有能力去放火燒別人的屋子。而且，這人居然連他家裏的電話號碼都知道，這更不是等閒可比的了。這究竟是誰？

也許眞是要殺他的？看來她要對付的果然只是他。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似乎是不大有理由要求曹慧兒留下來和他一起分担危險的了。不錯，她留下來是可能有生命危險的，那場火已經證明了，這不單是普通的惡作劇而已。她不是一個能應付危險的人，沒有理由要她留下來的。

「你現在就走？」司馬洛問。

曹慧兒點點頭：「我有機票，我隨時可以坐飛機走的。」

「那我開車送你到機場吧！」司馬洛說。

她淡淡地點點頭。

司馬洛又說：「不過得等一等，我要去一趟洗手間。」就像一個女人那麼扭揑。

但是司馬洛到洗手間去，卻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做的。他進入洗手間，打開了那裏面的藥櫃，再把藥櫃也拉了出來。原來，那隻藥櫃本身也是一度櫃門，櫃門的裏面是一個暗格。這個暗格的裏面裝的就不是牙膏鬚刨之類的洗手間用具了。這裏面裝的都是武器，可以說是司馬洛的一個秘密軍械庫。司馬洛從其中取出一把手槍和一夾子彈，在槍中納進子彈，又把槍塞在腰間。

而這把槍，卻是他這暗格之中最簡單的一件武器了。他另外再拿出來的其他古怪東西，則是在外表看不出究竟是甚麼的。他把這些東西都一一在身上藏了起來。

然後他再出去。曹慧兒已經在等着他。她並不知道司馬洛的身上已經懷了手槍，而司馬洛也沒有告訴她。司馬洛認爲，沒有需要把她嚇着的。不過，他倒希望，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會在他們前赴機場的途中再來試試動手，這樣，他一定會演一齣好戲給她瞧一瞧的。

司馬洛開車把曹慧兒送到了機場。雖然他在路上很小心地留意着，卻看不到有人跟踪他，亦沒有遭遇到甚麼意外事件。順利地到達了機場。

在候機大堂中，他們默默相對。曹慧兒有一種淒楚而黯淡的神情。她後來說：「司馬洛，我實在是喜歡你的！」

「我也是一樣！」司馬洛聳聳肩。

「這件事情過去後，」曹慧兒又說：「打個電報給我不好？我回來找你，或者你來看我？」

「一定！」司馬洛捏着她的手，「我先給你一個電報，然後我就來看你！」

機場的擴音器正在召喚乘客登機。曹慧兒站了起來說：「司馬洛，我得走了，保重一點！」

司馬洛想吻她，但是她輕輕把他推開：「暫時還是不好了，也許有人不高興看見！」

司馬洛心裏有着一種快要爆炸的感覺。她進了閘，上了飛機，司馬洛站在大露台上，看着飛機飛走了。

他轉過來，看看露台的周圍。那裏很熱鬧，但沒有人注意他。

那個混蛋女督伯，她會不會就此收手？弄走了曹慧兒之後，便就此收手？司馬洛倒不希望她就此收手。他希望捉到這個女人。他可以想出很多好方法對付她的。如果她是個美麗的女人，那他的方法，進行起來時是更妙了。

他在那露台上逗留了好一段時間，都沒有什麼收穫，就只好離開了。

他開車回到他的家裏去。

樓下已經有人在等着他了。這是一個他所認識，但是又不喜歡見到的人。警探。事實上還是一位探長。

探長正坐在一部車子的司機位中，車子就停在他所住那座大廈的門口。

司馬洛把車子停在探長車子旁邊，路中心，揮手招呼一聲：「什麼風把你吹到這裏來？」

「我正在找你。」探長說。

「眞巧，」司馬洛說：「我也正想找你！」

「你找我有什麼指教呢？」探長問。

「想向你報告一宗火警。」司馬洛說。

「唔，」探長輕輕拍手，「認識了你這麼久，還是這一次最老實。但，你這樣停車是要抄牌的，把車停好了再談吧！」

「和探長一起也要怕？」

「我不怕，」探長說：「但我保不住你。」

「那你跟着來吧！」司馬洛說：「會開車的人愈來愈多了。停車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開動了車子，而探長也開動了車跟着他。在這座城市裏，找一個停車的地方果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他們把車子開到了好遠，才找到一個能夠停車的地方。

那是一座露天停車場，離開人口密集的地方，幾乎像月球離開地球一樣遠。即使這裏，也已經有不少車子停着了。不過他們總算可以找到一處可以並排停車的地方。

司馬洛走過去坐上車子，一面咒罵着：「有些人眞是混賬，明明不需要用車子，也要買部車來阻塞交通！這時代有一部汽車又不是很威風。」

「這是另一個問題，」探長說：「剛才你是說報告火警，什麼火警？」

「那座別墅，」司馬洛說：「你是說，你們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如果不知道，我也不會來找你了。」探長說。

「唔，」司馬洛說：「認識了你這麼久，你還是這一次辦事最爲快捷。」

「你跑到了哪裏去？」探長問：「我們的人還在準備把你的屍體找出來呢？我雖然也希望找到你的屍體，但是我並不相信會找到。你沒有那麼容易死的。如果上天眞是這麼公平，也用不着我們警探來執法了！」

「別咒我，」司馬洛說：「你們又怎樣，常常不管老鼠去管貓。我不過有時替你們去管管老鼠，你就恨我了。」

「爲什麽你放火燒屋？」探長問。

司馬洛微笑：「如果你是打算控告我放火，那你還是先拘捕我吧！如果你是想知道事實，那就先不要替我亂戴帽子！」

「好吧！」探長聳聳肩，「我聽你解釋！」

司馬洛已經想過了，他不能夠創作出一個新鮮的故事來哄騙探長，而他暫時也沒有理由這樣的做。他還未曾明白這件事情的眞相。也許，探長還可以帮助他的。

於是他把經過情形說了出來。

探長臉紅起來：「這女人你把她放走了？」

「你認識她？」司馬洛問。

「不，」探長紅着臉哽塞地說着，「但是，她是可以帮助我們調查的！」

「我不認爲她能帮助你調查！」司馬洛說。

「豈有此理！」探長說：「你這樣做是犯法的，把一個重要的證人放走！」

「我那時還沒有人報案，所以我不算是犯法的。」司馬洛說：「而且，我又不是警探，有什麽放不放？我根本沒有資格把一個人抓住呀！」

探長深呼吸着：「媽的，司馬洛，你這樣熟悉法律，爲什麽又不去當律師？」

司馬洛沒有回答探長這個問題，他只是說下去：「而且，是她自己要走的，她留在這裏可能有生命危險，她要走，我怎好把她留住？萬一她眞的死掉了，這良心上的責任我怎麽負得起？」

「她留在這裏我們可以保護她！」探長說。

「我也見過在你保護之中的人死掉了，」司馬洛微笑，「在你的保護之下的人，你敢說是絕對安全的嗎？但她離開了這裏，我卻敢說她是絕對安全的。」

探長恨恨地看了司馬洛一會，想不出什麽辦法難倒他。司馬洛又不是知情不報，他不過是報得遲一點吧了。報得遲一點也不能算犯罪，一個人像有權回家去洗一個澡換件衣服才去報案吧！

「這究竟是怎麽回事，司馬洛？」他又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所知道的，我已經都告訴了你。」

「沒有這樣簡單吧？」探長冷冷地問。

司馬洛只能苦笑。在以後，有什麽事，司馬洛都是不喜歡告訴警方或者向警方求助的，但這一次卻是例外，他的確都說了出來，而探長卻反而不相信了。

「來吧！」探長說：「多說一點。瞞着我，對你也沒有好處的！」

「我已經告訴了你，」司馬洛說：「而且，我要求你替我查淸楚這件事。保護市民的生命財產是你的責任，我就是要求你盡你的責任！」

「你要供給我充份的資料，我才能保護你的！」探長說。

「那要遲一點了，」司馬洛聳聳肩，「要等我找到了資料，我才能够告訴你！」

「你會後悔的，」探長說：「這一次，你一定會後悔！」

「沒有什麼吩咐了吧？」司馬洛說：「我可以回家了沒有？」

「當然不可以，」探長說：「你向我報告，這是非正式的，你得到警局去一趟報案，這才能算是正式！剛才我們的談話只是朋友間談話。」

「好一位朋友！」司馬洛氣結地說。

× × ×

司馬洛果然跟着探長到警局去報了案，而警局裏的探員們纏住他，盤問了好幾個鐘頭。問來問去，都是那些問題，把司馬洛悶得發慌。探長說司馬洛會後悔的，這倒說得沒有錯，司馬洛果然是眞的開始後悔。他後悔把實情告訴了探長。

他回到家的時候，已經是天亮了。

他的家還是好好地在那裏，並沒有給燒掉。不過這也是意料中事了。由於他的家是在一座住宅大廈的裏面，同一座大廈，還有不同的住客的。放火一燒，就許多人都要死了。

司馬洛再洗了一個澡，上床睡覺，在睡着之前還在咒罵着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

如果不是，她一攪，他就不必一個人獨睡，而是擁着一個美人而睡了。有些時候，司馬洛喜歡一個人獨睡，也有時候，他則是喜歡和一個女人睡在一起的。現在，他就是喜歡和一個女人睡在一起的時候，然而，他却給害得非要一個人獨睡不可了。

他這一覺，一直睡到了黃昏，才自動醒過來。並不是給一個電話吵醒過來的。這却使他不大滿意。他倒希

望那女巫會再打電話來騷擾他，這樣也許他會有機會和她周旋一下。然而並沒有。

司馬洛起來梳洗，就穿上衣服出外去吃晚飯。一個獨身漢，晚飯多數時間都要在外面吃的。

然後，他就去賭錢。

沒有女人，又沒有機會冒一下險，他就只好去找一點賭博上的刺激了。

這座城市的法律是不容許賭場設立的，但這並不就是說沒有賭場。一樣有的。只要人們喜歡這玩意，就有人迎合大衆的「需要」而辦賭場了。法律不容許，就秘密設立，如此而已。

司馬洛就是到了一座設備豪華的賭場去。那裏，除了賭之外，也還有女人的。如果你夠手段，你也可以勾搭到一個很漂亮而又很能夠給你刺激的女人。

司馬洛就是常常在這裏得到意想不到的收穫的，而今天晚上，他的目的，也顯然是爲了要得到一個女人多過爲了賭博的。

那間豪華的賭場，是在一間夜總會的上一層的。賭客通常是要先到這間夜總會，然後才由幾位身份特殊的侍者領導，到樓上的賭場去。如果不先是夜總會的熟客，對於那座賭場，你就根本不得其門而入。司馬洛知道，這是爲了保證賭場中只有上流的豪客，而沒有三教九流中人。這個制度對他正好，由於賭場方面是等於已經替他作了初步的鑑選了，在那裏找到的女人，質素大概不會太差吧？

司馬洛依照老規矩，首先在夜總會中佔了一張桌子，喝一杯酒。但是，在那裏坐下了之後，他却不想再離開了。

爲了那個唱歌的女人。

那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正在音樂台上唱着一首幽怨的情歌。司馬洛所欣賞的却不是她的美麗，而是她的嗓子。而事實上，她亦算不得是欣賞，只是感到奇怪而已。因爲這個女人有着低沉而沙嗄的嗓子，有着一種特殊的性感。司馬洛在感應到這種性感之餘，也同時想起了那把電話裏的蝦蟆般的女人聲音。那把蝦蟆聲音，在罵他的時候，當然是很討厭的。但是，假如不是罵他，而是換了在米高峯之前唱歌，唱一首情歌，那麼，情形是否又會不同了呢？

司馬洛坐在那裏，凝視着那個女人在唱歌，一時忘記了賭錢的事了。後來他向侍者招招手，侍者走過來，對他微笑：「司馬洛先生，想上去玩玩嗎？」他是認識司馬洛的。

「唔——今天晚上沒有心情賭錢，」司馬洛說：「我只想問問你，這唱歌的女人是誰？」

「那是吳鳳。」侍者說。

「吳鳳是幹什麼的？」司馬洛問。

「她當然是唱歌的。」侍者說。

「我的意思是，除了唱歌之外，她還幹些什麼。」司馬洛說。

侍者聳聳肩：「這個我可不知道了。你對她感興趣嗎？」

「很感興趣。」司馬洛說。

「對他的歌感興趣呢，還是對她的人感興趣？」侍者問。

「對她的歌感興趣，對她的人也感興趣。」司馬洛說：「你可以爲我搭搭綫嗎？」

侍者搔着後腦：「這却不大有把握了。她這個人很怪，不一定有錢就可買到。不過如果她喜歡你又不必講

錢了。總之她的心頭很高，不是那麼隨便喜歡一個男人的。我可以替你試試！」

「替我試試吧！」司馬洛說。

「你沒有那麼快走吧？」侍者問。

「沒有那麼快，」司馬洛說：「反正你們這裏是通宵營業的，我可以等。」

「你知道，我也得等機會的，」侍者說：「我也不能够就這樣去和她講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我已經說過了，我是可以等。我今晚很空閒的。」

那個侍者走開了。司馬洛繼續坐在那裏喝着酒，眼睛看着音樂台上的那個女歌手吳鳳。她還是以那沙嗄而有着性感的磁力的嗓子在唱着。司馬洛微笑，奇怪侍者用什麼手法爲他搭綫。不過這種人是另有他們一套，他懂得怎樣開口。

看着這個唱歌的女人，司馬洛忽然自嘲地笑了起來了。他究竟在幹什麼了？會這麼巧？她就是那個打電話恐嚇他的人？他無意之中撞進了這間夜總會中來，就碰見了那個女人？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的巧合。絕對不可能的。承認了吧！這不過是他追女人的一個藉口吧了，事實上，他就是看上了這個女人。

好吧，就當他是看上了這個女人吧！這又有什麼不好？她又不是一個很醜的女人。

吳鳳唱完了那隻歌，退入後台。換上了一個年輕而歌聲响亮的歌手。忽然之間，司馬洛就發覺，音樂是已經失色了。她的歌聲就有這個特別的地方，聽着的時候，你覺得很舒服而直到沒有得聽的時候，你才知道損失是多麼大的。司馬洛忽然希望那年輕的女歌手快離開，讓吳鳳來唱。

但吳鳳沒有唱。吳鳳出現在他的桌子旁邊。

「你是司馬洛先生？」她問。

「是——是的，呃——吳小姐，眞賞面，請坐下來！」司馬洛連忙站起來迎接。

吳鳳微笑坐了下來，叫侍者給她拿一杯果汁，然後凝視着司馬洛：「這是我的光榮，司馬洛先生，我可以和你坐在一起。」

司馬洛有點難爲情。他說：「我剛剛想說的話，你已經說出來了，那我說什麼好？」

「我是說眞的，」吳鳳說：「我久已是你的仰慕者！」

「仰慕者？」司馬洛愕然，「你認識我？」

「我已經認得你很久了，司馬洛先生，」吳鳳說：「只是沒有機會認識你吧了。你的故事，我也聽過不少了。你是一位現代的俠客。」

這一次，司馬洛的臉紅了起來了。

他訥訥着：「哦——那些故事。那些都只是故事而已，人們這樣說，你不能就相信的！」

「但我知道那些是眞的故事，」吳鳳說：「你記得小燕嗎？」

「小燕是誰？」司馬洛莫明其妙地望着她。

「小燕是在上面賭場派牌的，」吳鳳說：「大概你已經忘記了她。但是你是救過她的，在這裏的停車場中。有兩客人捉住她要用强，你把他們打走了！」

「哦，那個就是小燕！」司馬洛恍然。

他記得的確有這一回事的，不過他沒有機會問那個女郎叫什麼名字。其實是他沒有去問，由於在他的眼中

看來，這並不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他不特別感興趣，他就沒有和她發展下去了。

吳鳳說：「所以我知道那些故事是眞的。」

司馬洛聳聳肩：「雖然那些故事是眞的，但我還是不希望發生這種事情。我是一個酷愛和平的人，本質上，我是不喜歡打架的。唔，吳鳳，你喜歡賭錢嗎？」

吳鳳微笑：「你的意思是我下了班沒有？我已經下了班，我跟你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我是不喜歡賭錢的，不過，如果我就這樣拉你走，老板一定會不高興了。他是希望每一個人都光顧他的賭場的。」

「所以，」司馬洛說：「我們就應該到上面的賭場去走一趟了。」

「是的，」吳鳳說：「不過不要大賭，小小賭賭，應酬一下，你又不是一定輸的。說不定你會贏了呢？」

「好，」司馬洛說：「我們去賭！」

× × ×

結果司馬洛贏了。眞是最開心不過。和一美個麗的女人一起，如果輸到不名一文，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是贏了，那就有如是錦上添花了。

他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慶祝。另一間夜總會。吳鳳以她的沙嗄的嗓子告訴司馬洛，她是喜歡跳舞的，不過却不喜歡在她自己工作的那間夜總會裏跳。她說，一個人在那個地方工作，就也自然地討厭那個地方。司馬洛也很明白她的意思。

她是一個很熱情的女人。她說，她從來不會濫交男朋友的，夜總會的客人要和她兜搭，她也從來不假以辭色。但是今天，他却是和一位英雄在一起，情形可不同了。她喜歡一位英雄人物。

她在跳第五隻舞的時候把頭擱在司馬洛的肩上，司馬洛輕吻她的臉。當音樂完畢的時候，他們四座，却看見侍者舉着叫客人聽電話的名牌經過。名牌上寫着吳鳳的名字。

「噢，我的電話！」吳鳳說：「對不起，我要去聽一聽！」

司馬洛微笑：「你的交遊可眞够廣闊呢！到了什麽地方都有人找到來！」

「不是這樣的，」吳鳳解釋着，「現在是許多姊妹們收工的時候，大概有那一個又要找牌脚打打小牌吧了。這裏也是我常到的地方，別處找不到我，就自然打到這裏來找我了！」接着又補充：「不過，當然我是不會去。我去回覆他們！」

她離開了桌子，走到那邊去聽電話了。一會兒再回來，臉色却不大好看。

「怎麽了？」司馬洛問：「發生什麽事？」

平常人大概是看不出有什麽不對的，但司馬洛却不同了。司馬洛這個人是觀察入微，注意力非常之靈敏的。

「呃——沒有什麽。」她苦笑着，「只是，……只是……只是一位姊妹和她的男朋友有點不開心。不過，這些事我也管不着了。自己的事也管不來，還去管別人嗎？」

司馬洛聳聳肩。她不開心，也連帶使他的樂趣大減了。

不過，她沉悶了一陣之後，就忽然展露了一個明媚的微笑，就像有所決定的。她把杯子一舉，說：「來呀，我們多喝點酒！現在是開心的時間，何必悶悶不樂呢？」

她爲司馬洛斟滿杯子，也爲自己斟滿杯子。

「如果你不是很會喝，」司馬洛勸道：「還是不要喝那麽多的好！」

「我會喝的，來，乾杯！」她說：「而且，喝了酒，我就沒有那麽怕羞，不是更好玩了嗎？」這樣說着的時候，她對他一拋媚眼，再配合那沙啞的喉音，就使他不由得爲之魂搖魄蕩了。

他和她乾了杯，然後她再把杯子斟滿。

兩個人把那瓶酒喝光，再叫了一瓶。她果然並沒有醉，而且愈喝得多就愈熱情，和愈豪放。和他跳舞的時候，她把身子緊緊貼在他的懷中，使他就像抱着一團火。

她咭咭地笑：「我知道你爲什麽找我的。」

「你知道最好了，」司馬洛微笑，「人活在世上，不論男女，在他們仍然精力充沛的時候，不都是追求這件事的嗎？」

「那麽我們走吧！」吳鳳說。

「到我家去吧！」司馬洛說。

他們到了他的家。那時吳鳳喝下去的許多酒顯然已經開始發作，她也有點醉意了。她參觀了一下司馬洛的屋子，然後就和司馬洛一起進入了他的睡房。

現在，房中又已經收拾得齊整了。司馬洛因爲喜歡自由，喜歡無拘束，所以他雖然經濟能力容許，他也沒有僱請傭人的。不過他與同一座大廈裏另一個有聘用女傭人的人家有聯絡，他出去的時候就講一聲，那一家人家的女傭人就會來替他把屋子收拾一下的，很方便的安排。

他是個王老五，王老五不耐煩收拾地方的。

「唔，你也有一個很可愛的家，」吳鳳吃吃笑着，「尤其是你的睡房，佈置得那麼舒服！我一看見就想睡下來了。」

那沙啞的笑聲從喉嚨裏吐出來，又使他的心一陣癢。

「請便吧！」司馬洛說：「躺下來好了！」

吳鳳把兩手舉起來，用背對着司馬洛，說：「替我拉一拉拉鍊吧！我這件是唱歌的衣服，不是穿着睡覺的！」

司馬洛替她把拉鍊拉了下去。

雪白的背脊露了出來。祇是一段雪白背脊，却沒有看見乳罩。看來她在下面根本沒有戴乳罩。然而從前面看去，她的雙乳却是那麼堅挺。

她自己把衣服褪了下去。仍然用背對着司馬洛。司馬洛看到她身上現在就祇剩下了一條漆黑的三角褲了。以前藏在長裙下的兩條腿子現在也露了出來。而這條腿子也一點不使他失望。不太肥也不太瘦，當然因爲缺少運動的關係，是沒有那麼結實了，但仍然是有着優美的綫條的。然後她踏出了那件衣服，慢慢地向床邊走過去，一轉身躺了下來。司馬洛也走到了床邊。

她躺在那裏，一雙雪白的乳房耀着他的眼睛。兩邊的峯頂兩點淡淡的藕色。腿子略交叠着，一條腿子伸直，一條腿子屈曲起來。她的眼睛也閉上了，她喃喃着說：「現在我是你的奴隸，我完全交給你了，你要怎樣用我，也隨便你吧！」

司馬洛貶貶眼睛，有一陣飄飄然。他奇怪自己的運氣怎麼這樣好。而且他也奇怪，怎麼這樣容易？一點也

用不着什麼交際手段的幫助，不用哄，不用騙，也沒有例行的假矜持，就這樣自動的獻上來了？

也許這是他醉了酒的關係？

他把手伸到了她的身上。

並不是假裝的，也不是和他開玩笑。她還把他的手拉高一點，讓他的手掌摸過她的乳頭。這一摸，就使她難耐地抖了一抖。

她的腿子張開又合上。雖然還有一條黑色三角褲遮住那最重要的部份，但這也並沒有減少她的誘惑性，而且由於引起想像，更加動人了。

他俯下頭去吻她的咀唇。她飢餓地把他的咀唇吸住了。

他們的咀唇緊貼，跟着身體也緊貼在一起。

她很熱，無疑地那是酒精助長的熱，但總之她把他抱得很緊。雖然他們還有衣服隔着，她有那條尼龍三角褲，而他還有一套完整的全身衣服，她還是把腿子伸到了他腿後，緊緊地纏住他。

隔着衣服磨擦。後來他再也耐不住衣服的阻隔了，他從她的懷中脫出來，動手解除障碍物。

她躺在那裏看着他，直到他全部都已解除了，她才動手把身上那條僅餘的三角褲褪下來。這時他才明白爲什麼她要等到現在才脫下來。

因爲她是完全光潔的。很奇怪，腋下相當豐富，一團茸茸的黑色，而這裏，應該有的地方，却反而完全沒有。

他定眼看着她。看着一綫丹紅。

「怎麼樣了，司馬洛？」她微笑，「你不會也認爲這是不祥之兆吧？」

「並不是迷信的人，」司馬洛說：「而且，你也並不是不祥之兆。」

「哦，是嗎？爲什麼呢？」她問。

司馬洛又微笑：「如果還有一點點，那就是不祥之兆，如果是完完全全地沒有，一絲也沒有，那却是六貴之相了！」

「有這樣的事？」她瞪起眼睛看着他，「這個我倒不相信。」

「讓我再看清楚！」他說着，撫下頭去細看，而且也用手去輕撫。他的碰觸使她十分難耐地顫了一顫。

「唔，沒有錯，」司馬洛吃吃笑着，「果然是六貴之相！」

但現在不是研究相法的時候，她的分泌潮湧，更加表示她已經十分不耐煩。她把他拉近，喉嚨間發出咿唔之聲，牙齒在他的肩上輕輕一咬。

他壓了下去。

她的彈性和溫暖一如他所想像的。起先，她並沒有動，祗是任從他馳騁，但不久，她就配合起他的動作來了。這種動作，總是由慢而快的，而且快速，也就愈加順滑。

他們好像兩個死敵在搏鬥，不過死敵却是不會接吻的，而他們的咀唇却吻在一起。

在感受達到最高峯的時候，她把舌頭盡量伸出來，伸進口腔之內，就像要平衡她所受到的侵襲。隨即，她大大地顫抖了，用手輕輕推他的肋骨，他就知道他應該停下來了。

於是他暫時停了下來。

她繼續抖着，最後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全身都鬆了，兩臂也懶洋洋地向兩旁伸開。

休息了一分鐘之後，她才再動起來，身子好像一條虫的蠕蠕而動。於是他也再動了。他的動作則是雄勁的；不是蠕而動，而是雄勁的撞擊。

很奇怪，最柔嫩的地方，現在却是十分歡迎這種雄勁的撞擊的。他們就是這樣繼續下去，有時像是兩個死敵在搏鬥，但有時又停了下來，好像兩位最要好的朋友，相擁緊貼。

直至後來，他知道她是已經完全得到滿足了。女人的承受力是有彈性的，再多幾次，她一樣會感到享受，不過，她是已經完全得到滿足了，不再得到那額外的幾次，她也一樣不會埋怨的。

於是他就讓自己發洩。在他的最高峯時，她的喉嚨間又發出了那沙嘎呻吟聲，好像刀尖刮着他的骨髓，使他的興奮更增加幾度。

兩個人在多姿多采幾秒鐘之內痙攣着，呻吟着，最後放鬆下來，像兩個死人似的併在那裏。

好久，她才嘆了一口氣，以她那沙嘎的聲說：「我們……我幹了多久？有沒有三個鐘頭。」

司馬洛笑了起來：「三個鐘頭？你以爲我是一個鐵人嗎？沒有，我們不過祗做了一個鐘頭左右。」他看看腕錶，證實他的估計是準確的。

「唔，」她溫婉地說：「人在快活的時候，時間會變得很長。」

「有時也會覺得時間太短。」司馬洛說。

她又嘆了一口氣，搖搖頭：「今夜，我做了我不應該做的事情！」

「怎麼？」司馬洛說：「你不是後悔吧？」

她聳聳肩：「做了就不後悔。不過如果我不是受了刺激，我就不會這樣放蕩！」

「你受了什麼刺激？」司馬洛問。

她搖搖頭，「唉，還是不要說了，這不關你事。」她用手輕撫着他的耳朵，「不過，你不要以爲我是用你來做折磨自己的對象，我不是那種人。即使在普通情形之下，我是也會交給你的，不過不會在第一天晚上。」

她的私事，他也沒有興趣去管，反正是事不關己，沒有必要去惹上一些與自己無關的問題。

而且這時，電話就响起來了。司馬洛拿起聽筒，懶洋洋地說：「喂？」

那邊的人一開口，就使他整個人像觸電似的坐了起來。因爲，就是那把蝦蟆般的女人聲音。這把聲音命令道：「叫吳鳳聽電話！」

如果不是吳鳳在身邊，司馬洛就會全部搬出他所懂得的最惡毒的咒罵之辭了。

司馬洛說：「你——你又想幹什麼了？」

「我說叫吳鳳聽電話！」那個女人仍然以命令式的語氣說。

「她——她不關你的事！」司馬洛說：「你別騷擾她！」

「怎麼不關我事？」那把蝦蟆般的聲又說，「你又怎麼知道我不認識她？」

「——」司馬洛目瞪口呆地看着電話機，接着又再度强硬地，「認識她也好，不認識她也好，總之，她在我這裏，你們就不能打電話來這裏騷擾我的！」

說着司馬洛就把電話聽筒一摔摔下，紅着臉深呼吸着。自然，吳鳳是正在奇怪地看着他了。

「司馬洛，」她說：「什麼事？」

「沒——沒有什麼，」司馬洛說：「這和你沒有關係的！」他伸手到床頭櫃抽屜摸出香烟，但手正在發抖，點不上，還是吳鳳替他點上了。

「怎麼了？」吳鳳說：「那個電話不會是找我的吧？」

「爲什麼你覺得這個電話是找你的呢？」司馬洛吸着那根香烟，問着。

「因爲剛才你似乎是在提起我，」吳鳳說：「這裏除了你和我之外又沒有別人！」

司馬洛沒有做聲，祇是吸着香烟，看着她。

起碼，那個電話證明了一點，那就是，她並不是那個像蝦蟆聲音的女人，雖然司馬洛早已知道不會是的。但是，吳鳳又似乎和那一路人有點關係，那個女人不是說認識吳鳳的嗎？也許，他應該讓吳鳳和她講講的。

這樣想着的時候，電話又再度响了起來。

這次吳鳳卻搶先，抓起聽筒，說：「喂？」

那邊的人不知道說了什麼，只是吳鳳的臉色轉變了，接着她狠狠地把聽筒摔回電話機上。而這一次，輪到她要爆炸似地深呼吸起來。司馬洛用不着問也知道，又是那個蝦蟆聲音打來的電話。

吳鳳的眼角流下了一顆眼淚，她用拳頭在大腿上一搥，叫道：「哼，這眞叫欺人太甚了！」

「你認識她嗎？」司馬洛問

「我不認識，」吳鳳咬着牙，恨恨地說：「不過，我知道她是誰！」

「是誰？」

吳鳳跳起來，抓過她的衣服：「好，我就走出去，看看有誰能傷我一根毫毛！」

司馬洛一手執住她的手臂，把她拉回床上：「告訴我，吳鳳！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這——這不關你的事，」吳鳳搖着頭，「你——你讓我走吧！」

「她說要殺死你，是不是？」司馬洛吼道。

「哼，我就不相信！」吳鳳說：「這個世界還是有法律的！」

「究竟是誰？」司馬洛還是緊執着她的手臂，不讓她掙脫，「你不告訴我，我不會讓你走！」

吳鳳嘆了一口氣：「好吧，我告訴你。不過，這件事是與你無關的，所以你也不要管。有一個男人正在追求我，我不喜歡他，不接受他的約會，他就揚言，如果這樣下去，我不會有好結果的。」

「而今天晚上，你和另一個男人一起，他就打電話給你，說要殺死你了？」司馬洛說。

「是的，」吳鳳說：「不過我不怕他！我就不相信他敢碰我一根汗毛！」

「但——」司馬洛說：「你爲什麼肯定是這個男人？也許不是針對你，而是針對我的呢？到底，這個電話是打到我家裏來的呀！」

「不，不會的，」吳鳳堅決地搖着頭，「剛才在夜總會裏的時候，這電話已經來過一次了！」司馬洛的頸背上一涼，她又繼續說下去：「如果不是因爲他這樣和搗蛋，我也不會——」

「你也不會在第一天晚上就到我的床上來？」司馬洛問。

吳鳳負氣地點頭：「是的，我有我的自由，我喜歡交給那一個男人，我就交給那一個男人。他威脅我，我偏偏不肯受他的威脅。」

「但是，」司馬洛說：「打電話來的並不是男人，而是一個女人。」

「這也不出奇的，」吳鳳說：「他大可以找一個女人來替他打這個電話的。總之，司馬洛，這件事我不需要你來管。我自己會應付的。哼，我也不是一個好惹的人，我也有我的辦法的，如果他敢碰一碰我，哼！」

「等一等，」司馬洛搖着她，「告訴我，她究竟說什麼？你把她的話對我複述一次。」

「我已經說過了，」吳鳳說：「這件事，用不着你管的！」

「好，不管！」司馬洛說：「我祇是想知道，她對你說了什麼。你告訴我又會有什麼損失？」

吳鳳嘆了一口氣：「你也猜得到的。她罵我淫賤，她罵我該死！她說要把我處決！」

「這眞荒唐了！」司馬洛笑了起來，「世界上竟有這樣荒唐的人！」他的臉上雖然也有笑容，不過，他的心中却並不是在笑的。

他知道她是猜錯了。不論是那一個男人在追求和威脅着她，總之剛剛打電話來的人，並不是這個男人所主使的人。因爲同一個人也打電話來恫嚇過曹慧兒，而她這個男人決不可能是與曹慧兒有什麼關係的。

但他不能告訴她這許多，她亦不會相信的。

他聳聳肩又說：「我不是硬要管，不過，這樣荒唐的人，你認爲不應該讓我來教訓他一下嗎？也許他會派人在路上麻煩你一下之類，就讓我去把他們打一個落花流水好了！」

吳鳳微微露出笑容，聳聳肩，說：「這倒也是一個好主意，不過，我看還是用不着了，讓我一個人去。我就是爲了表示不怕他！我要讓他看看，他是嚇不倒我的！不管他說什麼荒唐話，總之，他是嚇不倒我的！」

「隨便你吧！」司馬洛說：「不過，你也用不着現在就走的，是不是？他一打電話給你，你就要出去，你雖然不怕他，但你的興緻也不是給他破壞了嗎？不要管他！你喜歡留在這裏的話，就繼續留着，想離開的時候

才離開，犯不着爲了她的一句話就匆匆忙忙要走的！」

這也提醒了吳鳳。「唔，」她說：「這也是一個好示意，讓他們等好了！」

她又在床上躺了下來。司馬洛溫柔地把她抱着，咀唇溫柔地印到她的唇上，一面悄悄地伸出手去，把電話的插頭拔掉了。

這樣，那個可惡的虔婆再打電話來的時候就不會打通。輪到她去焦急一下也好。也許她太急的時候，她就也會忍不住而露臉了。

吳鳳並不知道司馬洛拔去了插頭的事，他祗是軟軟地躺在那裏，享受着司馬洛的服侍。

司馬洛用膝分開了她的腿，她發出一聲長長的「噢——」到了末段則變成了銷魂的呻吟了。

整張床又在搖動。

他們又給情慾的浪潮浸沒了。

到後來，也不知道過了多久，他們已在矇矓之中睡着，忽然門鈴大響了起來。

司馬洛皺着眉頭坐了起身，揉着眼睛，吳鳳也怔驚地抬起頭來，說：「怎麼了？這時間還會有人來找你嗎？」接着一驚，「會不會是——」

「你躺在這裏好了！」司馬洛說：「讓我出去看看。如果是來找麻煩的人，這一次，他們可是真的找到麻煩了！」

他拿了他的衣服，成堆捧着出了廳中，才從衣服堆裏取出了他的手槍來，而把衣服丢在椅子上，走到大門前面。按門鈴的人現在已經很不耐煩，在用拳頭搥門了。

司馬洛小心地從門洞向外面張了一張，就在心裏嘆了一口氣說：「噢，我的天！」來者並不是他料想中的人物而是探長。探長正在外面敲門。和探長一起的還有好些警察。

司馬洛望出去的時候，探長正在說：「唔，有點古怪，我們把門撞破，進去看看吧！」

「喂，等一等！」司馬洛連忙叫起來，「等一等，我來了！」

「司馬洛，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探長在外面吼叫着問道。

「沒有發生什麼！」司馬洛說着把門閂拉開，然後又把門開了一綫。這門上是下了好幾層鎖，由於司馬洛不希望當他在床上的時候有不速之客闖進來。於是把門閂拉開了之後，還是有一條防盜鍊繫着，使門祗能開一綫。

探長窺進門縫裏來，詫異地說：「怎麼了，司馬洛？你的衣服呢？」

「我——我正在洗澡。」司馬洛吶吶着，有點難爲情的。

「拿着槍洗澡？」探長說。

「你——你來勢太兇，我不知道是誰？」司馬洛說：「難道我拿槍戒備不應該嗎？」

「究竟發生了什麼？」探長問。

「我正在想問你，」司馬洛說：「你爲什麼三更半夜來騷擾我？」

探長有點難爲情：「是這樣的，我接到一個告密電話，說你這裏發生打鬥，所以我就來了！」

「倒算不得是大打鬥。」司馬洛苦笑道。

「你和誰打架？」探長問。

「不——不是打架，」司馬洛說：「你還是回去吧！這裏沒有發生什麼事，如果你每接到一個開玩笑的電話就出動一次，那我看你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了！」

「怎麼回事？」探長說：「我是關心你嘛！你在不久之前才有過麻煩。」

「現在沒有麻煩，你走吧！」司馬洛說。

「等一等，等一等，」探長還是堅持着，「讓我進來看看，就可以放心了。」

「你不能進來！」司馬洛堅決地說。

「爲什麼不能？」探長說：「難道你的家裏是有什麼秘密嗎？」

「秘密有一點，」司馬洛說：「不過不關你事，我這屋裏有一個女人，不能讓你看到的！」

「哦！」探長說：「我明白了。」

「總之，不要再來騷擾我了！」司馬洛說着，就把門關上了。

這一次，探長走掉了。

司馬洛回到房中，吳鳳已經坐了起來。司馬洛早已把槍收回衣服堆裏了，以免把她嚇着，不過她還是感到有點害怕的。她問：「什麼事？是誰來了，吵成這個樣子？」

司馬洛微笑：「證明你的朋友是個無胆匪類了。他去報了警，警察臨門了，他說我們這裏發生打架流血事件，好在那些警察我是認識的，不然的話，給他們進來搜搜我們可也眞狼狽呢！」

「這……這眞豈有此理！」吳鳳還是憤怒地脹紅了臉，「他怎能這樣騷擾人家？這樣，這個世界上還有天理嗎？」

「別管他好了，」司馬洛說：「這證明了他是沒有胆量如何跟你爲難的！」

吳鳳聳聳肩，接着笑了起來，向他伸出兩手：「好了，司馬洛，我們再來休息一下吧！」她懶洋洋地在床上躺下來，司馬洛走到床邊投進了她的懷中。她的兩臂好像兩條柔軟的蛇似的纏着他。現在，司馬洛是溫香軟玉抱滿懷了，不過，他却是不大有心情加以享受的。他知道事情並不是這樣簡單的，召來這些警探的並不是那個追求她的男人而是那女人。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

那個女人再打電話來時大概打不通了，就用這個辦法，希望警察的來臨使吳鳳掃興，於是，把她弄出來。

看來她是很熱心於破壞司馬洛的好事的，對曹慧兒是如此，對吳鳳也是如此。不過，無論如何，司馬洛是不打算在天亮之前放她走的了。在晚上出去，她是很危險的。

於是他們又在床上相擁着，溫存起來。吳鳳靠在司馬洛的懷中，深呼吸着。「唔，司馬洛，」她說：「現在我才知道，和你這樣强壯的一個男人在一起，是多麼可愛的事。和你在一起，我有安全感。很有安全感，我知道你是能够保護我的，但是別的男人，就不能給我這種感覺了。」

「過獎過獎，」司馬洛微笑着，「謝謝你，希望你不要再對我讚下去，可要把我寵壞了！」

說着這話時，他是心不在焉的。心裏還是在想着這件事，計算他的下一步行動。這個蝦蟆聲音的女人究竟是誰？她有什麼目的？

他是認識她的嗎？爲什麼她對他的風流事看不過眼，一定要來拆散？是爲了妒忌？但是，在他的記憶中，他又並沒有認識過這樣一個女人。這聲音是很特別的，如果他是認識一個這樣的女人，他不可能這麼快就忘記掉！

那既然是素不相識的，又爲什麼要來和他搗蛋呢？司馬洛想不通這個道理。

終於，他也閉上了眼睛，睡着了。

他們安寧地睡到了日上三竿的時候。他猜並不是騷擾他的人不打算來騷擾他，而是無從騷擾。電話又打不通，而他這個住處，又是不方便用暴力攻進來的。

吳鳳還是睡在床上未曾醒過來，司馬洛把電話的插頭再插好了，便下床去洗一個澡。他放了一缸熱水，躺到了浴缸之中，享受着那熱水給他帶來的平靜和舒適。

浴室門給推開，吳鳳進來。並未穿好衣服。

躺在床上的時候，她是一絲不掛的，而現在，她也仍然是一絲不掛的。

她站在門口，看着司馬洛，一面舉起手來揉揉眼睛。這樣一舉手時，她的雙乳盪了一盪，而腋的一下撮細毛特別顯現，和另一個應該有而沒有的地方成爲一個很特殊的對照。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低頭看看浴缸的水面，說：「你瞧，浴缸裏的水又滿了一點。」

「你在講什麼？」吳鳳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你沒有聽過一個笑話嗎？」司馬洛吃吃笑着，「有一個男人坐在浴缸裏的時候忽然想女人，而男人的身上，有一個地方是在一想女人的時候，會發脹的，一脹起來，水裏多了一隻排水之物，水面不是就高起來了嗎？」

吳鳳忽然明白了。她「噗哧」一聲笑了出來，就衝到了浴缸的旁邊來。她說：「好呀，我替你把排水之物除去好了！」

她踏進了浴缸，水更滿了 由於多了一具人體，缸中的水便滿到溢出了地上。而這之後就是一段很瘋狂的時光。

她的手在水底亂抓着，像要找些什麼。她抓到了她所要找的，這使司馬洛痛苦地尖叫了起來。他連忙用盡氣力把她的手拉開，並且把她舉起。

忽然之間，她升出了水面。這使她吃驚地尖叫起來了。但是隨即，司馬洛又讓她降回下去。

「不……」她笑着說：「不能在這裏！」

因爲她感到她被侵入了。然而她逃不脫，因爲那浴缸裏的空位有限，並不能夠讓她充份自由地活動的。

司馬洛扶着她的脅下，把她按下去，她發覺她是更深地被侵入了。司馬洛說：「你看，現在水又淺了一點，因有一件東西給你收了起來。」

「你在胡說八道！」她用拳頭搥着他的肩。

其實，就是水位眞受到了影响，也看不出來的，由於浴缸水面受到他們的動作的影响，正像風暴中的水面一樣翻着。她的拳頭在司馬洛的肩上擊了兩下，就沒有氣力再擊第三下了。她軟了下來，頭枕在他的頸側，兩手按着他的肩在那裏呻吟着——以她那震人心腑的沙啞的喉音。

司馬洛在水底動着。浴缸的水不斷地湧出浴缸的邊緣，落在地上，使浴室的地面也濕了。

後來，她忽然發了一陣劇烈的痙攣，就軟了下來。她嬌喘着說：「我……我要掉下來了！我……我要跌進水底淹死了！」

「有我在這裏，你不會死的！」司馬洛說。他强有力的手臂果然扶持着她。

後來，他把她抱出了浴缸，放到了床上，濕淋淋地，但是就讓床單把水吸乾。在放蕩不羈起來的時候，就索性放盡好了，這樣更加具有刺激性。

她的眼睛仍然翻白，仍然說不出話來。司馬洛則相反地卻是精神奕奕的。他坐在床邊，拉起被子來替她抹着身上的水。說：「肚子餓嗎？」

「我……我也得回家去了，」她有氣無力地說：「還得化粧，上班。本來今天早上要去老師那裏練歌的，現在也已經過了時間！」

「在這裏睡到晚上好了，」司馬洛說：「我送你上班好了。」

「那我們吃什麼？」吳鳳說：「難道我們用不着吃飯嗎？」

「嘻嘻，」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我有安排的。我認識隣家的女傭，祗要我給她一個電話，她就可以替我辦好了，你想吃什麼都有，而且烹飪手法也是一流的！」

「唔，」吳鳳說：「你這人眞有辦法。但是我穿什麼衣服上班？」

「你昨夜穿的一件不就是上班的衣服嗎？」

「怎可以一連兩天晚上都穿相同的衣服呢？」吳鳳問：「這樣丟臉死了！」

司馬洛不禁失笑，唱歌的女人就是這樣的。無論如何，天天晚上都要換衣服，不然就認為丟臉了。如果一連一個月都沒有穿過同樣的衣服，那就是最光榮的事，似乎別人不會計算她的薪金有多少，以及會不會懷疑她買衣服的錢究竟是用哪一個咀巴換來的。

他說：「為了我，就破一次例吧！」

「好！」她又把他抱住了。

自然，司馬洛對她挽留，並不完全是為了迷戀她的肉體而已。他是不想放她一個人在外面亂跑，盡量讓她多些時間留在自己的身邊，看看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又能如何。如果她來動手，他也會在場的。

司馬洛的安排果然是很好的，他們坐在家中，也不用動手，就有一頓精美的晚飯吃了。

然後，司馬洛就和吳鳳一起上班。他和吳鳳一起出門口，下樓，走向他的車子。司馬洛在車子的旁邊停了下來，呆在那裏了。因為車子正以一個不尋常的角度傾側着。

「唉！」吳鳳說：「車胎破掉了！」

「眞倒霉，」司馬洛搖頭嘆着氣，「連車子也開不動了！算了，我們坐的士走吧！」

吳鳳聳聳肩：「也不要緊。有車坐就行。」

他們上了的士，的士就開走了。司馬洛在車中皺起了眉頭，因為他知道車輪的洩氣，並不是偶然的事。那部車子，三隻車輪的車胎都破掉了。這不會是偶然的，不可能三隻車輪同時意外地洩氣，正如賽馬的時候，極少極少會有三四馬一同抵達終點的。這當然是有人破壞的了。尤其是現在這個時間，有人正在進行破壞和他過不去。

「你送我上班，又幹什麼呢？」吳鳳問道。

司馬洛聳聳肩：「我去捧你場嘛。我可以在上面的賭場上消磨時間，等你下班！」

「你這麼有耐性？」吳鳳吃吃笑着，「怪不得你這樣受女人歡迎了！」

其實，司馬洛通常對女人是並不這麼有耐性的。不過這一次特別的，他主要是要寸步不離地和吳鳳一起。

如果那個女人眞要向吳鳳下手，而他不在場，那吳鳳是受害得太寃枉了。而且，他也希望那女人來下手的時候，他也在場。

吳鳳又說：「但是我還是要回家呀，我總不能够明天晚上還是穿着這套衣服的呀！」

「那不要緊，你家裏方便嗎？」司馬洛問。

「不方便，」吳鳳說：「沒比你家那麼好。」

「那我陪你回家去，你帶了衣服來，在我這裏住幾天吧！」司馬洛說。

吳鳳擁着他，在他臉上一吻：「你眞好，你眞是這麼愛惜我嗎？」

司馬洛衹是苦笑。他從來沒有對一個女人那麼愛惜和細心，花這麼多時間在一個女人身上的。

他們到了夜總會，司馬洛佔了一張桌子，聽吳鳳唱歌，吳鳳不需要唱的時候，她就下來和他坐在一起。她在台上的時候他就聽她唱歌。她的唱歌，倒是値得司馬洛聽的，起碼用不着抱着受刑的心情去聽，像聽別的歌星歌唱一樣。不過，歌聽得多了，還是厭了的。

司馬洛後來就到了樓上的賭場去了。他對吳鳳說，當她下班的時候，就到樓上去找他。

他在樓上小心地賭着。不想輸給賭場。爲了消磨時間而賭，並不是爲了興趣而賭，如果輸了，那是最不値得的事情。而他是一個很聰明的賭徒，他小心地賭着，一點一點地贏，並沒輸掉。

他希望吳鳳快點唱完，他就可以帶着他的利潤離開了。而且，他一直不過是在等着一個對付那個蝦蟆聲音女郎的機會。他希望快些等到她。

吳鳳繼續在那下面的夜總會中唱着，雖然這裏的夜總會之中，眞正有心情聽歌的人也不多，她還是很賣力

地唱着。她一位同事也是這樣說。

那是一個年紀較大的歌星，當吳鳳暫時休息，回到化粧間的時候，她就是這樣說。她對吳鳳微笑着：「怎麼了？你今天唱得特別賣力？」

「是嗎？」吳鳳聳聳肩，「我一向都是這樣的。我喜歡唱歌。」

「你也懂得唱歌，」那位同事說：「我也是懂得聽歌的，我聽得出，你今天晚上是唱得特別賣力的。也許，是唱給你那位新男朋友聽？」

「什麼新男朋友？」吳鳳咭咭地笑起來？

「你以爲我是個傻瓜嗎？」那位年紀較大的歌星說：「我看見的。你和他一起上班，而且，你沒有換衣服，還是昨晚那一件。我昨晚打電話到你家去，要找你打牌，你却沒有回去睡。」

吳鳳的臉紅得像豬肝一樣了。「你……你……」她吶吶着，「不要胡說八道好不好？」

那位年紀較大的歌星聳聳肩：「你找到了一個你喜歡的男朋友，我也很爲你高興的，不過，我勸你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吳鳳皺眉頭瞧她。

「我是善觀氣色的，」她說：「你也不是不知道。今天，我看你的氣色就不大好。我並不是說你這位男朋友有什麼不好，我衹是認爲，你應該小心一點，近來最好盡量避免和什麼人爭執，因爲，一爭執起來，吃虧的人總是你。一個人氣色不好，就是有這種麻煩。」

「唔，」吳鳳若有所思地點着頭，「也許你說得對的，我最近的確有點私人的糾紛。但並不是我有什麼不

對。難道這個世界沒有天理嗎？」

「世界上根本就沒有所謂天理，運程好和有勢力的人就贏，天不會幫助弱者的，」她那個同事嘆着氣，「總是老虎吃牛，你有聽過牛把老虎吃掉的嗎？弱肉强食，這就是天理了！」

吳鳳聳聳肩：「我要到洗手間去！」

她那同事聳聳肩，繼續開她臉上的化粧品。

吳鳳離開了化粧間，進入洗手間裏。

這裏的洗手間照例是很冷清的，正如上面的夜總會那麼冷清，祗有樓上的賭場的洗手間才熱鬧，由於來這裏的人，都是志在賭錢的。

吳鳳進去的時候，並沒有人在裏面。她進入了一格厠間，做了她在裏面應做的事。然後她再開門出來，外面就有人了。有一個穿着黑色衣服的女人正站在洗手盆的前面，朝着鏡子，用背對着吳鳳。

不過，吳鳳望進鏡中，則是可以看到她的臉的。吳鳳看見這個人有點古怪。接着這個女人轉過身來，吳鳳就更加看清楚了。

這個女人是蒙面的。臉的下半截用黑布罩着，祗露出眉毛和眼睛。

吳鳳呆呆地看着她。眞奇怪，這個女人是在攪什麼鬼？在這裏，把臉蒙了起來？

那把蝦蟆聲音從黑布裏面透出來，冷酷地說：「我警告過你的，吳鳳。」

吳鳳不認識這個女人，但是認得這把聲音。她知道這就是打電話來侮辱她的那把聲音了。她驚愕而憤怒地看着這個女人：「你想怎樣？」

「我已經警告過你的了！」那女人說着，把身子一挪，就擋住了門口。

「哼！」吳鳳憤怒地冷笑道：「你告訴他，有種的就自己來找我好了！」

這時，另一格厠間的門也打開了，另一個女人也出來。這個女人也是蒙面的，她的身上却是穿着武術電影中的女俠一般的衣服。而且手中還拿着一把長長的利劍。

這個裝扮，當然是令吳鳳大爲詫異了。但是，使吳鳳更詫異的還是這個女人的面貌。這個女人露在黑色蒙面巾的上面的眉頭，眼睛，和額部，竟然都是和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一樣的。其他的部份就不知道了，因爲其他的部份是給黑布遮住了的。不過，單看露出在黑布之上的這一截，這兩個女人，則的確是一模一樣的。

吳鳳目瞪口呆地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

那個拿劍的女郎把手中的劍提了起來，指着吳鳳的胸部，吳鳳就不由自主地退後，而那把劍則繼續推前。

蝦蟆聲音的女人說：「進去，進去，回到你出來的地方！」

「等一等！」吳鳳說：「你不能這樣——」

但是那劍尖向她直逼過來，她也無法不繼續退後，退到了她剛剛出來的那一格厠間之內了。

那持劍的女郎的眼睛在這一煞間露出了異常的兇悍神情，劍一拉後，隨即又猛的向前刺去。

在那厠間之內，吳鳳發出了一聲尖叫。

劍再抽出來，劍揮上已沾了許多血。劍再猛的向前刺去。這一次，吳鳳沒有再叫了，劍再抽回來，劍上已有了更多的血。

「好了，」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說：「我們快換衣服！」

兩個女人各走進了一格厠間之內。

× × ×

半小時之後，當吳鳳還沒有出現的時候，她那個女同事歌手就担心起來了。女人上洗手間去的時間雖然並未有一定準則，而且是照例要去很久的，但是，去了半個鐘頭還不出來，這却還是太久一點了。尤其是，吳鳳知道自己還要登台演唱的。

自然地，這位同事就到洗手間去找吳鳳。

吳鳳所在那一格厠間的門是仍然關着的，洗手間裏並沒有其他的人。如果在這位女同事之前還有人來過，亦不會無故去推門觀看的。洗手間的門，很少人會願意去隨便推開。但這個女同事過去把門輕輕一推，門就開了。

吳鳳就坐在抽水馬桶上，眼睛瞪得大大的，一瞬之間，而身上全是血。

這個女人也發生了女人最典型的反應，那就是發出了一聲尖叫。一個唱歌的人，本來就是中氣充沛的，一叫起來，就簡直是驚天動地了。

許多人都給這聲驚叫引來，女人之外還包括男人。女人進來，男人則在外面好奇地問訊。而當知道裏面發生了命案時，就男人也湧了進去。

「快——快找醫生！報警，叫十字車來——」吳鳳那個同事女歌手歇斯底里地哭叫着。夜總會的老板從洗手間裏面退出來。

「等一等！」他焦急地說：「她已經死了，十字車來也救不了她的，我們得先準備一下！」

他所就心的是他在樓上的賭場。雖然可以花錢的方面，他都已經花好了錢。但他所花的這些錢，祇是能够使警方不來騷擾他而已。但警方來了的話，那他就花過多少錢都沒有用了。

在打電話報警之前，他便匆匆到樓上去，實行緊急疏散的步驟，樓上的賭場暫時關閉，並且把人客勸走。當然不方便告訴人客們實在發生了什麼。祇能說，警察快要來了，還是避避爲妙。

司馬洛也在樓上的賭場之中的，這個變化使他感到詫異，他忙要下樓去找吳鳳。但是賭場中人却不讓他下去，祇是勸他從另一個門口出去。

在這種地方，他叫你走的時候，你最好就走。卽使司馬洛也是不能例外的。

司馬洛祇能和大家一起離開，但他頸背上的汗毛都豎了起來，他有了一種慄慄的感覺。他相信不單是警察要來掃蕩那麼簡單而是另有原因。

因此他到了外面，就折回了停車場中，站在那裏等着。他看見夜總會中的職員也跟着出來了，司馬洛走過去拉住了他認識那個侍者，也就是把吳鳳介紹給他的那一個。那人看見司馬洛也吃了一驚。他說：「我正想找你，司馬先生。」

「發生了什麼？」司馬洛問：「吳鳳呢？」

「你到那裏去了？」那侍者問：「剛才你不是在聽歌的嗎？」

「我到了樓上的賭場去，」司馬洛說：「究竟發生了什麼？」

「吳鳳……你不知道嗎？」

「我知道還要問你？」司馬洛說：「究竟發生了什麼？」他激動地執住那人胸前的衣服，一扭，差點把這

人也整個提起來了。

「死了！」侍者吶吶着。

司馬洛忽然舒了一口氣，放了他，軟軟地在旁邊一部汽車的車頭上坐下來。他早已料到是這樣一回事，祗是希望這個侍者會告訴他不是這一回事，但是現在，這個侍者却告訴他正是這樣一回事。終於，他說：「怎樣死的？」

侍者告訴了司馬洛，綜合了他所聽到，以及他所見到的。然後他有點畏縮地看着司馬洛：「司馬先生，你有沒有——我的意思是你不會……？」

「我有沒有殺她？」司馬洛苦笑，「你以爲呢？你以爲會不會是我殺她的呢？」

「你不會做這種事情的，司馬先生，」侍者說：「如果是別人我不知道，但你不會殺一個女人！」

「很多謝你這樣了解我。」司馬洛。

「你還是快走吧！」那侍者說：「警察快來了，你沒有必要把這種麻煩惹上身，是不是？」

「你說得對，」司馬洛苦笑着，「我留在這裏，也帮不了什麼忙的。」

那侍者遲疑了一陣，喉核上下動着，欲語還茹的。終於，他鼓起了勇氣，把他要說的話說出來。他說：「司馬先生，吳鳳是個好人，我還欠她五百元——我的兒子病了，經理不肯借薪給我替兒子醫病，幸好吳鳳借我五百元，她說不用急，有錢時就還她，沒有就算。現在我有錢也不能還她了！」

司馬洛等着他說下去。

「也許你有興趣管這件事？」他吶吶着。

「有話說淸楚點，」司馬洛說：「我們沒有多時間。」

那侍者凝視着司馬洛充滿悲憤地：「我知道是誰殺死她的，司馬先生。」

「哦！」司馬洛抬抬眉毛，「你比警探更本事了，命案剛一發生，你就已經找到了兇手！」

「我不是開玩笑的！」那侍者深呼吸着，「吳鳳——是一個很有骨氣的女孩子，有一個有財有勢的人在追求她，但她不喜歡他，就不肯睬他。他恐嚇過她。他說如果她和別的男人好，就會對她不利了。想不到他眞會動手。」

「那你最好把這事告訴警方。」司馬洛說。

「沒有證據，」侍者搖搖頭，「而且我也不敢說，證明不來的時候，我也有很大的麻煩！」

「唔，」司馬洛說：「這個人是誰呢？」

「梁書明！」那侍者說。

「梁書明？」司馬洛說：「這是一個很好聽的名字，有點書卷氣，聽上去像是讀書人呢！」

「他不是讀書人，」侍者說：「這個名字你沒有聽過嗎？」

「沒有聽過，」司馬洛說：「他是誰？」

「他是這裏的黑社會大員，」侍者說：「這裏的賭場，也要靠他給幾分面子才能開張大吉。是他殺吳鳳的，如果你要替吳鳳報仇，梁書明就是你要找的人了！」

震動心弦的嗚嗚警車已正在自遠而來了。司馬洛轉頭望望，還沒有看見警車，不過，雖然聽見聲音，那就來得很快了。

「好吧！」司馬洛點點頭，「我會研究一下這件事的！」

「不要放過他！」那侍者說：「他什麼壞事都可以做，但這樣隨便殺人可不行！」

「你放心好了，」司馬洛說：「如果是他幹的，我一定不會放過他的。」

他離開了停車場，截了一部的士當他踏上的士的時候，警車正在駛進夜總會的停車場。司馬洛吩咐司機把他載回家去。的士在行駛着的時候，司馬洛的心中有了一種寒涼的感覺。他知道殺人的決不是這個梁書明，吳鳳猜錯了，這個侍者也猜錯了。是恫嚇曹慧兒的同一個人，梁書明不可能也和曹慧兒沒有什麼關係的。

他要找的人並不是梁書明。

殺死吳鳳的可以說是他，司馬洛。如果他不去找吳鳳，吳鳳就不會死了。雖然不是他動手，吳鳳卻可以說是因他而死的。

一個女人殺死了吳鳳。由於吳鳳是死在洗手間裏的。女洗手間，一個男人要潛進去並不容易，而且，一個男人亦不敢嘗試如此做的。只有一個女人才方便如此做。

一個女人？一個女人行兇，而且做起來做得如此乾淨俐落，如此迅速。不是一個普通女人，普通女人很少能夠在冷靜中行兇的，尤其還是用刀刺行兇。許多女人一見血出來就已經手腳發軟了，而且許多女人雖然事先已經拿定了主意，到時卻往往是不忍下手的，這種事情，並不是像殺一隻鷄或者搓幾圈麻將那麼簡單。

一個女人？什麼女人？

無論如何，司馬洛知道，當這個女人向他的屋子放火的時候，是決心把他置諸死地的，並不是只是開一個玩笑或者搗亂一下而已。

一個女人，什麼女人？

如果司馬洛知道賴光明是怎樣死的，那他就會清楚得多了。但，並沒有人知道是誰殺死了賴光明的，沒有人知道賴光明是死於兩個黑衣女人之手。只有賴光明自己知道，但賴光明是不會說的。

的士回到司馬洛的家門口，司馬洛走進去。

又一個人死了，吳鳳，而這一次，他差不多可以肯定，探長是不會來麻煩他的了。探長並不知道吳鳳昨夜是和他在一起，更不會知道吳鳳昨夜曾在司馬洛這裏接到了這個電話。

這是妒忌嗎？會不會動機就是爲了妒忌？司馬洛和一個女人要好，這個蝦蟆聲音的女人就來搗亂，似乎務必要把司馬洛的新歡趕走爲止。

司馬洛在家裏走出露台外面，站在那裏，望着下面的街上。那是一條相當熱鬧的街道，雖然時間已經不早，還是有相當多的人和車輛經過。

在這些人和車之中，有沒有他的敵人在內呢？就在此刻，是否正有人在監視着他，看着他有沒有再交什麼新的女朋友呢？如果有，他也是不容易發現出來的了。他們看見他容易，他看見他們就比較難了。

忽然，司馬洛若有所悟地回身走進屋裏，拿起了電話。不過，拿着聽筒，想了一想，結果還是沒有撥號碼，便又把聽筒放回了。

他自言自語地說：「好了，先等一兩天再算吧！看看他們會不會再來騷擾我。」

他換過了睡衣便上床就寢。他本來是一向都很容易入睡的，不過今天晚上則有點不同了。久久，睡意都沒有來臨，而到了後來，當他終於入睡了之後，卻又睡得很不安寧。他的睡眠是充滿噩夢的。在以後的三天裏，

司馬洛都沒有受到騷擾，雖然他常常故意走到一些很僻靜的地方去。在那些地方去，要對他實行狙擊，是相當容易的。但是並沒有；什麼都沒有發生。

這使司馬洛非常失望，因爲他是正在製造機會讓事情發生，如果有事發生，那正是他所歡迎的，他看似孤零零一個人，毫無抵抗的，但是，當有人走近要對他不利時，那些人就會知道味道了。司馬洛身上藏滿了不少看不見的古怪武器。

但是沒有事情發生，那就使司馬洛十分之氣悶了。司馬洛相信，果然對方是不喜歡他的身邊有個女人。他身邊有女人，他就要受到騷擾，直至那女人走掉爲止。這個女人不肯走，對方就把她殺掉。不論爲了什麼理由，總之是如此。

看來，如果他想對方再來騷擾他的話，他的身邊就非要有一個女人不可。

第三天晚上，司馬洛就在一家夜總會裏打電話去找女人了。

那是一家酒吧式夜總會，很高尚的，在一間三十層酒店的頂樓，天花板有一半是玻璃的，可以望到天上的星和月，而牆壁則全部是玻璃的，從旁邊望出去，則可以望到城市和海港的夜景。在這裏，你要打電話，也不需要到電話間去，你告訴侍者，侍者就拿一隻電話來，替你在桌上插好。有人打電話來找你，也是一樣。音樂低沉而斯文，不會騷擾你講電話。和一位女朋友一起到這裏來，是很富於情調的。

司馬洛一個人到這裏來，不過並不希望一個人在這裏逗留到深夜打烊。

侍者給他拿了一隻電話，司馬洛撥個號碼。

響了好一陣才有人接聽。司馬洛慶幸那是女人的聲音。那把女人的聲音惺忪地說：「喂？」

「燕子，」司馬洛說：「你睡了嗎？」

「這個鐘點，你以爲人人都醒着嗎？」對方不耐煩地說：「你是誰？」

「司馬洛。」

「司馬洛？誰是司馬洛？」那女人問。

「司馬洛就是我，你忘記了有這個人？」

「司馬洛？我一時也記不起來。什麼事？」

「你還在生我的氣，燕子。」司馬洛說。

「什麼生你的氣？」燕子說：「我根本忘記了你這個人！」

「以你的記性，你不可能忘記什麼的，」司馬洛說：「尤其是不可能忘記我，你說忘記了，表示你還在生氣。」

「現在我記得更清楚了，」燕子說：「世界上最自負的男人，以爲女人不能沒有你。」

「我沒有這樣想，」司馬洛說：「現在，是我不能沒有你，這是眞話。」

「哦，你喝了多少酒？」燕子問。

「你又不是不知道，」司馬洛笑起來，「我是從來不會醉酒的。」

「那你一定是喝了很廉價的酒了，」燕子說：「近來環境不大好？」

「我要見你。」司馬洛說。

「我却不想見你。」燕子是冷冰冰的語氣。

「你還在生我的氣！」司馬洛嘆口氣道。

「你以為我不應該生你的氣嗎？」燕子說：「你似乎忘記了你是怎樣對我的。你忘記了，你是怎樣不告而別嗎！」

「過去的已經過去了，」司馬洛說：「我們再重新開始吧！」

「你不是那種會像浪子回頭的人，」燕子說：「我很難相信你肯和我重新開始。」

「事實上有件事情要你幫忙。」司馬洛說：

「唔，現在我明白了，」燕子說：「你只是要利用我。不過不要緊，雖然有工作要給我，是什麼工作？」

「有人要殺我。」司馬洛說。

「你要我救你的命？」燕子微笑，「那麼，這件工作可要值很多錢了。你出多少？」

司馬洛又嘆了一口氣：「你全身沒有一個地方不可愛的，就只有這一個地方令人難受。而對我，你不能夠少講一點錢嗎？」一天到晚都是錢。」

「這是原因之一，」司馬洛又說：「當時我的經濟情形不十分好，無法滿足你。」

「現在情形不同了，」燕子說：「我的經濟情形很好。」

「你出來一趟，我們談談好不好？」司馬洛說：「我在九重天。」

「你這個人就也有這個地方難受，」燕子說：「為什麼你不能來找我，一定要讓我來找你？女人是需要一點自尊心的。」

「這件事不方便我來找你，」司馬洛說：「你來找我比較好一點，而且，最好不要讓人看出你是來找我

的。最好能夠裝出你是碰巧在這裏碰到了我的樣子。」

「這倒不難，」燕子說：「我的演技一向都很好的，如果你認為真有這需要的話。」

「真有這需要，」司馬洛說：「你一定要來，除了有事之外，我也真想見你！你不知道我實在是很喜歡你嗎？」

「謝謝你的迷湯，」燕子咭咭笑着，「不過我已經給迷過不少次，我已經有了免疫能力，不會再迷了。」

「總之，你要來一趟。」司馬洛說。

「現在就來？」燕子問。

「是的，現在就來。」司馬洛說。

× × ×

燕子在半小時後來到。算是難得的速度了。

因為她是一個女人，女人不是一起床就可以出街的，還得梳頭和化粧。

司馬洛看着她走進來。像許多在場的男人一樣。燕子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很吸引男人的注意，不知道她的缺點的人，看見她是免不了要神魂顛倒的。燕子當然一進來時就看見司馬洛的，不過她卻假作是在找人的樣子，在附近兜了一個圈子，然後「發覺」了司馬洛，向司馬洛走過來。

司馬洛連忙起身相迎燕子，在他的桌子坐下，司馬洛立即就成為了許多男人羨慕的對象了。

「真巧，」司馬洛說：「在這裏遇見你！」

燕子的確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在這樣的地方遇見這樣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又是剛巧孤獨無伴的，這真

是一件賞心樂事。

燕子低聲說：「在這裏可以談？」

「可以。」司馬洛說：「這裏，沒有可能有人偷聽到我們的談話了。」

「這個要殺你的人就在這裏嗎？」燕子說：「我帶來了一支小手槍。」

「可能在這裏，」司馬洛說：「不過實在，他並不是要殺我，而是要殺你！」

燕子皺皺鼻子：「你把我從床上拉起來，又把我引到這裏來，就是爲了和我開這個玩笑？」

司馬洛的表情嚴肅了下來。「我不是和你開玩笑，我也從來不喜歡開玩笑的。」

「那你得好好解釋才行，」燕子說：「不然，我就是不給你一顆子彈，也會開給你一張很大的帳單了。」

「事情很簡單，」司馬洛說：「我最近有了一個莫明其妙的敵人。如果我和一個女人要好，就有人打電話來恐嚇這個女人。如果嚇她不走就把她殺掉。如果你和我上床，你就有生命危險！」

「你在講神話！」燕子說：「假如你是想騙我和你上床，你應想到一個更好的藉口的。」

「不是神話，」司馬洛說：「是眞的。不久之前，我差點在一個朋友的別墅裏給燒成了焦炭，我就是和一個女人在一起的。那位小姐受過警告，但是不幸接受警告！」

「哦，那件事，我記起了。」燕子說。

「還有一件，」司馬洛說：「幾天之前，吳鳳死了，在前一夜，她也是和我在一起。」

「吳鳳也是你的？」燕子的眼睛閃爍着一種異樣的光采。司馬洛知道，她是非常感興趣了。她也是和司馬洛同一類人。像司馬洛一樣，她也是十分喜愛冒險，喜歡刺激的。

她找到了一個冒險及找尋刺激的機會了。

「可以說，是我間接害死了吳鳳的，」司馬洛慚愧地低下頭，「我想不到他們是這樣兇的，我只是用吳鳳來試試他們吧了。」

燕子繼續凝視着司馬洛，眼中還是閃爍着很感興趣的光芒。司馬洛繼續說：「這件事對你是有生命危險的，如果你害怕的話，那就算了。你不過是在這裏和我相遇吧了，喝了一杯酒，你離開這裏，他們不會麻煩你的！」

「我不離開，」燕子嬌憨地搖着頭，「我要和你在一起！」

「謝謝你的支持，不過，我得先此聲明，這一件是我自己的事，我並不是受聘於什麼人的，所以，我也沒有可能會有很高的代價給你的！」

燕子嘆了一口氣：「在我來這裏的途中，我已經在發誓，這一次我一定要敲你一大筆了。但是不知怎的，見了你，我的心又軟下來了！」

「證明你實在不是生我的氣。」司馬洛說。

「這都不是眞的，」燕子說：「我還是很生你的氣。一個女人被一個男人拋棄，這是一種難以忘記的侮辱！」

「我會補償的。」司馬洛說。

「那麼我們走吧！」燕子說。

司馬洛不禁笑了起來：「我們總不能一下子就跳到床上去的。難道我們不應該跳一陣舞，培養一下感情

嗎？」

「我們的感情早已成熟了，」燕子說：「還需要培養嗎？」

「至少，給人家看看。」司馬洛說。

「好吧！」燕子說：「來，我們跳舞！」

他們到舞池中去。那裏究竟有沒有那蝦蟆緊子的探子在看可不知道，但看的人的確很多，那些羨慕得不斷吞口涎和不斷在喝酒的男人們。

燕子熱得很快，兩分鐘之後就緊緊貼住了司馬洛的身體。在視覺方面是很生效了。而在感覺的方面也很有效。

司馬洛輕吻着她耳朵：「今晚很好嗅。」

「我出來時擦了點香水。」燕子說。

「你實在用不着擦香水的，」司馬洛說：「你本來就已經有一股很好嗅的天然香味！」

「你還記得？」燕子說。

「我還記得，」司馬洛說：「我還記得我花過整整一個鐘頭時間，從頭到脚在嗅！」

燕子又把他抱得緊了一點。她說：「現在，我沒有那麼生氣了！我們走吧！」

「好的，」司馬洛說：「現在，會看的人也一定已經看見了！」

司馬洛付了帳，他們離開了，回到了司馬洛的車子上。燕子說：「到你家去？」

「不！」司馬洛說：「我們到另外一個地方去吧！我家的電話號碼，他們是早已知道了的。現在我要看看

他們究竟有多大的神通，是不是我到任何地方去，他們都能打電話來！」

「何不到我家去呢？」燕子說。

「你還是一個人住嗎？」司馬洛問。

「當然是一個人住，」燕子似乎有點表示反感，「難道你認為我是隨便會和男人同居的？」

「你也是人呀！」司馬洛說。

「不錯我也是人，」燕子說：「不過我是個很選擇的人，不是隨隨便便一個男人就合意。」

「我們到蜜月酒店去。」司馬洛說。

「那是渡蜜月的地方，」燕子說：「但是你還沒有和我正式結婚！」

「我不會和你結婚的，」司馬洛說：「你還是不要妄想吧！」

「你這個人就是這個地方可恨，」燕子嘆息着，「不過，你的確也有你可愛的地方，所以，我們走吧！」

司馬洛把車子駛向郊外。他一面說：「不要老顧着把頭挨在我的肩上，你留意一下有沒有人跟踪我們！」

「我正在留意着，」燕子說：「你並沒有令我陶醉到忘記了一切的地步！」

車子繼續向前飛馳，燕子一直像情人一樣挨在司馬洛的肩上。她說：「沒有人跟踪我們！」

司馬洛相信她報告。這個燕子是一個很厲害的女間諜。最高價的，由於她有不尋常的本領之外，還有不尋常的美貌。分開來買，這兩個條件已經是相當值錢的，合在一起當然是更加值錢。

「不過這樣看也不可靠，」燕子說：「如果他們是用望遠鏡跟踪，我們就不容易發覺了！」

事實上，是根本不可能發覺。司馬洛和燕子跟踪人也是常常用這個方法。

「我猜他們正是用這個方法，」司馬洛說：「我就從未發覺過有人跟踪我，然而他們却能够知道我是到什麼地方去的。」

「那就讓他們跟踪好了。」燕子說。

車子到達了蜜月酒店。那是一間專爲情侶而開的酒店，不一定是渡蜜月，只是有蜜月情調而已。他們就在這蜜月酒店開了一間房間。這酒店並不是多層酒店，而是一大片園地，裏面有着一間一間獨立的小屋子的。每間小屋子爲一個獨立的單位，等於一間房間。

很可愛的設備，連隔牆有耳的顧忌也沒有。

他們租了一間這種小屋式的房間，進了去，關上了門，他們就在他們自己的小天地裏了。

燕子在那屋內的一房一廳中走來走去，視察着那裏面的設備。司馬洛說：「你在幹什麼？」

「既然有人要殺死我，」燕子說：「難道我不應該看清楚一點嗎？」

「急什麼？」司馬洛說：「我們享受一下也不遲呀！」

「你不怕死嗎？」燕子說：「抑或你實在只是編了一個故事，哄我來這裏的？」

「我不是編一個故事，」司馬洛說：「我只是在想，他們不會那麼快就來的，他們總是先來一個電話，電話的警告不接的時候，他們才會直接行動的。既然電話還沒有來，那我們急些什麼呢？這裏是享受的地方，我們來了這裏，也應該享受一下的。」

「好吧！」燕子說，「我先去洗一個澡！」

「這我就不大贊成了，」司馬洛說：「你知道我是一向很欣賞你的氣味的。如果洗過澡，香味豈不是沒有

了嗎？」

「你是說眞的？」燕子說：「不是爲了討好我而說？」

「我是說眞的！」司馬洛說。

燕子說：「好吧！」伸手去拉開衣服拉鍊。

這件衣服很特別，拉鍊是開在前面的，因此她可以用很自然姿勢而不必把手拗曲到背後去。

她把衣服褪了下來，讓它在脚下聚成一團。在衣服下面，她並沒有戴着乳罩，這是近來流行的習慣。而她也學着流行的習慣，在內袴的外面還穿上了一條尼龍襪袴。

尼龍襪袴露在裙子下面那一截，的確是可以增加腿部的美態的。但是，脫下了裙子之後，就未必一定加襪褲廣告上的那麼好看了。最大的缺點就是褲襠那一部份，不一定與胯下完全貼近，於是出現了一個歪歪的透明的空檔，對曲綫之美有十分大的影响。再其次，襪袴的半透明影响了三角褲的顏色。不論三角褲的顏色本來是多麼鮮艷，給襪袴這一阻隔，就變成半霉半瘀的了。第三點就是腰間，襪袴的腰與三角袴的腰當然並不一致，於是分開了兩條綫，而且兩條綫也並不平衡的，這又是大大地破壞了綫條之美。

不過，她很快就把襪袴也褪了下來，於是綫條之美又完整了。還剩在身上那條三角袴對這種美是毫無影响，而且有誇張之效的。

她慢慢地走到床邊來，一個不算胖，簡直算是相當瘦，但是非常富於吸引力的女郎。

她的骨頭之上，肉雖然不太多，但也不是少到皮包骨一樣。很結實，很勻亭的肌肉。肩骨和鎖骨比較露眼，肋骨也畧爲顯現。雙乳則是兩隻挺實的球形。不是半球，而是圓球的三分之二。完全不下垂，乳頭聳起，

鮮艷的，粉紅色的。

當她走到床邊時，她身上那股特殊的氣味就鑽進了他的鼻端。果然一如司馬洛記憶中，一種很特殊的氣味，別的女人身上是找不到的。不算是香，不過也絕對不能算是臭，只是一種很特殊而極富於挑逗性的氣味。

如果她在身上塗上香水的話，那是浪費了這種特殊的氣味了。她站在床邊，他隱約可以看到那紅色尼龍質的裏面，一塊三角形的陰影。

她說：「怎麼樣，我有什麼改變嗎？」

「沒有，」司馬洛搖頭，「還是和我記憶中的一樣！」

他把頭湊近去，埋在兩球之間，雖然那裏並不是氣味最濃的地方。

她捧着他的頭，把他的頭移向左邊，使他的咀唇剛好湊到了尖峯處。他知道她想他做什麼，而且他亦知道這正是她所一向喜歡的。他用舌頭輕黏，然後，當她難耐地發顫起來時，他就把那尖峯吸了進去，保持着吸力，而舌頭則在尖峯的周圍以圓形的路綫滑過。她說：「呀——」長長的一聲，兩隻手伸開去，在空氣中亂抓，就像想抓住什麼似的，但是抓不到，於是又回到他的頭上來，緊緊執住他的頭髮。

他繼續吸吮和作那圓形的滑動，她無力地軟了下來，軟軟地在床上倒下。司馬洛伸手去解除她身上僅餘的紅色，她却用手按着，半閉着眼睛，夢囈般地說：「不公平，你爲什麼不先脫？」

他站起身，解除自己的衣服，她的眼皮閉上了。不過，當他完全解除了的時候，她又不知如何會知道的。她把自己的最後一件也脫下來。

黑色三角形的中間潤濕地閃爍看，他覺得她那一陣特殊的無味似乎更濃了。

他的血脈賁張，血液像狂流似的在體內衝擊着。他希望那個討厭的電話不要那麼快來，不是不要來，只是不要在最煞風景的時候來。

電話沒有在煞風景的時候來。

他們在瘋狂之中消耗了半小時的時光。

終於，他是受不住情慾煎熬了，於是他把頭緩緩的掙開，身子就挺前去。下一煞間，他就發覺她仍然沒有改變，還是那麼緊湊的，也許因爲許久沒有男人的關係，潤滑程度是大大增加了，但是潤滑並沒有消除了那緊湊的感覺。

跟着就是那一段瘋狂的時光，在不到半小時之內，她死去活來了三次，然後就輪到他也在她那座小烘爐之中熔化了。而，在熔他的一煞間，他感到她那股特殊的氣味似乎散發得更爲强烈。

而現在，是絢爛歸於平靜的時候了。這一陣甜美的平靜，這一次，司馬洛很感激那蝦蛤嗓子的女人並沒有太早打電話來，破壞他們的情調。

「怎麼了？」燕子說：「電話不响？」

「我們可以等，」司馬洛說：「我們在這裏很舒服，就是等得久一點，又有什麼所謂？」

於是司馬洛和燕子就相擁着躺在那裏等着，一面，司馬洛詳細地告訴她這件事如何開始的。

「哼，你眞風流，」燕子酸溜溜地說：「以前的不用說了，我在這短短的幾天之內，你已經有過兩個新鮮女人，而我呢，在你失踪了之後還一直是守身如玉！」

「你——不可能爲了我而守身如玉吧？」

「你這個人就是這個地方最可恨，」她說：「我發誓當我找到一個比你好的男人之後，我就把你完全地澈底地忘記掉，可惜我却找不到，及得上你一半的也找不到！」

「過獎過獎！」司馬洛說。

「兩個女人怎樣？」燕子問：「夠我好？」

司馬洛答：「你是最好，沒人比得上你！」

「那你爲什麼不早點找我？」她又問。

「男人的要求沒有那麼嚴格，」司馬洛說：「敷衍得過去，也就算了。」

「怎麼還沒有電話來？」燕子說。

「說不定他們正在查你的名字，」司馬洛說：「而這是不容易查出來的。」

「還有我的身份，」燕子說：「如果他們查出了，也許他們不敢來了。」

「我不相信他們查得出這點。」司馬洛說。

似乎司馬洛猜對了。當電話响起來時，他接聽，酒店的接綫生說：「司馬先生，有人找你，他說你知道他是誰的了，要不要我替你接通？」

「是男人還是女人？」司馬洛說。

那接綫生遲疑了一下，說：「我——我也不大清楚，好像男，也好像女……」

他不清楚，反使司馬洛清楚了。司馬洛微笑：「你替我接綫好了，讓我跟這個家伙談談！」

於是接綫生就替他接了綫，果然，電話那邊傳來的，就是那把蝦蟆般的聲音了。那把聲音充滿惡毒意味

說：「司馬洛，你眞是風流人物！」

燕子已經把耳朶貼到了聽筒的背面，這樣，她也可以聽到對方說些什麼的。司馬洛說：「還好，你現在才打電話來，我剛剛已經盡歡了，沒有給你倒盡我的胃口！」

「你這……」那把蝦蟆般的聲音吐出了一連串無法以文字來表達的咒罵。

司馬洛冷笑：「罵也沒有用的，王八蛋的女兒，你有什麼遺言，快吐出來吧！」

「和你一起那個婊子，」那把蝦蟆聲音說：「你叫她聽電話。」

司馬洛笑起來：「別做夢，我偏偏不叫！」

「你聰明的就叫她走，」那蝦蟆聲音說：「不然，你知她會有什麼收場的。你害死她，你過得去嗎？」

司馬洛深呼吸起來，又有了一種快要爆炸似的感覺，因爲，這人的話提醒了他吳鳳的事，也等於是說，提起了他的傷心事。他說：「喂，王八女兒，趁這最後機會，趁你還沒有給捉進瘋人院之前告訴我一聲好嗎？爲什麼你要這樣做？我和你究竟有什麼過不去？」

「不是你和我有什麼過不去，」蝦蟆聲音說：「你這種人，和全世界的人都過不去，人人都得而誅之的，我不過是在替天行道吧了！」

「你爲什麼不先到瘋人院去定一間房間？」司馬洛怒氣難耐地叫道：「你是不是要等我送你進去？你既說什麼替天行道，那麼，有種的就來殺我好了，爲什麼好像老鼠一樣，不敢見我？」

「一下子就殺死，那對你是太便宜了，」那聲音說：「我要先讓你受一下痛苦，你這種人心理是不正常的，最喜歡新鮮女人，就像癮君子喜歡海洛英。我們首先就是要把你的海洛英拿掉。你拿出來一句新的海洛

英，在你未有機會深吸之前我們就拿掉，直至你完全沒有辦法再可以得到一個女人，那時，如果你還不殺死自己，我們才來殺死你也不遲！現在聽着，你這個小丑，明天早上，你就和這個婊子分手！如果明天中午之後還看見你和她在一起——吳鳳就是前車之鑑！」

電話在那邊扔下了，司馬洛也怒髮衝冠地大力把聽筒扔回電話几上。

他坐在那裏，深呼吸着，就像快要搥胸頓足起來的樣子。燕子吃吃笑：「看你！我就從來沒有見過你急成這個樣子的！」

「但——但——」司馬洛吶吶着，「你聽見的！你聽見她怎樣對我說話的！」

「你管她怎樣對你說話？」燕子的手在司馬洛的胸膛輕撫着，「你根本不用睬她，對付她有一個最好的方法！」

「什麼方法？」司馬洛問。

「就是和我親熱一點，」燕子說：「她不喜歡你和我親熱，你就偏偏和我親熱一點好了。做她不喜歡你做的事，這就是最好的報復。來，我們親熱一點吧！」

燕子的手在司馬洛的胸部繼續輕撫，而她撫摸起來，也確是自有她一套秘訣的。很快，司馬洛又血脈沸騰起來，進入十分亢奮的狀態了。

「來！」她半閉着眼睛說，「我要你來！」

她的腿子張開，張得大大幾乎成爲一字形。

× × ×

當他們正在那房間裏面抵死纏綿，不知間人何世，時間對他們是暫時停頓了的時候，外間的時間仍然在繼續進行着，生命在繼續進行着，死亡也正在繼續進行着。人們仍然在追求着享受——各種形式的享受。

電影導演張明達也正在追求着他的享受。

他說：「你知道我一生最感興趣的是什麼嗎？就是藝術。我拍的電影，都是盡量達到藝術的境界，盡量追求藝術的完美。所以我的電影每一部都賣座，每部收入數字都是以百萬計的！」

稍有知識的人，聽到了他這番話，都總會哈哈大笑的。電影的藝術成就與賣座數字，根本就是兩件不同的事，藝術成就高的就不賣座，賣座的通常就是垃圾。賣座而藝術成就也高的當然不是沒有，但那決不會是張明達的作品。

但是面前這個年輕女郎並不笑，也並沒有笑意。她對張明達是存着敬畏之心的。而且，張明達是正在和她商量在一部新片裏給她一個角色。

不過，她對張明達的話到還有一點懷疑，她說：「但是，有些報紙上的文章又說你的電影是黃色成份很重！」

「唉，他們懂什麼？他們懂，他們又不來拍電影？還在寫那不值錢的稿子？」張明達哈哈笑起來。他在笑這個女郎不識時務，提出了這個最令他尷尬的題目。他痛恨那些寫文章批評他的人。以前，在未當上導演之前，他也曾走過寫文章的路，可惜水準不夠，連寫文章的水準不夠，只好跑到影圈裏去混，反而給他竄了上去。

到現在，張明達仍然很恨寫文章的人，他是恨那些寫得好和寫得公正的，至於那些肯聽他的話，拿他的賄

賂而像奴隸般替他寫捧場文字的，他則手段闊綽，這些人使他得到了一種報復感。

不過，這個女郎提起這個不受他歡迎的題目，證明她是一個天眞而純潔的女孩子，天眞純潔也就是新鮮。他特別喜歡新鮮；對於那些人盡可夫的小明星們，他已經感到太膩了。

張明達又揮揮手：「還有一件我這一生最感興趣的東西，那就是女人，女人的身體！」

「你跟我開玩笑！」那女郎低頭羞赧地說。

張明達把牙齒間那根已經成爲了招牌的雪茄摘下來，又揮一揮：「不，不，我不是說笑的。女人的身體，不是最美的東西嗎？一個人生下來之後，最感興趣的第一件東西就是女人的乳房，母親的乳房。看見乳房，他就想去吸，想去吮，這就是人性！」他又哈哈笑起來，露出着參差不齊，漬着黃黑烟漬的牙齒。

不過，他這一陣似是而非的理論，却令到這個頭腦簡單的女郎感到一陣欽佩。這是大導演，藝術家在發表理論，而對她一個人發表。

張明達笑完了，又說：「事實上，我對人體很有研究的，讓我給你看看我的收藏珍品吧！」

他一按茶几上那一排電按鈕的其中一個，那座大廳中的燈光便暗了下來，而對面那幅大大的白粉牆壁上便亮了一個方框。原來那幅白色的牆壁可以作銀幕用，他現在是正在放映一部電影。

「這是我自己拍的，」張明達說：「我認爲這是我的最得意傑作！可惜，這部片子是不能在戲院上映的，那些世俗的人，都不明白藝術和黃色有什麼分別！」

那個女郎光榮得快要暈去了似的，張大導演把自己的得意傑作放給看，放給她一個人看。

音樂响起來了，跟着，銀幕上就出現了彩色的東西，她馬上就覺得不大對勁。

因爲，銀幕上出現的都是女人的身體，一絲不掛的。正如張明達所說，女人的身體是美的東西。不過很可惜，他這傑作並沒有把女人身體的美點顯現出來，而是專以最醜惡的角度，去拍攝令人噁心的部份。

這個女郎也馬上感到噁心了，也許，這是因爲她的藝術修養不够，不懂得欣賞吧？

接着，除了女人之外，還出現了男人，而這些男人也沒有穿更多的衣服。男男女女纏作一團，做着那件絕無美感的事。

這個女郎一見男人出現，就忙用雙手掩着眼睛，眞的是掩着眼睛，而不是像有些女人一樣，掩上了眼睛之後却通過手指縫去偷看的。

張明達又格格地在笑：「看呀！這是藝術，怎麼可以不看？」

「我——我看不慣！」她說：「我——我從來沒有看過！」

「從來沒有看過？」張明達的眼中放着異采，「那你總有做過的吧？」

「也沒有做過。」她說。

「那——那你是一個處女了！」張明達坐了起來，背脊也離開了椅子的靠背。

「我們——我們還是不要談這個吧，張導演！」她把頭低了下來，就像企圖把整個頭部也埋在雙手的裏面。

這比承認更爲可信，如果冒充會急於承認，反而是眞的才會害羞起來，連提也不願意提了。

張明達一按掣，銀幕上的畫面消失了，廳中的燈光也亮起來，他看到這女郎的臉紅得像火。

「張導演，對不起，我——我眞的不敢看！」她抱歉地吶吶着說。

「不要緊，」張明達說：「你正適合我這個角色，我就想找一個天眞無邪的少女，眞眞正正是不懂事。我找來找去都找不到滿意的人選——那是指本身質素方面的，想不到現在——」

「你——你是說我及格了？」她簡直歡喜得快要跳起來了。

「是的，」張明達說：「大致上是及格了，只是還有一個小地方。」

「什麼小地方？我——我可以修改的。」

「我這一個角色，還得有一副健美的身材，不能有缺點的。」張明達又劃火柴把他那根雪茄燃上了，用參差的黑牙齒咬着，臉上堆出了一個認眞的表情。

她站了起來：「我——我這身材不行嗎？我——人人都說我的身材很好。」

「外表看上去是很好的，」張明達說：「但是，眞眞正正怎樣，我還沒有看過。」

「那——你看淸楚吧！」她困惑地說。

「隔着衣服怎看得淸楚？」張明達頓了一頓，然後柔聲地說：「你不如把衣服脫下來吧！」

「不行！」她好像給通了電的電綫觸着了似的，「你——你這個角色——不是要裸體演出的吧？如果是——那我也不能幹了。」

「不是裸體，」張明達說：「而且是要穿上各種漂亮的新裝演出的。」

「那就沒有問題了，」她說：「假如你認爲我穿上了衣服之後夠漂亮——」

「不，不，」張明達揮動着他那根大雪茄，「藝術不是這樣的！」他又搬出藝術的帽子來壓人了，「我得先要淸楚這是一具怎樣的身體，才能決定這具身體應該穿上什麼衣服的！所以，我一定要看過，你脫下來，你

可到我睡房去脫！」

這個女郎瑟縮起來，快要哭出來似的。張明達怪眼一轉，瞪着她：「怎麼了，小姐？難道你認爲我是有什麼不軌的意圖嗎？難道你懷疑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藝術的？告訴你，我要和女人睡覺的話，只要我開一句口，就不知道有多少明星甘心情願陪我了！」他列出了一連串大明星的名字。這些大明星的地位，和這個女郎比較起來，的確是有着天壤之別的。但這個女郎還是躊躇着。到底，張明達叫她做的並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叫她脫衣服。這是一件她從未做過的事。

「怎麼了？」張明達瞇着眼睛，「你害羞？做藝術工作的人不能害羞，一害羞戲就演不好了。算了吧，我看你也是不適合，這是大缺點！」

「呃——呃——」她情急地連忙說：「要都脫下來嗎？」

「當然了！」張明達說。

「那——那好吧！」她說：「要在大導演張明達的片子裏演出，那也只好犧牲一下了。」

張明達伸手一指：「我房間裏去脫吧！脫好了再出來。只要給我一個人看吧了，拍戲的時候是用不着脫什麼的！」

談起拍戲，這就像給她注射了一針興奮劑。她站起來，走進了張明達的睡房。

張明達躊躇志滿地再點上了那根熄掉了的雪茄，等着。

時間過了一分鐘，兩分鐘，二十分鐘過去了。張明達雖然在等女人的方面是相當有耐性的，這時也不耐煩起來了。他放下雪茄站起來，一面提高聲音叫道：「喂，你怎麼了？」

在他能够走進走廊之前，走廊裏面就有人走出來了，而且一出來就是三個人。

張明達呆在那裏了，三個女郎走了出來。全身黑色，黑色的古裝，臉上給黑布幪着，手中拿着長劍，就像是從他兩年前所拍的一部武俠電影裏面走出來似的。而，最使張明達驚愕的還是，在那三塊黑布的上面，三雙眼睛，三個前額都是一模一樣的，除了三個人的高矮稍有分別之外，就像是三個孿生姊妹。

張明達伸手要去拿下咀巴上的雪茄，才發覺雪茄根本就不在那裏，他的手只是拿了一個空。

「你們——你們是誰？」張明達吶吶着問：「這——這算是甚麼？」

那三個黑衣半面，一模一樣的女郎一時沒有回答，只是站在那裏，注視着張明達，而手中的劍閃着耀目的寒光。張明達知道這是眞東西，因爲拍戲用的假東西他見得多了，這和拍戲用的假東西並不相同，所以他知道這是眞的東西。

張明達困難地咽了一口口涎，又說：「你們沒有聽見嗎？我問你們是誰！」

「半面夜叉！」其中一個半面女郎吐出了蝦蟆的聲音，「我們是來殺你的！」手中的長劍慢慢地提了起來，劍尖直指着張明達。一陣寒冷通過張明達的脊骨，使他不由自主地發抖起來。

「這——這是一個玩笑嗎？」張明達說：「我沒有時間，也沒有心情和你們開這個玩笑！如果你們在十秒鐘之內還不滾出去，我就——」

他向廳中那隻電話走過去。

那個蝦蟆聲音的女郎也走上前來，她的劍尖和張明達的手同時到達電話機。張明達的手抓起聽筒，那女郎的劍尖在他的手背上劃了一下。

張明達「哇」的叫了一聲，聽筒也丟在地上了，手背上已給劃了一個破口，鮮血如泉湧出。

「這——這——救命！」張明達大聲叫了起來。一面，他就匆匆忙忙向露台的門口走去。

另一個黑衣女郎向旁邊一躍，劍就向張明達的胸膛一指。張明達連忙停住了。他毫不懷疑這把劍是有能力洞穿他的胸膛的，手背上正在流着的血，就是最佳的證明。

「你——你們想怎樣？」張明達慌張地四面張望，發覺那三個女郎已經散開成品字形，把他包圍在中間，而廳中的厚厚的窗簾已經拉攏了，外面的人望不進來，而他的叫聲透不出去。屋子的每一個僕人，又都已給他暫時遣走了。這是他自己特意佈置的，以便他能够專心對付那個無知的發明星夢的少女，不受任何騷擾。但是這些方便的佈置，現在就剛巧是給他自己帶來不便。

「我們是來殺你的。」蝦蟆聲音的女郎說。

「這——這是開玩笑，」張明達說：「我，——我有甚麼地方對不起你們的？」

「不是對不起我們，」仍然是那把蝦蟆聲音在說話，「你是對不起這個世界！傷天害理的事你做得太多了，我們要替天行道。」

「我傷天害理？」張明達叫道：「你不知道我是誰嗎？我是張明達，我是大導演，我——我對這個世界有寶貴的藝術貢獻——」

那把劍又揮了一下，打斷了張明達的語無倫次的叫嚷，張明達連忙用手掩住臉頰，發覺那裏已經破了一個口，血正在流下來。

他圓睜着眼睛，恐怖地看着面前這幾個人。自然而然地，他也懷疑這是一場夢，懷疑這是一部新片中的一

幕，懷疑這件事不是眞的。

「張明達，」那把蝦蟆聲音控訴地說着，「壞事你做得太多了，有多少無知少女的貞操斷送在你的手上！你說！你說！」

「——我對貞操的看法不是這樣的，」張明達說：「我是——我是給她們一些快樂，給他們的機會登上銀幕，這是她們應該付出的代價——」

話就說到這裏，利劍又一揮揮了過來。張明達尖叫着，側起了頭，快用手去按着右耳，却找不到耳朶，只是摸到了一手的鮮血，接着他發覺他的一隻耳朶已經遺落在地上了。

「救命——」他叫了一句，就叫不下去，因爲一把劍的劍尖指到了他的咀唇前面來，如果他再叫，這把劍就會戳進他的咀巴裏了！

張明達呆在那裏，不敢動也不敢做聲，眼睛隨着那把劍。

蝦蟆聲音再度透出來，命令：「跪下去！」

即使張明達不肯合作也不行了，那劍尖在他的下唇向下壓，如果張明達不想自己的咀唇給割破，他就只好也跟着降下去了。

「這是你的最後一個機會了，」蝦蟆聲音說：「最後一個機會，看兩個美麗的女郎。看吧！」張明達的眼睛只是看着那把劍的劍身，蝦蟆聲音馬上又大聲喝道：「看！」

張明達只好看。他看見那另外二個女郎，現在是已經並排在一起了。雖然是穿着那寬寬大大的黑衣服，又是幪着面，但他仍然相信，她們的確是相當美麗的女郎，可以看見的額部是美麗的，而身材也是美好的。

而且，就在張明達望過去的時候，這二個幪面黑衣的女郎，就做出了一件使張明達更加目瞪口呆的事——她們把身上的黑衣服解開。

露出了雪白可愛的胸部。惹人垂涎的。

張明達看着兩個女郎的胸部都坦露了。雖然她們的半截面孔是一模一樣，打扮也是一模一樣，但是，那兩雙乳房的形狀，則並不是一模一樣的。一雙是半球形，非常堅挺，而另一雙則是筍形，生得較低，而筍形乳的乳暈面積較大，也是較深的玫瑰紅。

張明達不能決定那一雙較爲可愛，如果要他選擇，他也是無法取捨的。他會情願全部都要。

而在他能取捨之前，二個女郎又把身上其餘的衣服也脫了下來。

下面，每人還有一條窄窄的鮮紅色尼龍三角褲，顏色是相同的，款式是相同的，然而裏面裝着的東西，可就不相同了。

一個飽滿得多，而另一個則是比較清瘦。並不是身材好不好的問題。兩個都是好身材的，只不過是骨格較爲粗大。其中一個兩腿的內側幾乎是緊貼的，而另一個則是離開有好一段空位。

跟着，她們又動手把這小小一片的紅色遮蔽物也推了下來，棄在地上，於是，身上就變成是全無遮掩了。只有頭部是仍然幪着那片黑布。

張明達目瞪口呆，已經忘記了臉前的那把劍，只是看着。他現在有一個很奇怪的慾望，就是去把攝影機拿來，把這個拍攝下來。他是一個藝術家，尤其是人體藝術，他不捨得放棄機會。

「看吧！」蝦蟆聲音說。

他已經在看了，而且他希望這個女人叫他去碰。這樣美麗的傑作，他碰過了就死而無憾了。

死而無憾？死？一個死字，使他忽然醒了過來，記起了自己目前的處境。

對了，這個女人這樣用一把利劍指着他，是可能傷害到他的性命的。他化了好大的努力才把眼光移回來，看着這個女人。可惜他的咀巴不能動，無法講話，所以他只能够在喉嚨間發出一陣「唔唔」之聲。

「哦，」那蝦蟆聲音冷笑，「你是想求情嗎？不行！你是死定了！這是你最後一個機會，你盡量看吧！我給你三分鐘時間看。記着，這是兩個你可以看到，但是不能得到的美女！」

張明達沒有看那另外兩個女郎了，他只是看着眼前這個蝦蟆聲音的女郎。他的喉嚨間還是「唔唔」地响着，求饒着。但是沒有用，這個女郎是絲毫不爲所動的。

張明達並沒有失去時間觀念，他知道有三分鐘只有多久，他也知道三分鐘是快走完了。終於，在最後的十幾秒鐘，他不顧一切地開口了。咀唇一動，就給鋒利的劍尖割裂，鮮血涔涔而下，但他也顧不得了。他說：「我們談清楚吧！你們想怎樣，我就怎樣好了。」

「既然這樣，就沒有甚麼問題了，」蝦蟆聲音狡猾地笑着，「我們只是想你死，你既然肯死，那就沒有問題了！」

「不！」張明達張開咀巴大聲叫了起來。

咀巴一張開，就給了那把劍一條進入之路。那把劍向上一戳。張明達的叫聲忽然斷去。……

× × ×

那個女郎，只是解開了襯衣的鈕子，還沒有機會把襯衣脫下。

她就這樣衣衫不整地倒在地上。她曾經暈了過去，現在她才是剛剛醒過來。她呻吟一聲，張開眼睛，坐起來。

她不知道已經過去了多少時間，而事實上，她也根本忘記發生了甚麼。忘記了她爲甚麼是在這裏。一個人剛剛從昏迷中醒過來總是如此的。

她第一件要做的事，當然就是記一記這究竟是怎麼回事。慢慢，她記起來了。她記起了在她暈倒之前，她是正奉張大導演的命令，到這房間裏來脫衣服，讓他看看，她這具胴體是否適合他要拍的這一部新片。

她走進了房中來，剛剛解開了第一顆衣鈕，就聽到窗簾後面有點異聲。她剛想轉身過去看看，已經太遲了。有一件硬物在她的後腦上一擊，她就失去了知覺。

現在當她想起來了，她就不禁吃了一驚。

會不會這是張明達的詭計，把她擊暈了之後就乘機——她連忙低頭看看自己的身上。雖然衣鈕還不曾完全解開，她也還是不放心。他也可能是在事後才替她穿回衣服的。她連忙再用手探探自己身子，也探不到有甚麼異狀，才放下心來。

但是，爲甚麼會如此呢？是誰把她打暈了呢？怎麼張明達又會不把她叫醒？

她把自己的衣鈕都扣好了，然後爬起身來，走出廳中。她一離開了房間，就馬上發出尖叫，叫個不停……

× × ×

探長說：「她仍然死口否認是她殺人，但她是唯一的嫌疑兇手。只有她在那裏，沒有別人了。如果不是她，那又是誰呢？」

司馬洛說：「你認爲她說的全部是謊話？」

「我並沒有這樣說，」探長說：「我認爲她說的是實話，直到她暈倒那一段爲止。我認爲她並不是給擊暈的，我認爲她是不肯脫，但張明達一定要她脫，甚至不惜使用暴力。他們打鬥起來，她找到了一把刀子，把他刺死了。她知道她是逃不掉，於是她就編造了這樣一個故事。」

司馬洛在廳中踱來踱去。這裏是張明達的家，時間已經是第二天下午了。地毯上還凝着乾血，屍體則已經搬走了。

探長兩手叉着腰在那裏等着。

司馬洛走了兩圈，到了探長的面前，說：「那麼，刀子呢？」

「就是找不到，」探長說：「如果找得到，我已經把她落了案。她一定找到了一個很好的地方，把兇器收藏得妥妥當當了。」

「但是，」司馬洛說：「張明達的耳朵給割了下來，這又作何解釋呢？」

探長聳聳肩：「當然，也是另一個疑問。」

司馬洛說：「如果她是一時衝動而拿起刀子來抵抗，她不會先把耳朵割下來的。她只是會一刀刺過去。而殺了人之後，她就不會還有心情去把張明達的耳朵割下來了！」

「總之，如果你問我，張明達是應有此報的，」探長說：「他也享受得太多了，你想想看，多少女人上過他的當？」

司馬洛凝視着探長。

「怎麼了？」探長對他作一個猙獰的微笑，「難道你不同意我這個講法嗎？」

司馬洛聳聳肩。他是想起了另一件事情，他是想起了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在電話裏對他說的話。而且，他也忘記了另一件事。他說：「賴光明！不久之前賴光明那件兇殺案，你記得嗎？」

「當然記得！」探長說：「還沒有破的案，我怎會忘記？」

「賴光明也是失去了一隻耳朵，」司馬洛說：「也是給刺死了的，手上和臉上都有割傷。那麼，這兩件案子不是很有相同的地方嗎？」

探長也凝視着司馬洛：「而且，賴光明也是一個好事多爲的人，他專門搶別人的女朋友，專門勾引別人的老婆！」

「是的，」司馬洛說：「當他死了之後，也有不少人說他是死得活該，應有此報的！」

「你的意思是——？」探長說。

「如果殺死賴光明和殺死張明達的兇手是相同的——而且手法也的確很像，」司馬洛說：「那麼，兇手就不會是這個女孩子了。」

探長還是凝視着司馬洛，臉上有一個諷刺的微笑。他說：「司馬洛，現在我開始明白你爲甚麼來這裏。你和賴光明、張明達也是同一類人！」

「我不是，」司馬洛受了侮辱似地抗議起來，「我從來不騙女人。和我好的女人，都是兩廂情願的。本質上，這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

「本質上也許不同，」探長微笑，「但是在我們凡夫俗子的眼中看來嘛，卻是差不了多少。總之，殺死他

們兩個的人可能就是殺死你的人！」

司馬洛聳聳肩：「我確有這樣的懷疑了！」

「但是——」探長伸手搔着後腦，「如果是這樣，那就不大妙了。你和賴光明以及張明達三個人之間是毫無關係的，我相信你們也不會是一同勾引同一個女人。這也即是說，做這件事的人，不一定是爲了報私仇的。並不是一個給你們害過的女人現在出來報仇！」

「那即是說，這個兇手是很難找的了，」司馬洛說：「至少，就不是可以在死者所認識的人之中找到的。很可能這個兇手，死者與他是素不相識，只是他認識死者而已！」

「在這件事之中，」探長說：「起碼我們可以知道的就是，這個兇手，可能不是一個他，而是一個她！」

司馬洛點點頭：「起碼其中是有一個她的。總之，這個發明星夢的小姑娘是兇手的機會很微，所以我贊成你最好還是別太難爲她了！」

探長聳聳肩：「我是需要依正當手續辦案的，環境證據指出她是兇手的嫌疑最大，雖然我知道她不是兇手，我可也不能就這樣把她放掉！」

司馬洛走到沙發旁邊，那排電按鈕前面，看了一會，按了一個掣，窗簾就自動關了起來。那是三重的窗簾，都是非常之厚的，合攏了之後，就簡直把窗外的光綫完全遮掉了，廳子的裏面變成暗如黑夜。

「司馬洛，別亂攪！」探長忙道。

司馬達又按了另一個掣，墻壁上便亮起了一個白色銀幕方塊。

「是張明達放映骯髒電影的設備，」探長說：「這位大導演屋子裏放滿了的却是小電影！」

司馬洛看着那方塊的銀幕。很快，銀幕上便出現了七彩的東西，也就是使小姑娘看得又難爲情又噁心的那一部電影了。

司馬洛和探長是人生經驗相當豐富的人了，見了這個，他們當然不會難爲情，不過，却也未免感到噁心。由於這部電影題材低級，拍攝技巧也拙劣。

一部電影放完了，司馬洛再去按掣，探長說：「够了，够了，不要再精神虐待了！」

「我不是欣賞，」司馬洛說：「是研究！」

銀幕上又有另一部電影放出來了，這一次是兩個相當美麗的女人，在房間的床上的表演。

探長也看得目瞪口呆了。

司馬洛說：「你曾相識吧，探長？」

「有——有點面善的，」探長吶吶着，「怎麼，這個不是大明星梅蘭嗎？另一個我沒見過，但這個我認得。奇怪，張明達是怎麼攪的？他居然能够把梅蘭也弄來替他幹這個？」

司馬洛微笑：「你有沒有注意到一件事？那就是拍攝時擺鏡角度的拙劣？」

「我不相信張明達是個好導演。」探長說。

「但是，」司馬洛說：「即使以張明達的技術法來說，應該也沒有理由拍得這麼糟的！」

「我並沒有興趣討論張明達的藝術成就和失敗！」探長說道。

「我也一樣沒有興趣！」司馬洛說：「不過這一次則是例外的。你得先明白一點，那就是，拍攝這部片子的時候，鏡頭根本完全沒有移動過，只是人物在鏡頭前面動，所以有時太遠，有時太近，有時太偏。就像拿攝

影機的人把攝影機開了之後就放在那裏算了。」

「究竟想證明甚麽？」探長看着司馬洛。

「還有一點，」司馬洛又說：「梅蘭會出現在張明達這些珍藏的作品之中，這更是不尋常的。張明達的面子雖然大，梅蘭也決不會肯。所以，我們肯定，這是偷拍的！看見沒有。梅蘭這裏面的佈景，正是那個小姑娘進去更衣那間房間，一間客房！」

探長再看清楚銀幕上，果然是的。梅蘭和那另一個女郎正在欲仙欲死的那張床，也正是那個小姑娘暈倒了的那間房裏的床。

「梅蘭和這個不知名的女郎在張明達的家裏留宿，」司馬洛說：「張明達把她們的行動偷拍下來了。結論：那間房間裏有一個地方可以暗藏攝影機的！」

司馬洛還沒說完，探長像觸了電似的一跳，馬上回身跑進了那間睡房裏。司馬洛也跟着他。

他們站在那房間裏張望着，有那部電影的拍攝角度作爲標準，他們是不難判斷攝影機是暗藏在甚麽地方的。

他們的視線都集中在那張巨大的梳粧枱上，這張梳粧枱是有一面特別高和特別長的鏡子，而且這面鏡子還是嵌穩在墻壁裏面的。

「這裏面，」司馬洛一指，「裏面一定有個暗格，鏡子是單面鏡！」探長動手摸了一陣，却無法找到甚麽暗掣之類，可以把那面鏡掀出來。

司馬洛說：「我看是在鄰房！」

他們繞到了鄰房去，發覺與梳粧鏡相貼的墻壁後面就是一座入墻衣櫃。打開衣櫃，就看見了那架攝影機在着了。櫃內的墻壁原來就是那面鏡了，而那鏡果然是單面鏡。他們從衣櫃內就可以看到鄰房中的情形。

司馬洛檢驗一下那架攝影機，點點頭：「裏面有菲林，而且是剛剛拍好了的。我猜他連這個小姑娘的脫衣鏡頭也不放過！」

「如果——如果——」探長結結巴巴地說着，「如果那個小姑娘說的是眞話，的確是有人把她擊暈的，我們該可以看到她被擊暈情形了！」

「也可以看到擊暈她的人，」司馬洛說：「不過，你得先把菲林冲出來才行的！」

「我去找個專家來，」探長說：「不要亂動，如果弄得走了光，損失就大了！」

× × ×

菲林並沒有走光，而且順利冲出來了。

司馬洛和探長兩個人坐在放映間裏欣賞這一部大導演張明達的最後遺作。

銀幕上首先出現的只是那間房間，一間空房間，甚麽都沒有的。大約一分鐘之後，那個作明星夢的女孩子就進來了。張明達在廳中大概有一個遙遠控制的開關，可開動這副攝影機。當那女孩子準備進來時，張明達就先行把攝影機開了。

現在，他們就可以重覩當時的情形。

那個女孩子在房中轉了一轉，看看房中的佈置，一隻手在玩弄着襯衣的最頂一顆鈕子，似乎還在遲疑着，後來，她終於決定了似的，聳聳肩，便把鈕子解開而準備把那件襯衣脫了下來。

忽然之間，她一驚，要轉身，就有一隻拳頭伸了過來，在她的腦後一擊。她的身子一軟，就倒在地上，暈了過去了。

接着，就有三個女郎出現在鏡頭之內，其中一個彎身去看看她。這三個女郎的打扮，如果再在這裏形容一遍，那是徒費筆墨了。她們也就是張明達所遇到那三個，而且都已幪了半邊臉的。

「這是什麼玩意？」探長詫異地叫了起來。

「豈有此理，」司馬洛說：「這不是張明達從片場中請回來臨時客串的吧？」

可惜他們沒有機會看得清楚這三個女郎馬上又出鏡，顯然是到外面的廳中去了。而這之後的下半截電影就是完全靜的，祇是看見那個女郎一動不動地暈倒在那裏，而在她醒過來之前，菲林已經用完了。

探長匆匆忙忙地把菲林從頭再放一次。他和司馬洛都同樣地想看清楚那三個女郎的模樣。

但是再放一次，也是差不多，那三個女郎出現一下，便走掉了。他們把最清楚的一段，凝住了，當做照片，細細地看。

「奇怪，」司馬洛說：「似乎一模一樣。」

「對，」探長說：「似是三個孿生姊妹！」

「而且，」司馬洛說：「聲音雖然難聽，你却不能不承認，她們是相當美麗的！」

「她們手上拿的是劍！」探長說。

「看來就是殺死張明達的武器了，」司馬洛說：「不是刀，是劍。」

「這簡直是開玩笑，」探長說：「這是什麼時代，還用這樣笨重的劍！」

「不論是什麼時代，爲了這個理由也是荒唐一點！」司馬洛說。

「究竟爲了什麼理由？」探長問。

「你不是說過了嗎？」司馬洛說：「爲了男人風流。那個蝦蟆聲音在電話上也是對我這樣說的，我不相信，不過現在看來則的確是這樣！」

「哼，這是你應有此報了！」探長說。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去打個電話！」

他離開了放映室，出了外面，用警局的電話打出去，打了一個號碼。那邊有人接聽，一把悅耳的女人聲音說：「喂？」

那是燕子的聲音。司馬洛這時却改用另一種言語說話了。他用法國話說：「怎麼樣？有什麼事情發生？」用法文並不是爲了崇洋心理，而是提防萬一這個電話會有人偷聽。除非偷聽電話的人也聽得懂這種愈來愈不普遍的歐洲語言，否則，就是聽到也沒有用了。

這也是燕子擅長一種語言。她也用法文答：「沒什麼，這邊很平靜，平靜得使我不耐煩！」

她現在仍然在那間很有情調的酒店裏，而司馬洛的離開是有雙重作用的，第一個作用自然就是來實地調查一下張明達的命案，另一個作用就是給那蝦蟆聲音的女人一個動手的機會。

「電話也沒有來？」司馬洛問。

「電話也沒來，」燕子說：「也許他們原諒了我。我這一輩子就是這次不希望人家原諒！」

「他們會來的，」司馬洛說：「祇是時間問題而已，你千萬不要鬆懈。」

「不要担心吧！」燕子說：「我是那麼容易暗算的人嗎？你這邊情形又如何了？有沒有什麼新的發展？」

司馬洛告訴了她這邊的新發展，又說：「我現在就是想提醒你，他們都是女人，而且都是美麗的女人，所以愈看見美麗女人就愈要提防！」

「唔，美麗的女人，」燕子吃吃笑，「有沒有我這樣美麗呢？」

「你以為像你這樣美麗的女人很容易找到嗎？」司馬洛說。

「唔，」燕子說：「你這句話，用法國話說起來是特別好聽的，可惜却虛僞一點。法國人是最擅於說情話的，而情話又總是虛僞的話！」

「我很決就回來了，」司馬洛說：「回來的時候，我就可以證明給你看了。」

「你一定得好好地證明！」燕子撒嬌地說。

「好了，我一會兒就回來。」司馬洛說。

「不過，如果你回來時看不見我，也不必担心，」燕子說：「我打算出去散步一下。你知道，給他們一個機會！」

「走路小心！」司馬洛說。

「我當然會很小心的，」燕子說。

司馬洛掛了電話。在那邊，燕子也把電話放下了，走到梳粧鏡子前面裡理頭髮，準備出外。

當她走到房門口，要開門出外的時候，電話却响了起來。燕子皺了一皺眉頭，走過去接聽。

這隻電話本身是有號碼的，打到酒店的總機，固然可以接駁過來，而假如打這電話本身的號碼，也一樣可以打通。這是這家酒店的特色之一，而現在，聽電話的响法，似乎正是從外面直接打來的電話。燕子以為也許是司馬洛有怎麼話忘記了講，現在打回來講了。但不是司馬洛聲音。

裏面傳來的是那一把蝦蟆般的女子聲音。她說：「小姐，我查不出你究竟姓甚名誰？」

「呃——你不是搭錯綫吧？」燕子說：「你究竟打幾號？」

「你就是和司馬洛一起的那位小姐，是不是？」那把聲音問道。

「哦，你是找司馬洛，他不在——」

「我是找你！」那把難聽的聲音說。

「哦！你究竟是誰？」燕子問，雖然她早已知道這是誰了。

「我是你的救命恩人，現在是要救你一命！」

「你瘋了嗎？」燕子表示憤怒，但心裏剛是十分冷靜的。

「司馬洛是毒藥，」那把蝦蟆聲音充滿惡毒地說：「不要和他在一起，不要受他騙。」

「他不是騙——呃——我的事和你沒有關係，」燕子說：「用不着你來管！」

「你執迷不悟，我就祗好殺死你了！」那聲音說：「我現在是警告你！和司馬洛好的女人我都要殺死她，如你想活下去，最好離開司馬洛！」

燕子靜了一陣，似乎非常委屈的，跟着，她又强硬地說：「哼，我明白了，你是給司馬洛拋棄了？這怎能怪我？捕捉男人，各憑自己的手段，優勝劣敗，你爭不來，為什麼你不去自殺，却要來麻煩我？」

這一次輪到對方生氣了。對方深吸了一口氣，恨恨地說：「這大傻瓜，死到臨頭，還是執迷不悟，不要睬

他，快回家去，不要見他！大家是女人，不應該讓這種男人玩弄！」

「你管你的事，我管我的事，」燕子說：「請你以後不要再麻煩我，不然我要報警察！」

這樣說着，燕子就摔下了電話，然後，她就咯咯笑起來。她不像司馬洛，會因爲接到了這個電話而生氣，而且，她還把對方氣了一頓。經過了這一氣，他們一定會來向她動手了吧？

燕子轉身，打開房門，出了那間房間，到了園中，沿着那條小徑走回酒店的辦事處。她不是一個普通的女人，她祇是外表看來像一個普通的女人吧了，一個普通的美女，一個柔弱而美麗，沒有抵抗的美女，但是她是很有抵抗力的，而且她也有武器。普通人在外表看不出來的武器。

司馬洛的確是選擇了一個很好的幫手。

燕子出了酒店的門口，走到了行人路上。這座酒店是在一個幽靜的郊外住宅區的，走出來也很靜，周圍屋子疏落，而且都是花園洋房，花園的面積要比屋子大得多。街上沒有別的行人。如果要動手的話，這也算是一個很理想的地方了。就是喊救命，一時也不會那麼容易有人聽到，或者有人看見的。

燕子就在這裏的街上漫步着，顯得漫不經心的，其實她則是保持着高度警惕，小心地留意着周圍所發生的任何事情。

沒有行人，走了一段路，有一部汽車轉過了街上，迎面向她駛過來了。燕子的神經緊張了起來。那部車子接近，慢了一點，她看見開車的是一個肥胖的男人，眼睛並不是瞧着前頭的路面，而是牢牢地盯着她。接着他把車子停了下來，對她涎臉而笑，說：「小姐，我送你一程好不好？你要到那裏去！」

燕子不睬他，眼睛祇是望着前頭，而繼續向前邁步而行。她走的方向，和那人的車頭所朝的方向是相反

的，那人不方便開車死跟着她，於是祇好聳聳肩，開走了。

燕子舒了一口氣。這不過是一個普通的色狼而已。不過，在舒一口氣之餘，她又難免感到有點失望。她是希望有事發生，而不是希望沒有事情發生，現在沒有事情發生，她就難免失望了。

她又走了一段路，又有一部汽車從後面出現了。這部車子既是從後面而來，注意它則是比較困難一點的。不過，燕子還是小心地注意着。眼珠斜到了眼角，耳朵也集中精神去傾聽着聲音。

那部車子接近了，馬達聲忽然暴响起來。燕子回身，看見它跨上行人路，正在向她撞過來！

燕子馬上開步就跑，一面留意着前頭有沒有什麼可以讓她避的地方。

前頭有一支街燈柱，燕子一跳而前，一手扳住了街燈柱，身子一旋，旋到了街燈柱的後面。

果然，那部車子是不能繼續向她撞過來了，否則，車頭撞着街燈柱的話，開車的人本身也有危險的。於是，車子在街燈柱的旁邊一掠掠了過去，燕子也就避過了危機了。

當車子經過的時候，燕子可以看到，車中祇有一個女人，是一個年輕的女人，頭髮長長地披在臉的兩旁，而鼻子上面則架着一副很寬大的黑色太陽眼鏡，這就把她的臉的大部份都被掩住了，祇看得清楚她的前額和她的咀唇。而雖然祇看得見這兩個部份，燕子却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相當美麗的女人。

車子駛了過去，在前頭二十呎煞住了，馬上又再扭狀開動，以難以置信的敏捷程度掉了頭，又再向燕子撞過來。

燕子則轉到了街燈柱的另一邊，仍然是以街燈柱作爲護身之物，而且並不慌張，還是保持着高度的鎮定。她知道她祇要躲緊在街燈柱的後面，她是沒有危險的，如果給嚇得離開了街燈柱，她就可能送命了。

那輛車子的駕車人，也許正是打算把她從街燈柱後面嚇出來的。車子一面衝過來，馬達就一面怒吼着。但她也知道，燕子也知道，車子是不可能直接撞在街燈柱上的，在到達之前，就非要煞車不可了。

而且，燕子也並不打算單單避過而已。司馬洛要她提防美麗的女人，現在，開車的就是一個美麗的女人，她所急欲碰見的人，既然碰見了，又豈肯輕輕放過？

在街燈柱的後面，燕子已經打開了手袋，探手進裏面了。

車子再接近一點，燕子就從手袋中取出了一管唇膏來，猛的向車子一丟。

這一管唇膏却不是化粧用的東西，它的外殼是用堅鋼製成，而裏面也祇有薄薄一層有色的唇膏，唇膏之下，却是粗粗的一條鉛心。這條鉛心的作用是增重。總之這管唇膏乃是一件又硬又重的東西，如果給它擲在額上，保證會使人頭破血流，暈倒在地。

這管沉重的唇膏擲中了那部車子擋風玻璃，而那部車子也不見得很好受。擋風玻璃馬上穿了個洞，而整塊擋風玻璃也失去了透明的質素了。

開車的人也立即失了控制，車頭一歪，就向路的另一邊斜了過去。開車的人連忙煞車，也遲了一點了。車子已到達了街的對面，車頭在那邊的一座花園的圍墻上斜斜地撞一下，「隆」的一聲，那邊的車頭燈碎了，車子也給彈回路中心。

燕子好像跳虱一樣跳了出去，向車子接近。

但是，這一撞車，仍然未能使那個開車的人失去活動能力。當燕子差不多到達車子旁邊的時候，她又把車子開動了。燕子不能夠依照原定的計劃過去拉開車門把這個開車的人拉下車來。

但是，燕子仍然不服氣讓這人逃掉。她發狠地一跳跳前去，脚在車尾的擋架上一踏，身子向前仆，就撲到了車尾上了。她用力按緊車尾的表面，把身子穩在那裏。

車子繼續向前駛，燕子伏在車尾上，準備向車頂上爬上去。但是，車中那個人也從倒後鏡中看到她了，於是，一面把車子向前開着，她就一面扭着軚盤，把車子向左擺，又向右擺，又向左擺，在路上以之字形路綫前進着。這樣的前進路綫，就不斷地造成離心力，要把燕子甩開。而那車子的表面是很滑的，不按緊的話，人就會滑離而掉在街上了。

燕子就祇好緊緊地按着，沒有空再爬上車頂了。事實上，她逗留在車尾上，也很困難。

那個開車的女人也是充滿了慌張的。她生怕會給燕子爬上車頂，一方面要注意着燕子，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着前頭的路，精神無法集中，所以終於一不小心就向路邊一支街燈柱撞了過去。要閃避也來不及了。「轟隆」一聲，撞個正着，車子猝然停下，那衝力使燕子向前一滑，頭在擋風玻璃上一撞，把她彈了回來，再滾跌在地上。

這一跌，使燕子滿天星斗，差點失去了知覺。燕子極力掙扎着保持住知覺，也要好一陣才能爬起來。當她站起來了的時候，她却發覺，車中已經沒有人了。她衝前去看看。沒有錯，果然，開車的人已經不在車中了，車門打開着。那個開車的女人並不是因爲車子這樣撞了一撞而倒了下來，她是下車逃走了。

燕子的咀巴吐着低低的咒駡，連忙四面望望，已經看不到那女人的踪影了。她忙衝到最接近的一個街口，而街口後面望望，也看不見人。再衝到另一邊街口，也看不見人。

燕子最後祇好再回到了那部車子，坐進司機位內，搜一搜什物抽屜，却有了相當美滿的發現。她找到了一

隻記事册，而那隻記事册的裏面，除了記着人名電話外，還記着記事册主人姓名。

那主人是一個女人。很普通的名字：黃燕芳。還有一個地址：這眞妙了！

燕子拿着這本小小的記事簿，考慮着。應放回原處，還是應該拿走呢？最後，她還是決定放回原處。這樣，簿子的主人，就不會知道她是已經找到了這本簿子，於是，也許就不會提防她找上門去了。如果她把這本小册子拿走，那麼，對方發現小册子不見了，當然就知道是落入她手中。

於是，燕子把小册子上的那人名和地址記牢了，就把它放回了什物抽屜中，匆匆走開。

眞是一個幽靜的住宅區，太幽靜了，撞了車子居然也沒有人知道。一直到燕子走掉了，還沒有人出現了，就連那園墻被撞的住宅的主人，也是不知道的。也許花園太大，而屋子距離太遠了，園墻又沒有撞破，祗是發出了轟隆一聲，屋子裏的人又望不見墻外，根本不知道出了事。

燕子若無其事地在街上走着，向她那間酒店走回去。她是打算在司馬洛回來了之後，再和司馬洛商量一下，如何利用這本小册子上的地址，去進行調查。以前，他們一直找不到綫索，但是現在，綫索是終於找到，他們一定要加以利用。

司馬洛不是說決回來了嗎？也許當她回到酒店的時候，司馬洛已經在那裏等着她了，那時，她們就可盤算一下，下一步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可是，她却不知道，司馬洛暫時是不會回到酒店來的了。此刻，司馬洛已經正在追趕那個開車追撞燕子的女郎。

這也是一件很湊巧的事。當燕子剛剛從那車子的車尾滾下來的時候，也就是司馬洛剛剛回到來的時候。司

馬洛的車子剛剛到達一個街口，看見了燕子跌下來，也看見那個開車的戴黑眼鏡女郎匆匆下車，逃過了街口。他馬上把車子一轉，從另一頭駛過去，打算在街口另一頭兜截。但是，當他的車子到達了街的另一頭時，他却剛好看見那個女郎正以敏捷的動作，爬上街的中段一道花園圍墻。當時，司馬洛的心大大地震了一震，以為這個女郎就是住在這間屋子裏的。

不過，他跟着又想到，如果她是住在這裏的話，她就不會是爬墻進去，而是從大門口進去的了。於是她匆匆下車，追到了那圍墻的旁邊，也跳起來，扳着圍墻的邊緣，把身子拉上去，向圍墻之內張望。

他却看見那女郎現在已到了花園的另一邊，正爬上牆頭。原來她是要從另一邊爬出去。她和這間屋子的人並沒有任何關係，她祗是借這座花園作為跳板，以躲避可能向她追來的燕子而已。

司馬洛並沒有爬進去。

那個女人，既然是正在從另一邊的圍牆爬出去，那他就是爬進去，也沒有用了。於是他又跑回他的車子，開動了，向花園的後面繞過去。

當他的車子到達的時候，他發覺還是遲了一點。這個女郎剛剛跳上了一部的士，而的士把她載走了。還好，他沒有失去她。她不過是坐的士走吧了，的士是很容易跟踪的。於是司馬洛開着車子，小心地跟在後面。

那個女郎似乎並沒有發覺她是受到了跟踪，那部的士並沒有開得很快，祗是以普普通通的速度前進着，向市區進發。司馬洛小心地跟在後面，心裏在微笑着。這一次，看來她要逃脫，是不容易了。他終於找到了她們了！

那部的士進入了市區，通過了市區的繁盛區域，又向市區另一邊的郊區進發。

後來的士就到達了另一邊的郊區，在一座巨宅的面前停了下來。

這是一間很大的古老屋子，有三層，起碼有三十間房間，看來歷史總有七八十年了。這個時代，已很少人會建造這種巨宅。祇有在以前，那些古老人家的大家族都住在一起，才會用這種巨宅。是西式的，也許在多年以前，是一家歐洲人住在這裏的。不過現在，這一家人可能已經不住在這裏了。屋子的外表殘舊而剝落，看來起碼二十年不曾粉飾過，頂樓有兩個窗口，是連窗門也沒有了的，祇剩下了一個空洞。屋子是座落在一片草坪上的，而草坪也是年久失修，蔓草叢生的。屋子的周圍是樹林。

那個女郎下車，進入屋內，那部的士則掉了頭，沿着原路駛回來了。這部的士駛了一段路，就經過司馬洛的車子。這時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停在路邊，而車中也沒有人了。

司馬洛已經下了車，進入了樹林中，正在通過樹林，繞向屋子後面。他一點時間都不浪費。

屋後是最接近樹林的地方，他祇要越過幾呎的空地，就到達了屋子的後門。

屋子樓下的窗門都是緊緊地關上的了，祇有後門打開着，所以司馬洛也祇好從後門進去了。

他並不害怕。他手上有槍，而且有其他的武器，遭遇到任何敵手，他都有一戰的機會的。

他踏入了屋中，發覺那裏是一條走廊，陰暗而破落的，一直通到屋子的前面去。走廊的左邊，一個門口之內就是廚房，另一邊則是好幾個房間的門口，都是打開着的，裏面都沒有人。

既然這些房間裏面沒有人，司馬洛進去也是白跑一場，所以他沒有進去。很自然地，他就一直沿着走廊走出去，到達了那間大廳的裏面。

這一次他看了人了。他不禁愕了一愕。有一個女郎就坐在大廳的一邊，靠近着牆邊的兩張椅子上。她就是

剛才下了的士那個女郎，鼻子上還架着那副大大的黑眼鏡。由於有這副黑眼鏡遮着，看不見她的眼中有什麼表情。但她臉上的其餘部份則是毫無表情的，而她的人也不動，只是靜靜地坐在那張椅子上，似乎正在等着他。

司馬洛小心地望望另一邊的樓梯口。

如果還有人會來的話，這樓梯口就是唯一的來路了。但他可以望見高高的二樓樓梯口，不見人影。如果有人要從樓上下來暗算他的話，也是不可能那麼快就到達他的身邊的。

「你是誰？」司馬洛問。

只有他的聲音在這又高又寬又空虛的廳中廻响着，她沒有回答，臉上也沒有任何反應。他真懷疑她只是一具死屍或者蠟像，沒有生命的。

「我問你是誰？」司馬洛又說。

他的聲音又在這空虛的廳中廻响着。空虛是最合適的形容辭了，因爲廳中根本沒有任何傢具，只有她坐着的那張古舊的椅子是唯一的傢具。

「很好，」司馬洛說：「你不肯回答，我也不和你客氣了，小姐！」

說着，他就大踏步向她直走過去。

還有十五呎到達她的時候，地面忽然很快地沉下去，而她脚邊的地面出現了一條裂縫，在她脚前的地面正在向下降。降得很快。

司馬洛回頭，看見後面的地面也正在升起。

原來他站着的那塊地面是活的，有點像一塊方形的巨大翹板，現在翹板正在翻轉過來，要把他倒進地底裏

去。

回頭跑是沒有機會了，地板會愈來愈斜，他跑不了幾步，就會斜到使他再滾回來的。

司馬洛一咬牙，就繼續向前衝去，一面向前一撲。兩隻手扳住了她的腳邊的裂縫邊緣。

他跌不下去。他扳住了。

但是，這個女人卻在這時跳了起來，提起一隻腳，向他的手上踏下來。司馬洛不能閃避，一放手他就要跌下去了。於是他分出了一隻手來，快如閃電地接住了她這隻腳，一托一拖。她尖叫着，失去了平衡，就飛過了他的頭頂，向下直跌。他沒有跌下去，她卻反而跌下去了。司馬洛正舒一口氣時，發現他的一雙腳給一雙手抓住了。

這雙手以非常強大的氣力把司馬洛一扯。這時，司馬洛還只是一隻手扳住那條邊緣，而另一隻手則還沒有機會再扳上去。而且，這隻扳住的手，也只是幾隻手指可以用力而已，這幾隻手指，單是支持他本身的重量已經夠吃力了！實在無法再負担這沉重的，而且是出乎意外的一扯。司馬洛的手也從這條邊緣滑脫了，直向下跌。

這時，他才看到原來是那個女郎的雙手扯着他的腳。她跌下去，自然急着要抓到一些東西來阻止自己跌下去，而她唯一可以抓到的東西就是司馬洛的雙腳，於是她就抓住了司馬洛的雙腳。司馬洛的幾隻手指無法負担得起兩個人的重量，於是就和她一起跌下去了。

在跌下去的這一秒鐘內，司馬洛也不知出了多少汗。他不知道下面有什麼東西等着他。是刀山？是一窰毒蛇？即使不是這個，而是像上面這樣的石板地也够他摔個半死的了。

他只能够把身子縮成了一球，希望下面只是硬地，這樣，他着地時也許不會傷得那麼重。

接着他就着地了。謝上天！那不是刀山，也不是毒蛇，甚至不是硬地，而只是一堆鬆軟的泥土。好像跌在一張床上一樣，不過不會彈起，那鬆軟的泥土吸收了大部份的震力。

司馬洛打了一個滾，抬頭，看見光綫正在很快消失。那是由於那塊石板地面傾斜過了之後，現在正在升回原狀。很快，地面就合上了上面的亮光再也射不下來，他便陷入了絕對的漆黑中。

他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如果他還懸掛在那邊緣處，那會發生什麼呢？那麼沉重的石板，他這脆弱的血肉之軀是無法抵擋的。很可能他會這樣給攔腰壓爲兩截了。

在亮光消失之前，他看到他與那地面的距離是大約二十呎。

接着他記起了那個女郎。在漆黑之中，伸手不見五指，她是看不到她在什麼地方的。而且，爲了防備她有路逃走起見，必須要快點看到她。

司馬洛連忙摸出袋裏的噴氣打火機，按着了，打火機發出亮光，他看見她了。

她正在呆呆地爬起來。一看見司馬洛，臉上露出了猙獰表情，張牙舞爪地向司馬洛撲過來。

司馬洛咒罵一聲，坐在地伸起雙腳，向她一撐。這一動，打火機就熄掉了，他看不見她，但是他感覺到雙腳撐中了一具軟軟的肉體。她叫了一聲，滾開了！

司馬洛再擦亮打火機，照一照，看見她已經倒在地上了，正在苦着臉。

她暫時不能抵抗了，司馬洛就把打火機熄滅，向她撲了過去，在黑暗中把她捉住。她連忙掙扎，但司馬洛在黑暗中找到她的雙手拗到背後！

這樣，她就更加無法抵抗了。縱使她的身上有什麼武器，她也無法拿出來使用。

司馬洛，一隻手把她的雙手禁制背後，另一隻手就在她的身上亂摸。

「不——不要，你幹什麼？」她發抖着叫。

「對不起，」司馬洛說：「不過，我得先看看淸楚你的身上有沒有武器！」

她是反對他這樣做的，但是無法反抗。而司馬洛通常也不願意對一個女人如此無禮，但是環境則逼使他非如此做不可。假如她的身上藏着一把刀子，他是無法提防，她很容易把他刺死。

他細細地摸過她身上的每一個部份，甚至把那短短的頭髮裏面他也搜過了。沒有什麼發現。

但是，女人還有一兩個地方可以收藏武器，如果隔着衣服去摸，是不容易摸出來的。他那隻手移到她的背上，找尋她的乳罩的扣子。

「你——你幹什麼？」她恐怖地大叫着。

「對不起！」司馬洛說：「我要把衣服脫光，檢查得澈底一些！」

他解開了扣子，乳罩鬆了下來。她更加拚命地掙扎，但是可惜她的雙手給緊緊地制在背後，而且是向上提起了的，一動起來她就痛。

司馬洛的手伸到了她的胸前，觸到了一雙十分飽滿，很柔軟但是又很挺實的乳房。她雖然無疑地是非常討厭他這個動作的，但是她仍然有着自然的反應，當他的手一觸，她那本來是非常柔軟的乳頭，便自然地硬挺了起來。

「你——你這麼壞！不准碰我！」她叫道。

這雖然是一個很具誘惑性的地方，但這並不是司馬洛的目的地，所以司馬洛也沒有去碰。司馬洛只是小心地摸索她那副乳罩那兩個硬硬的杯的內部。這是不能不防的。他見過不少女人，就是這裏面藏着非常危險的武器。

但她這副乳罩的裏面則是乾淨無物的。

司馬洛又伸手進她的褲腰之內，由於這個地方也是可以收藏武器的地方。她拚命要把兩腿合起來，但是司馬洛早已有此準備，他已經先行從她的後面把一隻膝蓋伸進了她的兩腿之間了。所以她的腿子也就無法合上。

不過司馬洛還是保存忠厚，手並沒有伸進她那條薄薄的三角褲之內，只在外面輕輕摸一摸。

他摸到了飽滿的一團賁起地方，但那並不是什麼武器。那是天生的良好戰場。

「我要殺你！我要殺你！」她瘋狂地大叫着：「你這魔鬼！你們男人都是魔鬼！」

但是司馬洛還是做完了他所想做的事情。他把她推開了，說：「好了，檢驗及格了。」

他再亮起了打火機，照照周圍，發覺這是一間很大的地下室，面積比上面那間大廳還要大，很可能是等於全間屋子的面積。他發覺牆邊還有好些金屬燭台，燭台上還有燒剩一部份的蠟燭。

他過去把其中一支蠟燭點上了。

「不要！」那女郎叫道：「你會把這裏的空氣都燒完！我們會悶死的！」

「別傻吧！」司馬洛說：「這裏既然有燭台，當然有空氣進來的，難道建造這間屋子的人沒有想到這一點？」

事實上，他發覺了每個燭台下面都有一個拳頭大的洞，新鮮空氣正從他面前這洞中透出來。

很可惜，除了這些洞之外似乎就沒有其他的出路了。他奇怪這座地下室本來是作什麼用的。

他轉過來，再看看她。她正挨在最遠的一個角落裏瞪着他。他上前一步，她就挨得更緊，一面叫道：「你——你不要過來，不准你碰我！」

司馬洛微笑，拔出他帶在身上的手槍：「我也不是很想碰你。現在你先看清楚吧，我這是一把手槍，只要我一扳槍機，你就要死了，所以，當你的朋友們打開上面的地板時，你得叫她們不要對我作什麼不利的行動，不然你要先死了！」

這樣說着，他已經到達了她的身邊，槍抵着她的脅下。

現在近看，而且她的鼻子上已經沒有了那副黑眼鏡，他可以看到她果然是一個很美麗的女郎，很年輕，額部齊整而完美，正是他從銀幕上看到的那副額。可惜她沒有一把蝦蟆聲音，不然，他要先在她的身上洩氣一番了。

不過，她還是她們的其中之一人。這一點，並沒有使她的可愛程度增加。她卻流出了眼淚來。她叫道：「誰會打開那上面？上面沒有人，也不會有人來，我們會死在這裏的！」

「那你那些孿生姊妹呢？」司馬洛問。

「孿生——？」她吃驚地看着他，「你怎知道？你見過我們？」

「別管！」司馬洛說：「回答我的問題！」

「她們不是住在這裏的，」她說：「她們也不會到這裏來！」

「那你又來幹什麼？」司馬洛問。

「我發現你跟踪我，我引你來的！」她說。

「你怎知道有這個地方？」司馬洛問。

「我們有一次到這裏來玩的時候發現的。」她說：「我們把地板內的滑輪修好了。」

「你就打算讓我跌下去，永遠困在這裏？」

她聳聳肩，對他這個推測不表示反對，亦不表示贊成。不表示反對通常就是贊成的表示了。

「這眞有趣了！」司馬洛冷笑，「但也太沒有志氣。你們不是說我是一個害人虫嗎？爲什麼不轟轟烈烈，好像殺賴光明和殺張明達一樣殺死我？這樣不偷偷摸摸一點嗎？」

她有點難爲情地低下頭來。

「現在好了，」司馬洛說：「現在，你也要陪我死在這裏了！」

她露出了一秒鐘的恐懼，但是隨即又倔强地抬起頭來，正視着他：「這樣也是好的，起碼你也要死，你不會再害人了！」

司馬洛沒好氣地轉身，在那軟泥地上坐了下來，低下頭，尋思了一下，後來又抬頭四面望望，找尋逃走之路。

看來，這裏是和銅牆鐵壁沒有分別，就是掘泥土逃出去，也要掘一輩子才行了。這裏的天花板也就是屋子的地板，但是太高了，沒有可能摸到。就是摸得到，那又如何？也不夠氣力把那沉重的地板扳低而逃出去的？沒有逃路，又不會有人到這裏來，那麼，他們豈不是死定了？

她也站得倦了，也在那邊坐下來。司馬洛凝視着她，她警覺地連忙伸手進衣服把乳罩扣好。

「你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司馬洛說：「這是廢話！」

「我用不着你讚我！」她憤憤地說。

「那些長得像貓狗牛馬一樣的女人，她們恨男人，我可以理解，」司馬洛說：「因爲男人老是不看中她們。但是你，你沒有理由的。像你這樣美麗的一個女人，沒有可能恨男人的！」

她不能做聲，也不看他。

「我在問你！」司馬洛大聲吼道：「我在問你！爲什麼你也恨男人？」

他的聲音的响亮使她吃了一驚地抬頭，而他的聲音在地下室內也繼續刺耳地迴响着。

「你沒有聽見嗎？」司馬洛說：「我問你，你就要答我，不然，我有很多方法可以對付你的。你是一個女人，我是你所恨的男人！」

「你——你不要碰我！」她慌忙說道。

「你以爲我就很有興趣碰你嗎？」司馬洛不屑地道：「我問了你一個問題，我要你答我！」

「我——我八歲的時候就給你們的男人硬來——這還不够嗎？」

這樣說着，她眼中就現出着憤怒的光芒。

「噢，我很爲你難過，」司馬洛說：「我們男人，有些的確是野獸。會去欺負一個八歲女孩子的男人，就是野獸無疑了。那這個人，你有沒有把他也殺掉？」

「可惜我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他，」她說：「不然，我會首先向他開刀的！」

「唔，」司馬洛說：「原來這就是原因了。小時候受到了男人的欺負，現在，你就要向男人報復？就是爲

了這個原因？」

「這個原因還不够嗎？」她冷酷地說。

「你們都是爲了這個原因嗎？」司馬洛問：「你們不會全部都是在八歲時候給人家——？」

她不答，扭過頭去望別處，充滿了輕蔑的。

「你們一共有幾個人？」司馬洛問：「奇怪！你們怎麼都是一模一樣的？難道你們眞的是三個孿生姊妹？三個孿生姊妹一起長大，這是很少有的事情，尤其是還是長得這麼漂亮！」

她瞥了他一眼，但又轉過去，不回答他。

「至少，」司馬洛說：「說出你的名字！」

她還是不回答。這使司馬洛沉不住氣了。她是什麼東西？她有資格看不起他？司馬洛一跳跳起來，大聲叫道：「你沒有聽見嗎？我在問你！」他向她上前一步。

她又懷疑他可能要幹什麼了，連忙說：「不！不要過來，我叫陳芬。」

「很好，陳芬，」司馬洛說：「是你們把賴光明和張明達殺死的，是不是？」

陳芬點點頭，引以爲榮的。她說：「他們都是野獸，他們都是早就不該活在世上的了！」

「這個我沒有異議，」司馬洛說：「但是，你們對我，則似乎過份一點了吧？我從來不騙女人，也不害女人。你們爲什麼要這樣對我？」

「哼！」陳芬冷笑，「瘋狗總不認爲自己是瘋的，喝醉了的人也總不認爲自己是醉的！」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把胸中的怒火壓下去。他奇怪，這句話拿來形容她自己，是否會更加貼切。而且，

他現在又一次覺得他以前一個理論，的確是很對的，那就是，一個女人長得美麗，的確是很便宜的。在這之前，他簡直發過誓，當他捉到做這件事的人時，他就有理沒理，痛打一頓了。但是現在他已經捉到了，而且她剛剛還是打算把他活埋在這地下室裏的，他却打不下手。

他盡可能溫和地說：「那麼，你們就是爲了這個理由而殺人了？」

她驕傲地點點頭。

「你們一共究竟有多少人？」司馬洛問。

她又不回答了。司馬洛恐嚇地向前走一步。她馬上一抬頭，又恐懼地瞪着他，吶吶着：「你——你想怎樣？」

「你知道我可以怎樣的，」司馬洛說：「我現在警告你，我問你的問題，如果你不回答我，那你最害怕我做的事，我也會做出來了！」

她深吸了一口氣：「你——你做好了！我不怕你！你是狗！反正你也是要做的了！我告訴了你，你還是要做的！狗見了肉，會不吃嗎？」

司馬洛也憤怒地深吸了一口氣，眞想動手把他說要做的事情做出來了。不過，如果他做的話，這就等於證明她所說的是事實，他眞是野獸了。他盡可能把聲音壓成溫和，嘆一口氣，說：「你還保守什麼秘密呢？你不知道我們現在都要死了嗎？你說出來是要死，不說出來也是要死！」

她的眼睛睜了一睜，慌張在四面望望，記起了死亡的事。當她看不到逃走之路，死亡的問題，更加逼切。她忽然雙手掩着臉嚶嚶啜泣起來。

司馬洛只能坐在原處，苦笑看着她。女人到底就是女人，一個女人在哭的時候，也是最麻煩的時候，她一哭就什麼都不管了，哄也哄不來，嚇也嚇不來的。

他只好坐在那裏等她哭完。

他暫時不理她，担心着自己的問題，一面則游目四顧，找尋着任何可以逃走的路。他在想，他們可能在這裏逗留很久，而他是需要睡覺的。在他睡着了之後，她會不會乘機過來殺死他呢？雖然反正是死了，她也許也會以殺他爲快的。不過，如果殺死了他，她就是對着一具屍體在等死，她會死得更爲可怕的。她有沒有想到這一點？如果她想到了這一點，也許她就不敢造次了。

如果，如果，都是如果。

時間過去了很久，她也已經哭完了，不過還是把頭埋在兩腿之間，而用雙手捧着臉。

司馬洛忽然從眼角裏注意到了有一些動作。他一驚，扭頭望過去，看見有一隻巨大的老鼠正從一隻燭台下的通風洞裏爬出來。

也許，這座巨大的地下室已經成爲了老鼠的住處了。這兩個外來的不速之客的降臨，把老鼠都嚇走，但是現在，老鼠又回來了。有多少老鼠？這些老鼠會不會向他們襲擊？

他看着那隻老鼠的時候，那隻老鼠也同樣地正在看他。

鼠輩就是鼠輩，欺善怕惡。人沒有什麼兇惡的表示，牠就不害怕了，而且不害怕的時候，就會認爲人是可欺的了。而且牠似乎已經看出了，陳芬是女性，她是較爲可欺的。牠小心地一步一步向陳芬走去。

陳芬仍低着頭，並不知道這隻老鼠的出現。

燭台上的燭火開始閃動，那是由於燭台上的那一小段蠟燭已經快燒完了，現在接近熄滅。

那隻老鼠到達了陳芬的脚邊，用鼻子在陳芬的脚背上嗅着。當陳芬還是沒有反應的時候，牠就用兩隻脚踏到了陳芬的脚上。

這一次，陳芬有所感覺了，她抬起頭來，一看，喉嚨間就吐出了一聲刺耳的尖叫。那隻老鼠嚇得差點飛了起來，火箭一樣快地逃回了那個通風洞，而陳芬也和牠差不了多少，她也跳了起來，尖叫着逃走。這也是司馬洛不明白的一件事：女人怎麼會這樣怕老鼠的？

但是這是事實，這隻老鼠的出現，使陳芬恐懼到難以置信的程度。也無目的地跑着，在牆上撞了一撞，彈回來，仆到司馬洛的身邊。

司馬洛忙把她扶住，她就倒進了司馬洛的懷中，就在那裏，大聲地哭了起來。

很自然地，司馬洛輕輕地抱着她。

接着蠟燭作了最後的幾下跳動，就熄滅了。

「不——不要熄燈！」他也把他抱緊了，可憐地尖叫着，「快點上！」

「好吧！」司馬洛就要起身去點蠟燭。

但她又把他拉住叫着。「不要離開我。」

這使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女人可以做大事的，的確少得很。一隻老鼠出現，就怕成這個樣子了，而她還是殺人的劊子手呢！

「好了，」他說：「你冷靜一點吧！這邊就有一隻燭台，我們一起過去點好了。」

他把打火機擦亮了。她還是緊擁着他。他幾乎要把她抱過去。

她把蠟燭點上了。她才放心地放開他，不過還是挨着他。她說：「我——可在你身邊嗎？」

司馬洛聳聳肩：「我不反對，祇要你不嫌棄。事實上，這樣好一點，因爲，這些老鼠——」

「這些老鼠怎樣了？」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還不知道牠們有多少隻。如果多的，——」

「那——那又怎樣？」

「這裏是牠們的家，」司馬洛危言聳聽地說：「我們佔了牠們的家，你以爲牠們會怎樣？」

「那——那我們怎麼辦？」陳芬問。

「你担心什麼？」司馬洛微笑，「我們反正是要死的了，怎樣死法祇是方式問題！哈哈！」

陳芬又挨到了他的身上來，用雙手掩着臉，痛哭起來。

司馬洛輕輕擁着她。她就緊挨在他的身上，一個柔軟而溫暖的女人，鬢髮之間，難免有一陣少女的香氣升上來，升進他的鼻端。

「好了，好了，」司馬洛，有點於心不忍的，「別哭了，陳芬，讓我們來談談吧！我們小心地商量一下，看看有什麼辦法對付。」

陳芬還是掩着臉哭着。她嗚咽着說：「有什麼辦法好想的？我們不能離開這裏，我們一定會死在這裏！」

司馬洛笑道：「你怎麼知道沒有辦法？你面前就是一個設辦法的專家。你把情形清清楚楚地對我說出來，讓我看看有沒有辦法可想吧！」

陳芬停止了哭，抬頭看着他：「有什麼好說的？這裏是沒有路逃走的！」

「你們怎樣發現這個地方的？」司馬洛問。

「我已經說過了，」陳芬說：「我們是來這裏玩的時候發現的，我們發現了這裏，起先，這塊地面裏的鍵已經發了銹，不大靈活，但是後來，我們把它修好了，我們在鍵上加了油。」

「就是預備用來陷人的？」司馬洛問。

「必要時，可以作這個用途。」陳芬說。

「你發現我在跟踪着你，」司馬洛說：「於是你就記起了這個陷阱，你就把我引來了？」

「對了，」陳芬說。

「那眞好，」司馬洛說：「幸而上天有眼，讓我把你也拉下來陪葬！」

陳芬恨恨地瞪了他一眼，不過還是挨在他的身上。司馬洛又說：「那麼，你們沒有研究過這裏有沒有逃路嗎？」

「這裏是個陷阱，」陳芬說：「陷阱怎會有逃路呢？這是根本不需要研究的。」

「唔，你們沒有研究過，」司馬洛說：「那還有點希望！讓我想一想。」

他沉默了下來。陳芬也沉默着，讓他有機會想想辦法。過了好一陣，她不耐煩地推推他：「怎麼了，司馬洛，想出辦法來了沒有？」

司馬洛吃吃笑：「怎麼了，你在倚賴起我來了，為什麼你自己不想想辦法？」

「我——我沒辦法！」陳芬難為情低着頭。

「但我想出了辦法，對你也不是得有好處的，」司馬洛說：「如果我們一起逃出去，你以為我會放過你？」

「我——我不想死在這裏，」陳芬嗚咽着，「我不想這樣死——」

「眞有勇氣！」司馬洛冷笑。

陳芬飲泣着，漸漸，她的情緒又再度平復下來，哭聲也靜下去了。但是，就在這個時候，她却忽然聽到了一些聲音，就來自她身後的墻壁之內。那是一陣細碎的聲音，似乎有些什麼東西在墻壁的後面移動着。她大吃一驚，連忙離開墻壁，繞到了司馬洛的身子的另一邊。

「那——那是什麼聲音？」她慌張地問。

司馬洛微笑：「我猜就是老鼠的聲音，牠們不單住在這裏面，而且還住在，那墻壁後面！而且，你聽聽聲音，就知道有多少了！」

「那——那怎麼辦？」陳芬慌張地搖着他，「牠們，牠們會來的！」

「你說對了，」司馬洛說：「牠們會來的，而且我也抵抗不來。一隻兩隻老鼠我可以抵抗，十隻二十隻我也可以抵抗，但是如果再多——而且，我們終於會餓到沒有氣力的。我們能吃老鼠充飢，但是老鼠呢，牠們却是什麼都吃的。」

「不！不要說了！」陳芬搖着他，「你得想辦法，想個辦法離開這裏！」

「也許我是有辦法離開這裏的！」司馬洛說：「但是，我為什麼要帶你走呢？」

「你不能把我丢下的！」陳芬連忙地叫道。

「你告訴我一個我不能把你丟下的理由吧！」司馬洛說：「你有什麼地方值得我來救你？」

「我——你不是這樣的人吧？」陳芬說：「你不會這樣丟下一個女人的吧？」

「唔！」司馬洛說：「現在你忽然認爲我是一個好人了。怎麼，剛剛在不久之前，你還是認爲我是一個該殺的人！」

「我不知道，」陳芬哭着，「總之，你得帶我離開這裏！我可以爲你做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

「任何事情！」陳芬一咬牙，狠狠地答應。

「這也贖不了你的罪的，」司馬洛微笑，「你是個殺人兇手，你即使怎樣巴結我，我也沒有權赦免你的！」

「我——我並沒有殺過人呀！」陳芬說。

司馬洛笑起來：「現在你又告訴我一些新聞了，你沒有殺人！你剛剛在不久之前還是全都承認了的！」

「我的確沒有動過手，」陳芬說：「我一向不肯動手的，我祇負責開車！祇是他們動手！」

「這樣倒好一點了！」司馬洛微笑。

「這是眞話，我——我就是不忍下手，」陳芬道：「我咀也雖然這樣說，但我是不能殺人的我做不到。」

「不過，你還是贊成她們的原則的，不是嗎？」司馬洛說：「你是贊成她們的做法的。」

「她們的做法有什麼不對？」陳芬說：「是你們男人把我們害成這樣的。你們男人害女人，法律不能制裁，我們祇好自己來了！」

「我不否認你給男人害過，」司馬洛說：「不過，你們自己代表法律，不是荒唐了一點吧？你們有什麼資格代表法律，有什麼資格自任法官，陪審員和劊子手？」

「我們祇是對付應該對付的人！」

「法律的用處就是肯定誰是應該對付的人！」司馬洛說：「你們沒有經過法律而行事，你們就找錯了應該對付的對象了！」

「我們並沒有錯！」陳芬說。

「你們對付我，就是錯的。」司馬洛說。

陳芬剛剛雖然還是在求司馬洛救她，不過談起她們的原則來，她却要加以維護了。她說：「我們沒有錯，你不是害過不少女人嗎？」

「我承認我和不少女人睡過覺，」司馬洛說：「我從來沒有用過暴力和騙術！那些女人都是成年人，她們是自願的。一個成年人有權做她們喜歡做的事。祇要不是犯法的就是了。我不能算是害他們，如果說我是害他們，那我也一樣可以說是她們害了我！」

「我不相信！」陳芬堅決地搖着頭，「沒有女人會自願和你做這件事的。」

「他們是尋求快樂和享受吧！」司馬洛說。

「尋求什麼快樂，什麼享受？」陳芬說：「這是痛苦的事！」

「你不是小孩子了，」司馬洛說：「你不會眞的還是這樣天眞吧？」

「不是天眞，」陳芬說：「我做過知道。」

「你和誰做過？」司馬洛問。

「八歲時那一次——」

「唔，那一次，」司馬洛說：「那時你還是個小孩子！小孩子怎能做大人的事情？你現在長大了，感覺又會不同了，傻瓜！」

「不要騙我了，我不會相信的！」陳芬說。

「你的意思是說，」司馬洛詫異地看着她，「除了八歲時，一次之外，你就沒有過另一次的經驗了？」

「沒有，」陳芬不屑地道：「我怎會有？我根本看見男人就已經噁心了！」

「你是白活了這許多年了！」司馬洛說。

「你騙不倒我的，」陳芬堅決地搖着頭，「我怎樣都不會相信！」

「我並不是在騙你，」司馬洛說：「你自己也會感覺的。譬如剛才，我摟你的身，我碰過你的，你問問良心，你有什麼感覺吧！」

「我沒有感覺！」她立卽否認，而且是很大聲地否認。但是，因爲她否認得太大聲了，所以反而使人聽出她說的是違心之言。

「好吧！」司馬洛說：「你要出去，你得聽我的話！你先告訴我們的事吧！你們究竟有多少人，是以誰爲首的？」

她的頭又抬了起來，在燭光之下懷疑地凝視着他。後來她搖頭：「不，我不會告訴你的！」

「你怎麼了？」司馬洛沒好氣道：「你剛剛還說祗要我肯救你出去，你什麼都願意做的。」

「但你還沒有救我出去，」她說：「我怎麼知道你是不是騙我？如果我告訴了你，你不帶我出去呢？或者，你根本不是有辦法出去。」

「如果我帶了你出去，你不告訴我，那我也沒有辦法的。」司馬洛說。

「什麼沒有辦法？」陳芬說：「我是在你的掌握之中，你要怎樣對我都可以的！」

「你不要以爲我是一個那麼兇的人，」司馬洛說：「我對女人硬不起心腸，這是我弱點！」

「你在騙誰？」陳芬不屑地一歪咀唇。

「我並不騙誰，」司馬洛說：「這是有事實可證明。換了你是我，你以爲我應不應該打你一頓？你在不久前企圖用車撞死我的女朋友！」

「我並不是要撞死她，」陳芬說：「我祇是要嚇她吧了。我早就說過，我是不肯殺人的！」

「你是這樣說吧了，」司馬洛說：「我不能肯定，而且，我剛才也不知道你是不打算撞死她的。我應該打你，我也沒有打！」

陳芬聳聳肩：「你似乎想證明是個君子！」

「我是一個君子。」司馬洛說。

「那我就不怕了，」陳芬說：「既然是一個君子，你就不會把我一個人在這裏丟下！」

「這却難講了，」司馬洛說：「在這種情形之下，我是可能破一次例的！」

「你把我救了出去，我就會告訴你的了，」陳芬說：「在這之前你不能逼我告訴你什麼。」

「一言爲定？」司馬洛問。

「一言爲定。」陳芬說。

「好，」司馬洛說：「我弄你出去好了！」

「你眞有辦法嗎？」陳芬問。

「你看！」司馬洛拉她走開，離開了他們摸着的墻壁，一面轉身指着那墻壁：「看這裏，這裏太空了，似乎缺了一隻燭台。」

陳芬點點頭。因爲，三面墻壁的正中間，都是有一隻燭台的，就祗有那一邊的墻壁沒有。現在實際看來，就不免覺得，這裏沒有一隻燭台，似乎是缺乏了對稱感了。

司馬洛微笑：「我早就覺得，這裏是應該有一條出路的。譬如說，以前的人，打算把關在這裏的囚徒捉上去，加以處決之類，如果囚徒不肯出去的，難道他們用漁網來撈嗎？一定有一道門可以開進來的，他們就可進來把囚徒押出去。」

「這——這眞的嗎？」陳芬半信半疑地問。

「你看是不是呢？」司馬洛說：「這裏缺了一隻燭台，一定就是表示，這裏就是那度門的所在了。而且，還有那些老鼠告訴我們！」

「老鼠告訴我們？」陳芬又迷惘地望着他。

「你不是眞的這麼笨的吧？」司馬洛說：「我們聽見老鼠的聲音，證明這墻後面是中空的。而且，這墻壁一定很薄，不然的話，我們就不會聽到老鼠的聲音了。」

這樣一說，陳芬就恍然大悟了，她的眼中，閃爍着希望的光采。「那——那我們怎樣把這度門弄開呢？」

「門的開關當然不會在這裏面，」司馬洛說：「不過，讓我們先肯定這度門是存在的吧！」

他拔出槍來，用槍柄在那片問題墻壁上輕輕敲着，輕輕敲着。這樣敲起來，就相當清楚了。裏面空虛地方，和裏面結實的地方敲起來聲音是不同的。他很快就試出了，那中空的地方是大約四呎寬和六呎高的。這正是一度門的大小。

「不錯，」司馬洛說：「果然是一度門！」

「那——，我們怎樣把這門弄破呢？」陳芬說：「你試試開槍吧！」

司馬洛微笑搖頭：「開槍沒有用的，即使有一千顆子彈，恐怕也未必能把這墻壁打破的。而且，反而槍聲會把我們的耳膜震破！」

「那怎麼辦？」陳芬問。

司馬洛蹲了下來，在墻壁上找尋着。在打火機的幫助之下，他在接近地面之處果然找到了一條縫隙。很細的一條縫隙，而這是另外三面墻壁上所沒有的。

「這裏就是！」司馬洛說：「這是門縫！」

「怎樣？」陳芬說：「我們怎能弄開！」

「你到那邊去吧！」司馬洛指墻壁的盡頭，「那個角落裏在地上伏下來，用兩手抱着頭！」

「爲什麼？」她問。

「你想出去，你就得聽我指揮，不要浪費時間問這個問那個好不好？」司馬洛沒好氣地道。

也許是爲了要離開這裏，陳芬無法不低首下心，她祗好依着司馬洛的指揮，走了過去，在地上伏了下來，

用兩手抱着頭。

「好了，」司馬洛說：「就這樣不要動了。掩着耳朵，等爆炸過了之後才好起來！」

「爆炸？」她馬上又把頭抬起來了，「你不能在這裏爆炸，你會把我們都炸死的！」

「你別多事好不好？」司馬洛氣結地大叫道：「你那裏是死角，任何碎片和爆炸力都會給墻壁彈到別處，不會到達你那裏的！現在不要動了！快要爆炸了！」

她衹好伏着不動，一面又難免恐懼地發抖起來。女人除了怕老鼠之外，同時也害怕爆炸的。這是無可解釋的事，總之就是害怕。一提起這兩件事情，她們就要不寒而慄了。在這邊，司馬洛不慌不忙地掏出了鎖匙來，用鎖匙鍊上有串着的一把小刀在那墻縫上挖着，直至挖出了兩個像手指頭般粗細的洞，兩洞相隔大約二呎，分佈在那度「門」的下端的正中部份。

跟着，他又從袋裏掏出了兩顆膠囊藥丸，塞進了兩個小洞的裏面。這二顆膠囊藥丸，每一顆的中央是都連着一條白綫的。

他深吸了一口氣，忽然以迅速的動作把第一顆藥丸上的白綫拔了下來，跟着又把第二顆藥丸上的白綫拔了下來，隨即又毫不停頓地，到了靠這墻壁的另一個角落裏，伏了下來，兩手更加抱着頭，左手掩着右耳，而右手掩着左耳。兩秒鐘之後，藥丸就爆炸了。

雖然用兩手掩着耳朵，耳膜給震得刺痛，就像快要破裂似的。他希望陳芬並沒有違抗命令而沒有掩着耳朵，不然的話，那陳芬是自討吃苦。

爆炸聲在這地下室裏逃不掉，迴响了好一陣之後才漸漸消散，而司馬洛可以感覺到地下那些鬆鬆的沙泥給

吹了起來，雨點似的落在他的身上，鼻孔，吸進了不少。

終於，他放心抬起頭來了。自然，周圍是一片漆黑的。墻上所點的蠟燭，是理所當然地已經給那爆炸吹滅了。

陳芬正恐怖地叫：「司馬洛！司馬洛！」

「在這裏！」司馬洛回答着，一面掏出了打火機來，擦亮了。

他拿着打火機走到剛才發生過爆炸的地方。

沒有錯，那度門已經塌下來了一半！

裏面果然有一條通道。斜斜地通向上面的。

「好呀！」陳芬叫着：「果然有路上去！」

她搶在司馬洛的前面，沿着通道跑上去，司馬洛跟在她的後面，因爲手中拿着一隻打火機，所以跑得不快，一快，打火機就要熄了。她雖然想跑快些，又不能沒有光，所以兩次要停下來等他的打火機。

轉了一個彎，他們就到達了通道的盡頭，這時，就不需要光了。他們看見前頭的墻壁上有一個洞，有微弱的光綫從那洞口射出。

他們到了洞口，伸頭出去望，看見大約五呎之下，就是另一個洞，而光是從下面一個洞外透進，再轉折到上面來的。

「這是什麼地方呢？」陳芬懷疑地問。

「我看這下面就是一座壁爐的開口，上面是通烟囱的，即使你對着壁爐，大概也不會知道這上面是另有一

條秘道的。我們是一路斜斜地走上來的，因此我猜這裏是二樓了。」

「那我們快下去！」陳芬說。

司馬洛拉住她：「等一等，陳芬，我們是肯定可以逃出去的了，我答應你的事，我已經做到了，你答應我的事呢？」

「我答應了你什麼事？」

「你不會是這樣善忘的吧？」司馬洛冷笑。

「我不會告訴你的！」她說：「你別做夢了！你以爲我眞會反叛？」

「你這個人倒眞有道義！」司馬洛說。

「和你這種人，要講道義？」陳芬猙獰地冷笑着，「你騙女人騙得太多了！讓一個女人騙騙你又如何？」

「你老說男人是壞的，我對你還不算好嗎？」司馬洛氣憤地道：「我大可以把你殺死，自己逃出來的，爲什麼我要帶你出來？」

「你想騙我的口供吧了。」她說。

「你以爲我一定要騙你嗎？」司馬洛說：「在那下面，我大可以把你打到死去活來，打到你招供爲止的。我是一個君子，所以我才和你來這個君子協定！」

「別說了，你是騙不倒我的，」她說：「你要殺我，就殺我吧！我寧可犧牲自己，也不出賣我的同伴的！」

「好，」司馬洛說：「你老是說騙，我告訴你吧，是你的同伴騙了你！」

「我不要聽，我也不會相信的。」

「我可以證明，」司馬洛說：「那些女人不是受我所騙！她們和我好，因爲這是一件快樂的事情！而且我現在就可以證明給你看！」

「不！」她慌張地叫道，連忙轉身逃走。

但司馬洛敏捷地一伸手，就執住了她的一隻脚踝。她在地上仆倒下來了。

司馬洛把她擁在懷裏，她瘋狂掙扎着，少不免用指甲向他亂抓，用脚亂踢。但是司馬洛一狠起來，却不是她所能够抵抗的。她的兩隻手一抓過來，司馬洛就用兩手在她的兩手中間一穿穿進去，猛的向外分開。她的手背撞到了墻壁上，一時把她撞得兩隻手都麻痺了。

司馬洛再咬緊牙齒，執住了她那件緊身T恤的衣脚，向上一拉，套過了她的頭，但是又沒有脫下來，祇是利用這件衣服把她的手臂纏住了，同時把衣服緊執，在手中一擰，就困住她雙手。

於是他還剩下來的一隻手就在她的身上活動了。他再把那副乳罩解了開來，雙手正式在她的乳房上撫摸起來。

他雖然是在憤怒之中，手法却殊不粗暴。他祇是輕輕地撫着，運用出他所擅長的調情手法。

她拚命掙扎，却無法避免。他的手很輕易地就觸到了他要捉的地方。

「現在你自己感覺一下吧！」他說：「這是不是很痛苦的事？」

她哭了。但這，不能使他停止，她騙過他一次，她似乎是深信她那種歪論。現在，他就要用事實來對她證明，她所相信的是不對的。

她的掙扎漸漸軟弱下來。司馬洛推她在地上躺下，輕柔地吻她的胸，舌尖靈巧地在那敏感的尖端上揩過。

「現在你覺得怎麼樣了？」他一面又問。

「沒感覺！」她叫：「甚麼感覺都沒有！」

但是一面，她却在深呼吸着的。

「那很好，」司馬洛說：「現在，你要接受再進一步的考驗了！」

他動手去解除她褲子。她忙把腿緊緊合上。

「怎麼了？」司馬洛說：「你是害怕嗎？你怕我證明你是錯的嗎？」

也許她正是如此，也許她不是，她也不明白她的心理，她又把腿子放鬆了。他順利地替她解除了最後的兩重屏障。於是，司馬洛就連忙把一隻膝蓋挿進了她的兩腿之間，使她不能再合上。

他一面吻她的胸，一隻手就在這塊新的領土上活動起來。

他知道她是不能否認她的天然反應的。她這個地方已經潤濕了，而他的繼續活動，就使她更加如潮水一般氾濫了起來。

她急促地喘着氣。忽然她企圖把腿合上了。

但是不行，除非她能夠把司馬洛的膝蓋夾扁。她煩躁地扭着身子，喘着氣說：「不要，不要，請不要，我受不住！受不住！」

「你是指受不住痛苦，還是受不住快樂？」司馬洛問：「告訴我！說眞話！」

「我沒有感覺！」她仍然是固執地說：「總之你不要碰我，請你不要！」

司馬洛却是不肯接受她的請求的，他的手還是在動着，而且動得很技巧，祇是用一隻手指。她的身子劇烈地發抖着，後來，就進入了痙攣狀態。她的腿不再企圖合上了，而且還分了開來，她自然地把盤骨向上挺。

這是一次高潮。司馬洛知道這次她是受不住，於是他慢下來了，後來就停止了，祇是輕輕地按着。而且他低下頭去，溫柔地吻她的耳朶。

她深深地呼吸着，眼皮閉得緊緊的。司馬洛索性替她把那件T恤，脫了下來。光綫是間接的，很微弱，不過他可以看到她的綫條的輪廓。她看到她有一具很新鮮，很優美的肉體，而現在，這具肉體上的每一條綫條都已經柔和下來了。好像鮮花得到了露水的滋潤。

她的眼皮仍然緊閉，胸脯急促地起伏着。一時之間，她是渾忘了一切的。他知道她是正在享受着那一陣甜蜜的餘甘。

終於，她張開了眼皮，凝視着他，眼中有着一種迷惘的神情。

「怎樣了？」司馬洛問：「沒甚麼感覺？」

「我——我以爲我已死了。」她迷失地說。

「現在我已經向你證明了，我並不是說謊的，」司馬洛說：「你是痛苦還是快樂，你自己分辨得出來的！」

「我——我不知道，」她迷惘地搖着頭，「我從來沒有過這種感覺！但——但這並不是——你——你還是穿着衣服！」

她雖然不知道那全是怎樣一種感覺，但她知道這件成爲他們爭論問題的事是應該怎樣做的，而她知道，既

然他是仍然穿着衣服，他就是沒有眞正和她做了。

「這還祇是一次試辦吧了！」司馬洛得意地微笑着，道：「你看過了貨辦，你就應該猜得到，眞貨會是怎樣的了！」

「我——我不相信，」她迷惘地搖着頭，「我不知道你在弄甚麼把戲，你一定是在騙我！」

「我已經說過了，」司馬洛說：「我是一個君子，我不想太佔你的便宜，不過，你既然還是堅持我是騙你的，我也祇好不客氣了。」他站起來開始解除自己的衣服。她祇是目灼灼看着他。

她並沒有表示反對。她似乎也信念動搖了，很有興趣證明司馬洛的論點。

司馬洛再貼近她的時候，他們之間已經沒有了衣服的阻隔。司馬洛溫柔地開始愛撫她。這一次是用不着强逼的。她的眼皮又閉上了，她試驗性地接受他的觸碰。

她的身子不時地會發出一陣抖顫。這就是相當敏銳的反應了。司馬洛知道她是有了敏銳的反應的，不過，他還是俯下頭去，輕吻她的臉頰，又低聲問道：「現在，你有甚麼感覺了？」

「我——我不知道，」她迷惘地說：「請，——請不要問我！」

但他知道她的感受一定是很美妙的，不然她的語調就不會如此溫柔。他於是繼續努力下去。

終於，他們開始了眞正的接觸了。

她是仍然緊湊的，而且十分緊湊，就像他還是第一個男人。進度很慢，很困難。但是，她所感到的顯然不是痛苦。她也在盡她之所能而合作。

當她稍爲熟習了角度後，困難就大大減少。

他可以完全地佔有了她。

緊湊使他無法動得太快。這有點像一個人的腳陷進了又深又濕的泥濘中，要把腳拔起來，不容易，更不用說要在其中飛步奔跑了。

不過，她到底不是沒有能力。她是有生命的，會適應環境的。困難而艱澀地走了一步，兩步，三步，十步之後，就容易了。天然的分泌大增，而道路，適應環境地自動擴張了起來。

路一容易走，他就可以走得快了。也可以說，他可以跑步了。他開始快起來。

她起先還是靜靜地躺在那裏，毫無反應，但是後來，她的反應就强烈而且狂熱地來了。她發出大聲呻吟，兩隻手在他背上用力搓着，抹着。

後來，在一陣劇烈的痙攣之後，她就軟了下來，完全放鬆了。

「你覺得怎樣了？」司馬洛問。

她不能回答。她正在深呼吸着，神經仍然未能從飄飄欲仙的境界回來。她不能夠打斷她的享受來回答他的。

司馬洛坐在她的身邊，點上了一根香烟。打火機一亮，照見了她的身子。打火機的光是比下面那壁爐洞透上來的光要亮得多的。

她的身體，現在眞是一幅奇景。身上有汗在橫流着，也有不少泥塵沾了上去，和汗揉合在一起。兩條腿半張着，沒有企圖把自己遮掩起來。

接着，打火機熄掉，那幅奇景又看不見了。

司馬洛坐在她的身邊，吸着那根香烟，手一面仍在她的身上移動着，很溫柔地，而她也顯然是十分享受地接受着。後來，她也終於張開了眼睛，坐了起來。她說：「我可以穿上衣服嗎？」

司馬洛聳聳肩：「可以，我不是强逼你！」

她慢慢地把她的衣服穿上，而司馬洛也把自己的衣服穿上了。

「怎麼樣了？」後來，在兩個人都把衣服穿好了之後，司馬洛問道：「我現在已經用事實證明了，你認爲這是痛苦還是快樂？」

她顯得微微有點害羞地聳聳肩，道：「你知道我的感覺是如何的。」

「那麼妳呢？」司馬洛問。

「她是騙我的。」陳芬說。

「誰？」司馬洛問。

「我們的首領，」陳芬說：「她結過婚，她的丈夫死了。她告訴我們，每一次，她都像給刀刺一樣痛，而他是用暴力强迫她的。」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司馬洛說：「不過，她這種講法倒是很能迎合你們的心理的。你的第一次，在我心目中，一定是一如她所講的一樣！」

「正是，」陳芬說：「我奇怪爲甚麼現在又不同了？」

「現在你已經是一個大人，」司馬洛說：「你已經成熟了。這好比樹上的果子，不論是多麼好吃的一種果子，在又小又生的時候你就摘下來吃，即使不是又酸又苦，也是淡而無味的，但是等到果子熟透後再吃，味道

可就完全不同了。」

「我猜正是這樣的，」陳芬說：「謝謝你教會了我，司馬洛先生。」

「好了，」司馬洛說：「現在，你可以告訴我，你的首領是誰了。」

「我不能。」陳芬搖搖頭。

司馬洛不耐煩地深吸了一口氣：「你怎麼了，陳芬？需要證明的，我已經對你證明了，現在，你却又反悔起來了？」

「我已經答應了她的，」陳芬說：「我已經發過毒誓，我不能反叛我們的組織。」

「你已經不是一個小孩了，」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剛剛已經對你證明了，你是已經成熟了的，怎麼現在，你却又孩子氣起來了？她是騙你的，你的承諾，也是騙出來的，對一個騙子，根本沒有需要遵守諾言。」

「諾言是對自己遵守的，」她說：「我答應了，起碼我應該對自己遵守！」

「那怎麼辦？」司馬洛問：「我應該怎樣對付你好？」

「我不知道，」她聳聳肩，「隨便你怎樣處置我好了。我知道我自己做錯了，你把我殺掉，也是應該的。」

「你說你沒有殺過人！」司馬洛說。

「我的確沒有殺過人，」陳芬說：「我不肯參加動手，雖然我算是從犯。不過，你也用不着相信我的，如果你恨我，那你把我殺掉好了！」

「如果我把你交給警方，」司馬洛說：「你還要對他們透露眞相。他們有許多辦法逼你！」

「他們會把我放在一個有老鼠的地方嗎？」

司馬洛聳聳肩：「似乎你就祗害怕老鼠！」

「總之我不會說的。」她說。

「眞有趣了，」司馬洛說：「你不肯說！」

「你殺掉我好了。」陳芬用兩隻手捧着臉。

「我不會殺你的！」司馬洛嘆了一口氣，「我從來就不喜歡殺人，尤其是殺一個女人！」說着，他就拉開了她的手，把她摟進，向她吻了下去。吸住了她的咀唇，深深地吻着。

他吻得很技巧。起先她的兩隻手是軟軟地垂在身邊的，後來也忍不住了，兩隻手都伸了起來，攬住他的頸後。

司馬洛的手也開始在她的身上活動，剛剛扣好了的乳罩又給解開了。這一次，她知道再下去會得到甚麼享受，所以她連恐懼感也沒有了，她曲意逢迎地迎合着他。

後來，司馬洛的手還不祗在她的胸部流連。

她簡直像登上了仙境。她簡直忘記了眼前的一切，祗是閉上了眼睛，盡情地享受着。

然而，就在她需要他再進一步的時候，他却離開了她。她張開眼睛，迷惘地看着他。看見他已經站起來了，正在拍着身上的塵土。

「再見。」司馬洛說。

「再見？」她難以置信地。

「是的，我要走了，」司馬洛說：「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

「那——那我怎麽辦？」她問。

「我不知道你怎麽辦？」司馬洛說：「但當你再見到你的首領時，你替我告訴她，別再來騷擾我。如果她不放過我，我也不會放過她的。」

「但也許——也許我不會再見到她了，」陳芬吶吶着，「也許我不會回去了！」

「你會回去的，」司馬洛冷笑，「你信任她還是多過信任我！」

她還是呆着的時候，司馬洛已經爬了下去。她再在那裏呆了好一陣，又用雙手掩着臉，哭泣了起來。當她哭完了之後，她才動身，也爬了下去。那下面果然就是二樓一座靠墻的火爐的內部。她鑽出去的地方就是火爐口。之後的路就很簡單了。她是來過這間屋子的，她認得路走下樓，也認得路離開這裏。

她出了屋子的時候，司馬洛已經不知去向了。司馬洛果然已經離開了她，就這樣把她丟下，走掉了。時間已經是黃昏，夕陽正斜照着，她沿着路走了一段，到了大路上，有一部的士正在經過，她跳上了的士。

的士把她載走了，一直向市區駛回去。自然，司馬洛的車子已經在後面跟着她了。司馬洛當然不會就這樣把她輕輕放過。他相信她是很堅決地不肯把眞相對他吐露的，如果要她說出來，那可能要花很大的氣力和很長的時間，於是他就寧願採用這個比較容易的方法了。把她交給探長，並不是一個好辦法，一來，把她交給了探長之後，整件事情就會落入了探長之手，他再也不能插手了。二來，一落進探長之手，事情是一定會宣揚開去的，她那位首領以及其他的女兇手，可能就會聞風先遁，所以，倒不如這樣靜靜地行事，讓她把他帶到目的地去更好。

現在，看來她是會把他帶到目的地去了。她一定會把他帶到她們的總部。

然而，使司馬洛有點失望，她現在去的，如果是她們的總部。他也不容易着手調查的。她所乘坐的那部的士，是在一座女子公寓的前面停下來。司馬洛看着她下車進入了公寓之內。這是正正式式的女子公寓，是給單身女子居住的，男人固然不能住進去，而就是住客的男朋友，也不能跟着上去的。

住在這公寓裏的女人起碼有兩百人之多，總不會兩百人全是她們的黨員吧？如果其中有幾個是，他亦不容易辨別出來的。最麻煩的就是，他是一個男人，不能進去調査。

而且，她說過她不會回到她們那裏去的，她也一定不會馬上回去。他也預先，她會先回到家裏去，考慮一下，然後才和她們聯絡的。看來，這祗是她的家吧了。

幸而，司馬洛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偷聽。他把車中放着的一副收音機扭開了。他可以透過收音機而聽到她說話的。就在她的一隻鞋子裏，司馬洛已經裝上了一副小型收音器了。

她所穿的是那種鞋底有好幾吋厚的新潮鞋子，那幾吋厚的都是軟軟的水松木。當司馬洛和她作第二次親熱，把她弄得魂飄魄盪時，他已經用靈巧的手術，把一隻收音器塞進鞋底水松木內。

現在，這隻收音器就可以把她身邊的聲音傳進他的耳中來了。

司馬洛目前從這收音機中聽到的，則是沙沙的水聲。無疑地是她正在放水洗澡的聲音。後來，他聽見她正在洗澡的聲音。

他知道她一定是已經坐進了浴缸裏面。既然是如此，她暫時就不會出來了。他相信他可以乘着這般空隙的時間去做一件事。他去做的事情就是打電話回酒店去找燕子。但是沒有人接電話。燕子一定是不在，或者——

不，不會或者的。燕子一定是不在吧了。司馬洛極力壓制着自己的慌張感，再打電話，這一次是打到酒店的管理處去。管理處的人向他報告，燕子的確是已經出去了。她是回去過一次的，大約逗留了一小時就出去了。司馬洛知道，燕子一定是遭遇過撞車那件事之後就回去等他，但是等不到。又出去了。

「那很好，」司馬洛說：「勞煩你，在她回來的時候對她講一聲，不要再出去，留在房間裏等我的電話！」

「好的。」管理處的職員答應。

司馬洛馬掛了電話，離開了他借用電話那間店子，回到了車中，繼續聽收音機。他聽到陳芬還在洗澡，她這個澡洗得很久。也許她是正躺在浴缸裏思索着吧！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的確是很需要好好地想一想的。

司馬洛耐性地等着。後來，他聽見電話鈴响起來了。很刺耳的電話鈴聲。他猜她一定是把鞋子脫在很接近電話的地方了。很好，這樣，他一定也可以聽到她在電話裏講甚麼了。可惜的是，他不可能聽到對方在電話裏講些甚麼。

她已來接聽電話了。光着脚，他可以聽到水滴滴在地上的聲音。鞋子一定是放在地上的，因此，地上的聲音，他也應該聽得最淸楚了。

她接了電話，司馬洛聽見她說：「是的，是的，我就是，我剛剛回來……唔……那件事，我已經做好了。不，我不回來了……沒有爲甚麼，我失去了興趣，我不想再幹下去……不，我不會洩漏你的秘密的……甚麼？別傻吧！我不是那種人。我不是對你發過誓，我會守秘密的嗎。我發過誓，我不會反悔的。……不，我眞的不回來了，我決定退出了！——是的，就這樣算了……隨你便怎麼想都好！」

電話掛斷了。她嘆了口氣。後來司馬洛見見床褥「吱」的一响。他知道她已經躺到了床上。

司馬洛知道就是她的首領打來的電話。她果然決定不再回去，而她也對她這位首領回絕了，因此，她可以放心睡一覺了。然而，司馬洛却是一點也不放心。

她那位領袖是甚麼人？是個殺人不貶眼的心理變態份子。陳芬說退出就會那麼輕易退出嗎？

不，一定不會。她們一定不放心的。卽使陳芬願意就此忘記了這件事情，她們也不肯就此忘記的。如果陳芬洩漏了她們的秘密，那怎麼辦？

最好的辦法就是陳芬死去了。陳芬死去了，就不能洩漏她們的秘密了。幸而，陳芬還沒有告訴她們她和司馬洛一起在那間屋裏發生的事。如果她們知道了，那她們更不能原諒她了。

但她們一定會問陳芬爲甚麼要退出的，而陳芬也非要告訴她們不可。她們甚麼時候會來問？

司馬洛冒了一額的冷汗。公寓裏面住了那許多女人，任何一個都可能是她們的人。她們的人可以進入陳芬的房中，問她，殺她。

在司馬洛聽着的這段時間之內，已經起碼有十個女人在公寓門口進出過了。司馬洛目不轉睛地注視着那些進出的人。有美麗的，也有醜的，但多數是醜的。似乎，住在女子公寓裏的，多數都不會是有條件討好男人的女人。

陳芬也許是一個特例。不過，陳芬這個特例，也祗是在外表上而言吧了。她的心理也是一個缺憾，她是不接受男人的，起碼，在司馬洛對她證明了之前是如此。

總之，在出出入入的女人之中，就是美麗的，也不及司馬洛在電影中見到的那麼美麗，沒有那麼美麗的額

和美麗的眼睛。

在電影中見到的有三個，那麼美麗的，而一模一樣的。三個孿生姊妹，有這個可能嗎？

司馬洛在這樣胡思亂想着的時候，忽然聽見有人敲門的聲音，是從收音機內傳出來的，有人敲陳芬的門。

司馬洛吃了一驚，坐直了身子。

陳芬說：「誰？」

「我！」另一個女人的聲音應。

陳芬去開門了，司馬洛大爲恐怖，可惜他無法叫陳芬不要開門，陳芬不應該開這個門的。

陳芬開了門，那位來客的聲音說：「陳芬，來，到我這邊來，看看我買的兩套新衣服！」

「我——想睡覺！」陳芬打着呵欠。

「來吧！陳芬，你一定要來看看的！」

陳芬終於說：「好吧！」

她去了，司馬洛再聽不到聲音，由於陳芬顯然不是穿了那雙鞋子去。陳芬穿回去那一雙是上街的鞋子，而在家裏，她當然是穿拖鞋之類吧了。司馬洛喃喃地咒罵着，罵陳芬是個傻瓜，爲什麼不喊一句對方的名字？

爲什麼她不稱呼那個來客一聲呢？如果她招呼一聲，那起碼司馬洛就可以知道這個來客是叫什麼名字了。

但是她一聲也沒有招呼過，只是人家叫她的名字，因此，司馬洛也無法知道這個來客是誰了，司馬洛只能坐在車乾焦急着。現在，他怎辦好？他沒有什麼好幹的，他只能坐在那裏等着了。

他等了很久，他一面在希望，陳芬是眞的到了那女人的房間裏去看衣服，由於她沒有什麼心情，所以她應

敷敷衍衍，約畧看一看就回來的。

但是並沒有如此，她這一看就看了很久。司馬洛看看錶，看到半個鐘頭已經過去了。她看什麼，要看半個鐘頭那麼久呢？他用衣袖揩去了額上的冷汗，正打算起來企圖進入這間女子公寓裏面去看看時就聽到門給推開，有脚步聲走進來。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也許，她果然已經看完了那些新裝，而回到房裏來了？但是，他又覺得，她的脚步似乎太沉重了一點，而且太沉重了，不像是她剛才走出去的時候的脚步聲。她走出去時的脚步聲是輕盈的，回來時怎麼這樣沉重？就像她是抬回來了一件什麼沉重的東西似的？

接着托的一聲响，把司馬洛也嚇了一跳。

她倒下來了嗎？這分明是一件非常沉重的東西，一丟丟在地上的，所以司馬洛懷疑是陳芬的人倒了下來了。

但是又不是，他聽見又有脚步聲了，這脚步聲走了出門口，跟着，門就「砰」一聲關上了，再也沒有聲音了。

司馬洛雖然沒有看見發生了什麼，但是憑他所聽到的，也已經够了。有人走進陳芬的房間來，丟下了一件沉重的東西，那是誰？進來丟下了一件什麼東西？

司馬洛的額上出了更多冷汗，而且也有一種虛弱的感覺，是恐懼給他帶來這種虛弱的感覺，他不再遲疑了。他馬上就下了車，走過去，衝進了那女子公寓的裏面。那樓下的柜圍後面，有一個老處女型的老女人在守着，司馬洛這樣如狼似虎地衝進來，把她嚇了一跳。她第一個猜想，就是司馬洛是進來行刼的。她相當大聲地

說：「先生，你——你幹什麼？」

「陳芬小姐，」司馬洛說：「我來找陳芬小姐，她住幾號房？」

「這裏的規矩，」她冷冷地說：「男人是不能到樓上去的。」

「那你替我用電話通傳一下吧！」司馬洛說：「我——我是有很緊急的事情要找她的！」

「好吧，你等一等！」她懷疑地看着他，一面伸手拿起了內綫電話，揷了綫。等了一會之後，她把電話從耳邊拿開，對司馬洛說：「對不起，她不聽電話。」

「那我上去看看她。」司馬洛說。

「對不起，」那老處女說：「這裏的規矩，男人不能上去的。」

司馬洛現在那裏還管他什麼規矩不規矩？他很想自己衝上去，但又可惜他不知道陳芬是住在幾號房。他總不能够逐房衝進去查問一番的。他只好說：「你上去看看，我相信上面出了事。」

「有什麼事？」

「她不聽電話，這不是有點不尋常嗎？」司馬洛說：「如果不是出了事，她怎會不接電話？又不是不在家，她剛才回來的，又沒出過去。」

「你怎知道她沒有出過去？」

「我在對面路邊的車子裏一直看着的！」司馬洛吼道。

「你——一直看着？」她向對街瞥了一眼。司馬洛的自白，是使她更加缺乏信心了。

「上面出了事！」司馬洛沒好氣地吼道：「你爲什麼不上去看看？」

一個女人從升降機裏踏出來，瞥了他們一眼。司馬洛也連忙瞥了她一眼。一個身材相當好，不過面貌像女巫一樣的女人。那掌柜的女職員對這女人投以求救的眼色，但那女人不理他們，走出去了。老處女說：「這裏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我們不讓男人進來，所以這裏就不會有什麼事情發生了，請你不要騷擾我們！」

「你！」司馬洛說：「你告訴我她住在幾號房！」他一手指着她的鼻子。

「先生！」她把平挺的胸部一挺，「你再不走，我要報警了！」簡直是女巫，對男人完全沒有信心，絕對採取仇視的態度。

「那你借個電話給我一用，」司馬洛說。他也不等待她批准，就拿起了柜枱的住客公用電話。她總算沒有制止，也許只打算在他用過了電話之後就馬上加以消毒。

五分鐘之後，一部警車和一部便衣探的汽車就來了，探長和二個警探衝了進來。

此時，那個老處女剛剛對司馬洛作了第三次逐客令，而司馬洛却不肯走。警探出現，她就正中下懷了，雖然她仍有點可惜來的不是女警。

她指着司馬洛，「是他！他在這裏搗亂！」

「對不起！」司馬洛說：「探長是我打電話叫來的，他不會帮你。」

「什麼事了，司馬洛？」探長問。

「陳芬，」司馬洛說：「她住在這上面的，我們得到她的房間去看看！」

探長倒不是完全不帮那個老處女的。他說：「爲什麼？我們總得要有一個充份的理由才能闖進人家的房間的！」

「她可能已經死掉了！」司馬洛說：「這個理由够不够充份？」

「他是一個瘋子，」老處女指控道：「你不要聽他亂講，他是到這裏來搗亂的！」

「如果無其事，」司馬洛說：「那探長先生自然會把我抓起來送進瘋人院，你滿意了吧！」

她點頭，她滿意這個處置的方法，而且也很希望能把司馬洛送進瘋人院裏去。

探長說：「陳芬的房間，你帶我們去！」

升降機又打開了，司馬洛緊張地看着，但出來的又是兩個醜女，和女巫一樣醜，不是值得注意的女人。司馬洛低聲說：「吩咐你的手下，如果有怎樣的女人出來，你就應該加以制止的。」

探長點點頭，轉身對他的手下低聲吩咐了一番。那個老處女已經站在升降機的旁邊，等着他們跟她上去了。

他們跟她上去，到了五樓的一間房間門外，那老處女伸出手去輕輕敲門。

「把門推開，」司馬洛說：「門沒有鎖。」

探長把門推開了，那老處女尖聲大叫起來，叫個不停。

司馬洛也生出了一陣要嘔吐的感覺。

他猜得沒有錯，陳芬果然已經死掉了，裝在一隻大大的透明膠袋裏，那種用以載水或者儎棉被之類的大件衣物的膠袋。

喉嚨劃破了，血還在流出來。大部份的血都是裝在膠袋內，因爲膠袋丢在地上，也有一部份血流了出來，一直流向浴室的門口。

司馬洛和探長都沒有空去安慰那個老處女了，他們連忙跳進去檢驗一下陳芬。不錯，已經死了，實在用不着檢驗，一看就知道她是活不成的。喉嚨已經割斷了，差點連頸骨也斷掉。

司馬洛叫：「不要讓任何人離開這裏！」

探長匆匆跑回樓下去佈置，司馬洛則只是站在那裏發呆。

不錯，陳芬被叫去「看衣服」，果然是去赴一個死亡約會，那個女人把她殺死了，放進膠袋，拿回這裏。走廊，地下沒有留下血漬，看不出是從那裏拿來的，但一定是在同一層樓，一個和陳芬相熟的女人，而且行事的房間一定留下血漬，而且行事的人一定仍然在這間公寓的裏面。

這裏就是那些女魔鬼的總部了？也許不是吧？起碼聽陳芬講電話時的語氣她也不知道是的。然而在這間女子公寓的裏面，就潛伏着這些危險份子了，連陳芬也不知道，陳芬表示脫離，她也等於是簽署了自己的死亡證。

兇手一定就在裏面逃不掉的，只要逐房找。

他們在十分鐘之後就找到了行兇的地點，那是在走廊末端的公用浴室。這裏有一半房間是沒有私用浴室的。有私用浴室的房間，租錢較為昂貴，而沒有私用浴室，租錢較為便宜的那些房間的住客，就是用走廊裏的公用浴室了。

那浴室裏一地都是血。不錯，陳芬就是在這公用浴室裏給「宰」掉了。至於兇手是誰，就很難說的了。人人都可以用這間浴室，沒有私人浴室的人都可以用，有私人浴室的也一樣可以用。

那個老處女掌櫃，亦不能提供綫索，指出陳芬是和同住的人之中那一個最要好的。她根本不知道陳芬和誰

認識。陳芬從不和她講話，她亦沒有興趣和陳芬扳談，而她之所以沒有興趣，顯然因為陳芬是一個比她美麗得多的女人，不過這點是無關重要的了。

重要的是，兇手還在這公寓裏面，要把她或她們找出來。然而在一小時之後，這件事還沒有做成功。公寓裏的住客大部份都仍然沒有回來，在家的他們都看過了，也和照片對照過了。張大導演死時拍下那三個兇手的底片已給晒成硬照。

其實也用不着對照，這裏的女人之中，沒有一個有照片中人十分之一美麗。也沒有一副那麼美好的額，一雙那麼美好的眼睛。而且也沒有三個面貌近似，一模一樣的女人。

那個老處女掌柜也不認識照片中人，她也說，這裏並沒有三個一模一樣，或甚至面貌近似的美麗女住客。完全沒有綫索。

「媽的，」司馬洛用手掌搥着拳頭，「也許不是那三個，也許她們另外有些醜陋的幫手！」

「那麼，這裏面每一個女人都可能是了，」探長說：「我們只好逐個密切注意，細細調查，而這是需要時間的。而且，即使多花一些時間去調查，也未必就能查出什麼。」

司馬洛氣急敗壞地在那房中踱來踱去，就像一隻恨不能擇人而噬的憤怒困獸。

「好了，」探長忽然說：「現在，司馬洛，輪到我來問你一些問題了，譬如說，你是怎樣找到這個陳芬身上來的？」

這倒是使司馬洛大感困難的。好在，司馬洛也早已料到有此一着，他也早就準備好了答案。

他從實招來，開頭是從實招來的，只是把中間那一般略去了。

他完全沒有提到他會和陳芬到過那間古屋去的，反正此事是死無對證的。陳芬已經死了，就只有他一個知道，他不說出來，也就不會有人知了。他只是說，在撞了車之後，他就一直跟踪陳芬，而陳芬上了的士，兜了好幾個大圈，又換了幾次車，似乎害怕會有人跟踪，或者企圖擺脫跟踪者。後來，她又在一間電影院裏看了一場電影，就回到這裏來。

這解釋了時間何以消磨了這許多。

「為什麼你又知道她死在房間裏？」探長狡猾地看着司馬洛，顯然對他的口供也不肯盡信。

「這——」司馬洛聳聳肩，「這只是一種靈感，我守在對面看着，想留心一下，會不會有我們心目中的嫌疑人物進出。後來，我也想到，也許，她的同伴們不大放心，仍然懷疑她受到了跟踪呢？也許會殺她滅口了。而且，我也想和她見一見面，攤一攤牌的，於是我就進來找她——」

「却不先通知我？」探長說：「假如她們先發制人，把你殺掉呢？」

「殺我不是容易的事，」司馬洛自負地道：「總之，我來找她，而她不聽電話，我就疑心起來了，我一疑心，不是就馬上把你找來了？」

探長還是恨恨地瞪着他。「總之，司馬洛，」他說：「我認為你沒有對我說出全部實話！」

「別浪費時間對我懷疑好不好？」司馬洛不耐煩，「還是把時間用在調查這件事情上吧！」

「我正在調查！」探長也不耐煩地說：「現在，讓我給你一個忠告吧！司馬洛。你這位女朋友，你利用她做餌，這是很殘忍的事。萬一她給殺掉了，你這一輩子會睡得安心嗎？」

「那是我的事情，」司馬洛說：「我會用人，我早已經有過適當的安排的。」

「好了，」探長說：「你可以走了！」

司馬洛匆匆離開了，他的肚子很餓，但他也不敢浪費時間，他只是順道在一個熱狗攤子停一停，買了二隻熱狗，一面開車一面吃，一面吃就抵達他們的酒店。

掌柜告訴她燕子沒回來過，也沒有電話。

司馬洛的額上冒了一陣冷汗，她去得太久了，她到了什麼地方去，連電話也不回來一個？

但似乎他也只好回到房間去等她的消息了。

回到房中，他就發現了她留在房中那張字條。就是告訴他，她發現了車中那小册子，她正按址在調查，希望他能盡快去。

司馬洛的額上冒了更多汗。

不錯，她去得太久了。人沒有回來不要緊，電話也沒有機會打回來一個？司馬洛深呼吸了幾下，終於拿起電話，打到那間女子公寓去。

老處女接聽電話。司馬洛說：「找探長！」

那個老處女很可能認得這是司馬洛的聲音，她遲疑了一下。不過，既然司馬洛是找探長的，她也不敢不代為通傳了。

不錯，現在司馬洛是在向探長求救。如果是他自己一個人的事，那他自然無論如何都要自己解決。但是現在不單是他一個人的事了，燕子的性命安危也在其中的，很可能他一個解決不來。

半小時之後，探長已經到達了那間屋子了。

就是那部曾經企圖撞燕子的車子的車主的家，車子的主人就叫黃燕芳，正如車上那本小小記事冊上所寫的。她說，不錯，那車子是她的。不，她還不知道車子已經撞了。她早上把車子停在市區的一個路邊停車位。她是坐的士回家的，因為她太疲倦了，不想開車，她還以為她這部車子是仍然停在市區那個停車位，也許是給人偷去用了吧？她完全不知情。

黃燕芳，一個中年婦人，雖然不醜，也不算美麗，只是保養得好。很有錢，她說她是個寡婦。有錢這一點是無可置疑的，她住一間這麼大的屋子，花園的佔地又是這麼廣。單單富翁，也沒有資格住這種地方的，還非要大富翁不行呢？

探長向她問了一陣話，然後說：「對不起，我得上一趟洗手間去！」

他進入洗手間關上門，從懷中掏出一隻金屬的烟匣，對裏面低聲說：「司馬洛，司馬洛？」

「在這裏！」司馬洛的聲音也從烟匣之內出來回答他。

「有沒有聽見？」探長問道。

「聽見而且看見，」司馬洛說：「你問的時候，我一直在窗外。」

「原來你已經摸進來了？」探長說：「你覺得怎樣？我就認為似乎沒有什麼可疑之處了。」

「我却認為大有可疑，」司馬洛說：「她不可疑只是由於演技還好吧了。但是一個單身女人，寡婦，屋子裏全部女僕人，沒有一個男的，連男花匠都沒有。」

「人家有錢，喜歡幹什麼不可以？」

「正是這一點，」司馬洛說：「也許她就是因為有錢，就幹出她本來不可以幹的事情！」

「那怎說辦？」探長說：「難道我要把整間屋子搜一遍？我沒有權這樣做的！」

「我已經搜過了，」司馬洛說：「沒有什麼可疑的地方。」

「你真周到，」探長沒好氣地說：「我變成竊賊的助手了，如果給人捉到了——我的天！」

「你不捉誰捉？」司馬洛吃吃笑，「這樣胆小？如果你捉到，我不說你和我合作的好了。」

「別管什麼合作不合作了，」探長說：「我是問你，我們現在怎辦好？也許我們是找錯地方了，也許車子的確是偷回來的！」

「我不相信，」司馬洛說：「她們未必會偷一部車做這件事的，如果途中給人發覺了，那不是更糟糕？現在你every拖下去吧！拖到我再通知你為止。你是探長，你多問幾句，他們也不見得會把你趕走的。」

「好吧！」探長說。

他出了洗手間，又回到了那個女人的面前，再開始問話。問一些不着邊際的問題。那個女人很安詳地回答着，並沒有表示反感。也許太安詳了，太不表示反感了。探長也覺得有點不大對，他常常運用他的壓力，因此他是很有經驗的，他知道那一種人會有那一種反應。他現在就覺得，她的反應，不是她這一種人應該有的反應。

而另一方面，司馬洛正在那黑暗而寬大的花園中無目的地竄來竄去，像一隻大老鼠似的。

他已經在窗外向每一間房間的裏面張望過了，什麼特別的東西都沒有看見，還有什麼地方可以找的呢？

他到了離開屋子的另一間小屋去，向一個半開着的窗子裏面張望一下。他看到了一幅他不大願意在這個時候看到的奇景。

這座屋子乃是傭人的宿舍，而窗內就是一間浴室。一個年輕的女傭人正站在浴缸中洗澡，一個青春而健美的女郎，面貌雖然畧爲平凡，然而身材上的優點是可以補足她面部的平凡有餘的。

司馬洛看了二十秒鐘，才能强逼自己離開那窗口。男人總是應看這個的，雖然現在正有重要的任務在身。離開了窗外，他又繞着那間工人宿舍走了一轉，看看裏面有些什麼秘密。他却看不見什麼，連人也沒有。整間屋子裏，就只有那個正在洗澡的女郎而已。

他離開那間小屋子，再向大屋子那邊走去。但是走了兩步，就停住了。

對了，屋中沒有人，那些女僕人，到什麼地方去了。剛才屋中是有四五個女僕人的，他知道她們並沒有出街，她們似乎回到了這間小屋子裏來的，她們現在呢？現在她們到那裏去了。

司馬洛的血脈奔騰着，繞到了小屋子的大門前面，推門而入。

裏面是一間很小的廳子，佈置十分簡單。一張桌子，幾張椅子，一張漆皮的長沙發，一隻長杯櫃，櫃子上有一副電視機。司馬洛把門掩上了，小心地張望一下廳中各處，看不到有什麼可疑的東西。他走到了一間房間的門口前面。

房門是虛掩着的。他把房門推開了一綫。如他從窗外所見，這房間裏是沒有人的。

「格格！」一度門打開的看着。是那度浴室的門。司馬洛來不及逃出大門口了，只好閃進了這間房間之內。

光着脚的脚步聲沿走廊而來。是那個洗澡的女郎出來了。這倒是出乎司馬洛意料之外的。他還以爲她會要再洗一段時間，起碼要花一點時間穿上衣服才能出來的。但是她却很快就出來了。而且，由於脚步聲是正在向

這間房間走過來，司馬洛只好一鑽進了床底。

房中的燈光亮起來了。床單的邊緣離開地面有六吋的高度，司馬洛可以清楚地看到外面的情形。他看見那個女郎並沒有穿上衣服就進來了。怪不得她進來得那麼快了。

仍然是一絲不掛的，衣服就拿在手中。對了，這屋裏住着的既然都是女人，她又何必要穿上衣服才出來？既然大家都是女人，她就是赤條條的在屋中亂跑，也沒有所謂了啦！她現在進了屋中，才慢吞吞地動手穿上衣服。

她走過來坐在床沿上，於是司馬洛只看得見她的兩隻脚了。一條鮮紅色三角褲垂了下來，一隻脚穿進了三角褲內。另一隻脚也穿了進去，況且，三角褲拉了上去。

司馬洛禁不住想，如果她是在對面這樣做的話，那景象一定會更爲好看了，不過他不是進來偷看，是進來這裏做事的。胡思亂想的什麼？

現在糟了，他還沒有查出什麼來，就已經給困在床底下，出不去了。假如她也不出去，就在床上坐下來看書之類，那怎辦好？如果他硬闖出去她一定鬧起來，探長想不把他抓起來也不行。

她已經穿好了衣服，走到門口去，把門鎖上了。看來她一定不打算出去了，不然，爲什麼要把門鎖上？事實上，她爲什麼要把門鎖上？既然她能光着身子在屋中跑來跑去也不怕人看，難道她躲在床上就怕人看嗎？

他小心地看着，看見她走到一角落的一座小几前面，打開了一隻透明的塑膠蓋子。這時他才有機會注意到，那原來是一座唱機。

他似乎打算欣賞音樂了。

司馬洛苦笑。欣賞音樂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她把唱針放到了唱片上，接着，司馬洛身下的地板就忽然陷了下去。他猝不及起，要扶也扶不住，整個人跌了下去。像在古老大屋中時一樣，他是跌進了一個陷阱。

不過這個却不是黑暗的陷阱，下面是有燈光的。司馬洛也沒有跌下去很大段的高度，他只是一跌跌到了幾級梯級上，就沿着梯級一直滾下去，把他滾得混身發痛，頭昏眼花。

他終於到達樓梯下才停了下來，定一定神。

他發覺他是掉進一座十分之寬大的地下室之中。那度樓梯！就是從那個女郎的床底下通進這地下室中來的。現在他明白那個女郎去開電唱機，一定不是爲了聽音樂了。其實，那電唱機就是這個暗門的掣。那些女僕人們，一定是都到了這座地下室之中來了，所以他雖然明知她們並沒有出外，却又不知道她們是到了何處去。不過現在，他是知道了。

他找到了她們的密室了！

「把門關上！」一個女人的聲音叫。是一把很難聽的女人聲音，蝦蟆叫一樣的。蝦蟆叫？

司馬洛看見，上面那度門「拍」的一聲再關上了。接着他轉過身去，就看見金屬的光芒一閃，一把刀子向他迎頭劈下來。實在是一把劍。

司馬洛猛的一扭身，這把劍便劈在他身邊的地上，「乒」的一聲，火花四濺！司馬洛一跳上起來，退後。

四個女人把他圍了起來。

四個女人把她圍了起來。四個穿着古代武俠衣服的女人，像他從那部電影裏見到過的一樣，只不過，她們

現在沒有矇面了。

但是，一點都不貌美。其中三個，他認得就是三個失踪了的女僕人，另外一個，則是沒有見過的，就是那個蝦蟆聲音的女郎。而這個女郎更是特別貌醜的，醜得令人嘔心。她如果是一個心理變態的女人，那她是有着很充份的理由的，由於沒有男人會敢接近她。

四個女郎的身材，看得出都是一流的，就只是面貌毫無吸引力。

一瞥之間，司馬洛也看到了，燕子就在這裏，在這地下室的盡頭，已經給剝光了衣服，兩隻手給繩子縛着，而繩子則是繫在兩隻裝在墻壁上的鐵環：這就使她的兩隻手得不到自由了。

她的身上滿佈了紅紅的鞭痕，有幾條鞭痕上面並且還滲着血絲。不過她是還沒有失去知覺的，她的眼睛還是大大睜着。

劍光一閃，司馬洛側身避過，並且一掌拍在劍身上，把那劍打開了，再向後一跳，同時手一閃，就把身上的槍拔了出來。他大聲喝道：「好了，不要再動了，都把武器放下來！」

那個蝦蟆聲音的忽然一轉身，就向燕子撲過去，而另一個女的向司馬洛一劍劈下來。

司馬洛連忙側身閃過了那一劍，一脚撑出去，低低地撑中了這個女的小腿，使她滾開了，隨即向天放一槍。槍聲使其他二個女人退開。

但是，蝦蟆聲音的一個，已經用兩手握緊着劍，箭也似的向燕子衝過去。即使司馬洛開槍打死了她，也避不了的，她的身子還是乘着去勢繼續衝前，劍還是會刺到燕子的身上。

燕子正在極力要把身子擺側避過一劍，然而不行。有繩子在局限着，她閃不開。

司馬洛迅速地把槍中的子彈都放完了，全部是射向繫着燕子左手那根繩子上。他的槍法並沒有使他失望，其實第一槍已經把那根繩子射斷了，不過為保險計，他還是把槍中的子彈放完。

燕子本來是把繩子拉得緊緊，繩子一鬆，她的身子就向外彈開去，蝦蟆聲音的劍剛剛到達。乓！那把劍刺中了牆壁，差點折斷了。本來是會貫穿燕子的身體的，但是繩子及時斷掉了，燕子及時避開，便只是刺中牆壁了。

燕子不是一個普通女人，給了她一個機會，她是不會不加利用的。她馬上一提脚，就踢中了這個女人的下頷。這個女人連手中的劍都丟掉了，整個人向後面飛跌開去。

她以為她是已經註定失敗了，由於司馬洛手中有槍，於是她就希望臨死也作最後一逞，把這個司馬洛所重視的燕子殺掉。但她死不去，燕子也死不去。不過，她這最後一逞，倒收到了意想不到的功效，那就是，司馬洛的槍中已經沒有了子彈，司馬洛已經佔不到優勢了。

那三個女的馬上又挺劍向司馬洛進攻了。蝦蟆聲音的一個，則沒有機會把她的劍拾起來。燕子很靈巧地用脚一挑，那把劍便飛起來，飛進燕子的手中了。燕子一揮劍，在另一隻手上的繩子上一劈，那邊繩子也斷掉了，燕子恢復了自由。

而且她手上有了一把劍，可以助戰了。

這個蝦蟆聲音的女人一跳跳到了地下室的一個角落，打開一隻箱子，從箱中取出了另一把劍。燕子剛剛攻到她的前面來，她就一揮劍把燕子的劍逼開了。

燕子的劍勇猛地再連攻幾劍，使她不得不狼狽退後。這樣，燕子便到達了那隻箱子的旁邊了。燕子也老實

不客氣，伸手進箱子裏一抓，便抓出另一把劍放在地上，向司馬洛一推推了過去。

司馬洛一彎身拾了起來。

跟着揮動。鏗！一把迎頭向他劈下來的劍給他架開了，而且那個揮劍的女人還給這一下震得一連退了好幾步。

司馬洛手中有了這把劍，就放心得多了。那三個圍攻他的女郎，則因為他有了這一把劍而緊張得多。她們加倍小心地擺好了架式，包圍着他，準備再度發動進攻。

「哈哈！」司馬洛笑着，「哈哈，現在過來吧！這一次，你們再不能用陰險的手段了。堂堂正正地來和我交一次手如何？」

那三個女郎都憤恨地瞪着他，而另一邊，燕子剛和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展開了劇烈的搏鬥。司馬洛看得出燕子是不會吃虧的，雖然燕子身上帶着鞭傷。

那三個女郎一聲叱喝，又揮劍向司馬洛衝過來了。她們並不是虛有其表的。她們手拿着劍，懂得用劍。不過，司馬洛和她們以前的對手不同了。司馬洛，是懂得用劍的，而且很懂得用劍。比她們懂得多。

司馬洛是一個多才多藝的人，尤其是在應用武器的方面。在他的眼中，這三個女郎的用劍造詣，不過是小孩子程度吧了。

他在三個人的劍光之中轉來轉去，眞個矯若游龍。她們的劍簡直是白揮的，沒有一下可以觸到司馬洛的身體。而她們不知道，如果在司馬洛要刺死她們的話，則相反地是易如反掌。只不過司馬洛不想這樣做。司馬洛不想殺人，要活捉。

鏗，一個女郎的劍給司馬洛的劍一撞，掉手飛起了。接着司馬洛的劍就閃電一般揮到了她的臉上。不過並不是劈向她的劍，而只是用劍身一拍，拍在顴骨與耳朵之間的那一個部份。

這個女郎「哇」的叫了起來，用兩隻手捧着臉，痛得在地上蹲下來哭了。女人就是女人。

「哈！」司馬洛說：「如果你們不想哭，那决把劍放下來投降吧！」餘下那兩個女郎不願意接受投降，還是拚命地向司馬洛進攻。既然她們不接受好意，司馬洛，就不手下留情了。

他和她們再周旋了幾下，覷了一個空，把一個女郎的劍架了上去。這就使她的中路大露了。

司馬洛身子瞬即一旋，旋近她的面前，手掌一撞出去。「蓬」的一聲，她的心窩正中一記，整個人飛開在地上一坐，劍也丟掉了呆在那裏。

這一下使她的心臟幾乎停止了跳動，連呼吸也有了困難，更談不到起來繼續進攻了。

餘下的一個，自然更易解決。

她向司馬洛當胸一劍刺來，司馬洛閃過了。

隨即，他就迅速地一手撈住了她持劍的手腕，向下一壓。她的身子不由自主，被逼向下一彎彎低，而此時，司馬洛却向上面一脚踢了上去。脚底正中她的鼻子。她向後面跌了出去，劍也拿不住了。她也是用雙手掩着鼻子，痛得哭了起來，而鼻血從她的指縫間流出來。

女人就是女人，女人是吃不起苦的。

司馬洛用劍把三個女人棄下的劍撥在一起，然後一掃，那三把劍便滑到了牆壁的一個角落裏了。她們既然受傷負痛，又拿不到武器，司馬洛當然更不必担心她們了。

司馬洛轉向燕子。燕子仍正在和那蝦蟆聲音的女人殺得難解難分。不過，燕子看見司馬洛有空了，就忙叫道：「你不要過來！這一個是我的！我私人的！」

司馬洛也無可無不可，不過去和她競爭了。由於他看得出，燕子反正是已經佔了優勢的就讓她去過一下癮好了，到底，她給她們鞭撻和虐待過了好一番，應該讓她有一個報復的機會。

燕子果然是愈戰愈勇的。那個蝦蟆聲音的女人，也漸漸無力招架了。接着，燕子以一連串閃電般快的廻旋招式，她捲了過去，只見劍光一陣陣閃動，那個女人忽然發出了一聲難聽之極的嗥叫，像一隻牛在叫，也像一隻巨大的蝦蟆在叫。她的劍鏗的一聲跌落在地上，而劍柄上還有她的一隻手在抓着。她這隻手是給齊手腕劈了下來。

這隻手還在一搐一搐地動着。

「不要殺死她！」司馬洛忙對燕子喝道。

燕子也不爲已甚，不打算再向這個女人進攻了。她並不像她們那樣狠毒…把對方的一隻手劈了下來，她認爲已經是很足够了的。

那個女人不斷地用她那蝦蟆般聲音嗥叫着，在地上滾來滾去，那斷掉了的手腕，噴得一地板都是血。後來，她的聲音軟弱下來，終於停止了。她是已經暈了過去。

「好了，」司馬洛說：「我們想辦法離開這裏。她們是完蛋了，探長就在上面的屋中！」

「我——我得穿衣服！」燕子說。

她走過去找到了她的衣服，再穿上了，司馬洛則取出他身上的烟匣來，企圖與探長通話。他按動烟匣上的

製，探長身上那隻烟匣，就會發出一陣陣的震動。那就是暗號，探長自然又會託辭進洗手間去，而和她通話的。然而不知道為什麼，這一次却不靈了。弄了好一會，探長都沒有反應。司馬洛一想，也明白了。這裏是地下室，連窗口都沒有的，電波很難通得進來。如果在這裏開一隻收音機，也聽到播音的。

燕子已經穿好了衣服。

「司馬洛，」她上前撲進他懷中，「我想不到你會來，我還以為我是就這樣完了！」

她就伏在他的懷中，凄傷地哭了起來。女人果然就是女人，剛才她的勇猛，一點也不遜於一個大男人，但是她現在還是要哭。

司馬洛微笑把她擁在懷中，讓她哭。她說：「司馬洛，你怎會來的？你怎會找到這裏來？」

「說來話長，起碼要半個鐘頭，」司馬洛說：「不如你先告訴我是怎會到這裏來的吧！」

燕子哭着告訴司馬洛，她就是根據那本小册子的地址找到這裏來的。她悄悄地摸了進來，視察着，當她到了廳中的時候，地板忽然陷了下去，她就跌進了這地下室中來。這一跌把她跌得暈了過去。當她醒過來時她已經這樣給縛了起來。

她們辱罵她，鞭打她，用各種方式去虐待她。她無法掙扎，不能抵抗，還以為她是死定了。好在司馬洛來了。

「那個女主人！」燕子說：「她是首腦！這個蝦蟆聲音的，就是她的副手！」

司馬洛抬頭看着天花板，看見那裏果然有一圈縫隙，顯然那裏果然是一度陷阱的活門的。

「現在，這位首腦仍然正在和探長在談心，」司馬洛微笑，「而探長還是一點也不知道呢！來，讓我看看

有甚麼辦法把這個暗門打開吧！」

他四面望望。由於這裏是不需要秘密的，只是樓上的屋中要守秘密而已，所以，他毫無困難，就看到了開關製在墻邊。

他走過去，扭動那個汽車軚盤般的開關製。格搭一聲，那個地方的地板就垂了下來，一個人大叫一聲跌下來，一屁股坐在地上，兩眼翻白。

這個不是別人，正是探長。

「對不起！」司馬洛笑着說：「我這是無心之失，我不知道你會剛好站在那裏。」

探長不能跟着他笑。探長根本笑不出來，只能够苦着臉了。

三個探長手下的臉出現在上面那個圓洞的邊緣，莫明其妙地向下面望。

那個女主人的臉並沒有參加。司馬洛知道她到那裏去了，她一定不等了，她正在逃走。

「那個女的！」司馬洛伸手一指大叫：「別讓她逃走！用你們的槍！她是有危險性的！」

那三個探員雖然不打算服從司馬洛的命令，但他們轉頭，果然看見那個女人正在逃走。

憑他們辦案的經驗，他們知道凡是逃走的人就是心虛的人，心虛的人就是可能犯罪的人，一定要先把這逃走的人捉住再算。

於是他們就轉身，向這個女人追去。

這個女人忽然一轉身，就把墻壁上掛着佔為墻飾的一把劍一拔拔了下來。原來，這把作為墻飾用的劍，也同樣地是一把眞的劍，具有殺傷力的鋒利的劍鋒，閃閃發着寒光。

不過，在這二個警探的面前，這把劍却不是一件很好的武器。二個警探拔出了手槍來指着她，喝道：「不要亂動了！」

那二把槍是較利劍威力強大得多的武器。

那個女人愕了一愕，還是揮劍向其中一個警探迎頭劈下來。這個警探只好放槍了，向她的腳部放了一槍。

「呀——」她尖叫着丟了劍，蹲了下來，爬不起身了。

門口一閃，一個女人現了一現身，退了出去。那個女僕人。但她也是逃不過這二個警探的眼睛的。二個警探衝了出去，喝道：「不要動！」並且其中一人向天放了一槍。

這個女僕人也不敢動了。

他們把她趕回屋裏，然後再到那個洞口旁邊去向下望。探長正在給司馬洛扶起來。

探長正哭喪着臉，用雙手扶着自己的屁股，還是伸不直身子。他這一跌，屁股十分難受。

「探長，你沒事吧？」

「我沒事，」探長說：「捉到她們沒有？」

「捉到了！」那個探員回答道。

「那還不快打電話！」探長吼道：「叫大隊到這裏來捉人！」

二個探員忙去打電話了。

「你眞沒事吧，探長？」司馬洛關心地問。

「當然沒事，」探長說：「我是一個男人，難道這樣一跌也爬不起嗎？用不着你扶！」他一手把司馬洛的

手打開了。

但是，司馬洛的手一放開，他又站不穩而坐回了地上，屁股又碰了一碰。他苦着臉，雖然強忍着，也不由自主地吐出了一聲呻吟。

「我看你還是先在這裏坐坐吧！」司馬洛說，然後又問上面，「你們捉了多少個？」

「兩個。」探員回答。

「快去找一找，」司馬洛叫道：「這些都是醜八怪，應該起碼還有三個漂亮的！」

二個探員留下一人在看守着俘擄，另外一個去找，但是沒有找到。事實上司馬洛也早已找過而找不到的。

也許她們是在另一個地方？

「怎麼他們還沒有來？」探長非常不滿地吼道：「你們究竟打了電話沒有？」

「已經打了！」上面一個探員回答。

「那怎麼還不來，」探長說：「如果等他們捉賊，那賊豈不是都走光了嗎？」

「既然還沒有來，我們也不必在這裏等了，你們先開了門讓我們上來呢！」司馬洛說。他對那二個探員指出了，他們如何可以打開工人宿舍裏床底下的那扇門。

兩分鐘之後，那扇門就打開了，二個探員把探長扶了上去。

司馬洛拿着劍走到了那三個在地上瑟縮着的女郎面前，把劍一揮。呼！那個女人的一綹頭髮斷了下來。

她連忙爬開，嗚咽道叫道：「不——不要！請你不要！」

「想我不要你就招出來，」司馬洛說：「還有那幾個美麗的呢？」

「那——那就是我們！」那女人囁嚅着。

「咯，別胡說了，」司馬洛冷笑着，「你也許以爲自己很美麗，我就覺得你並不美麗！我見過的那幾個，並不像你這樣貓一般的樣子的！」

「那隻箱子！」她嗚咽說：「那隻箱子！」

司馬洛果然看見一角落裏有一隻箱子。

他走過去打開箱子，一看，就明白了。

箱子裏裝着好幾隻面具，連同一把美麗的長頭髮。面具只有上截，是額部那一截，而和面具放在一起，還有一些假睫毛。很精緻的面具就像眞正的人類皮膚一樣，全部都是一漠一樣的。

不論面貌怎樣醜陋的女人，套上了這樣一隻假的面具，再黏上了表面蜷曲美麗假睫毛，再在臉的下半截蒙上一塊黑布，那就變成像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了。

而且每一個都是一樣的。

並不是孿生姊妹，不過是同樣的化裝而已。

「很聰明！」司馬洛冷笑，「很聰明！不過現在可把我的羅曼蒂克的想像完全打破了！」

「臭男人！」一把刺耳聲音充滿怒恨地叫。

司馬洛回過頭來看看，看見那個斷手的女人已經醒了過來了。不過站不起來。她軟弱地坐在那裏，恨恨地瞪着司馬洛。

司馬洛微笑：「你有甚麼偉論，你現在可以盡情發表了。而且，再遲一點，你也還有很多機會發表。以

後，你再用不着鬼鬼祟祟了！」

「臭男人！」她又以嘶啞的聲音叫着：「天會懲罰你的！你一定逃不掉！」

「是呀！天會懲罰惡人的，」司馬洛微笑着說：「看看是誰，先受到了懲罰吧！惡人被天罰掉了一隻手！」

她憤怒地要爬起來撲向司馬洛，但是沒有氣力爬得起來了。而且，即使爬起來，她也是打不過司馬洛的。

「我看，」司馬洛仍然對她冷冷地笑着，「你還是節省一點時間，告訴我你是甚麼人，以及爲甚麼要做這種瘋狂事情吧！」

「臭男人！」她嘶聲叫着：「滾開！不要站得那麼近！我怕聞到你的臭味！」

結果，她還是招供出了，她們都招供出來了。這個蝦蟆聲音的女人叫鄺玉玲，她和屋子的女主人黃燕芳，正是這個叫「半面夜叉」的荒謬組織的發起人。她們兩個人，可以說是同病相憐，而臭味相投的。遭遇相當可憐。黃燕芳是給丈夫遺棄了的。她的丈夫遺給了她一批產業，就不知所踪了。她說她的丈夫沒有良心，戀上了別的女人，但其實這最多不過是一半的理由，更可能的還是，她是有着一個男人所無法忍受的缺點的。無法忍受，就只好棄她而去了。總不算太沒有良心，他不是留下了足够她舒舒服服過一輩子的財產嗎？也許他是留給她太多了，不然，她也不會有能力去幹她所幹的事情。

鄺玉玲則是一個比她更不值得同情的女人。

鄺玉玲是一個眞正的處女，可以說是一個老處女，由於她的年紀也不算輕了。開始是因爲她瘋狂地愛上了一個男人，這個男人卻不愛她，她變得更瘋狂。她成爲變態人物，恨男人，希望向一切男人報復。

她到黃燕芳的家裏來做工，兩個人發覺是志同道合的，於是就想出了這個荒謬的組織來。其他那些較年輕的則是她們招回來的。這些女郎都是吃過了男人的虧，有氣沒處洩，有人肯和她們合作，發洩一腔怨氣，那是正好了。

鄺玉玲本來是一個教頭的女兒，也會一點武藝，於是她就成爲了她們的武術教練。

有錢支持她們的活動，也有人教授武藝，她們果然也幹了好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情。死於她們劍下的男人，也不在少數。

陳芬不錯也是給她們殺掉的。她們之中，有一個就是和陳芬住在同一間公寓的。當黃燕芳打電話給陳芬，知道陳芬要退出時，他便叫這個同住的去把陳芬引出房問去，拷問一番。陳芬說出了眞相，她們就把陳芬殺了。陳芬本來是她們的朋友，但是，陳芬既然對男人有好感，那就變成是她們的敵人了。

就是這樣。這半面夜义組織就這樣消滅了。

而且還有一點意想不到的下文。

那是鄺玉玲所愛慕的那個男人。這個男人聽到了鄺玉玲的事情之後，就找來了。他向警方報告，他的愛人死得很可疑。原來他的愛人在幾年之前死去了，他懷疑是死於謀殺。那時正是鄺玉玲對他熱烈追求着的時候。他的愛人死了之後，鄺玉玲還對他求婚，他自然拒絕了。現在，他就懷疑他的愛人之死是與鄺玉玲有關。

×　　×　　×

「鄺玉玲倒算還有英雌氣概，」司馬洛放下電話說：「她承認是她殺死那個男人的愛人。」

「當然！她承認了？」燕子說。

「探長打電話來告訴我的。」司馬洛點點頭說。

「哦，」燕子說：「剛剛這個煞風景的電話，就是探長打來的！」

「是，」司馬洛說：「探長眞會煞風景！」

那個電話也眞是煞風景的。因爲，燕子剛剛脫下了乳罩，正準備把三角褲也褪下來。但是在她褪下來之前，電話就响了。

也不要緊，現在電話講完了，他們也可以繼續了。她慢慢地把三角褲推了下去，機會不能放過，把一條腿子提了出來，然後又再把另一條腿子也提了出來。

她站在那裏，對着司馬洛，雙手放在背後，問道：「好看嗎？」

「很好看，」司馬洛說：「但這句話我不是已講過許多次了嗎？究竟還要再講多少次？」

「也許，」燕子說：「事情做好了之後，你的感覺又會不同了！」

「你們女人，」司馬洛嘆了一口氣，「眞是奇怪的動物，同一句話，講許多次你都不相信，聽許多次都不厭！」

她走過來，在床上躺了下來。

司馬洛輕輕吻她的胸部。她抖了一抖，長長地嘆了一口氣：「唉，我眞需要！這一次，我們要好好地來了！」

「是的，」司馬洛說：「好好地來！用不着再顧慮甚麼！」

他也動手把身上衣服脫下來。她伸手摟着他的頸子，把他拉近。但他說：「等等，等等！」

不退

「等甚麼？」

「我喜歡嗅你的氣味，記得嗎？」司馬洛說：「世界上只有你身上有這樣好臭的氣味。」

「我記得，」她也嘆了一口氣，「我只是怕你會記不得，現在你記得，我就很放心了！」

「你應該放心的，」司馬洛說：「這是放心的時候！」

他埋頭在她的兩乳之間，一嗅餘香，深深地吸入了一口氣。

（全文完）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半面夜叉　馮嘉著

出版者：金蘭文化出版社
住址：臺北市汀洲路四九九號之四
電話：三九四〇四六二
　　　三九五一七二三
郵政劃撥儲金帳號第一〇三一四九號
戶名：金蘭文化出版社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八九一號

發行人：許素蘭
監印人：張耀先

印刷者：本社印刷部

經售處：全國各大書局

定價：（全一冊）新臺幣柒拾元
　　　　　　　　港幣拾元

中華民國七十年九月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